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霹靂球

易安·福萊明著

林　瀅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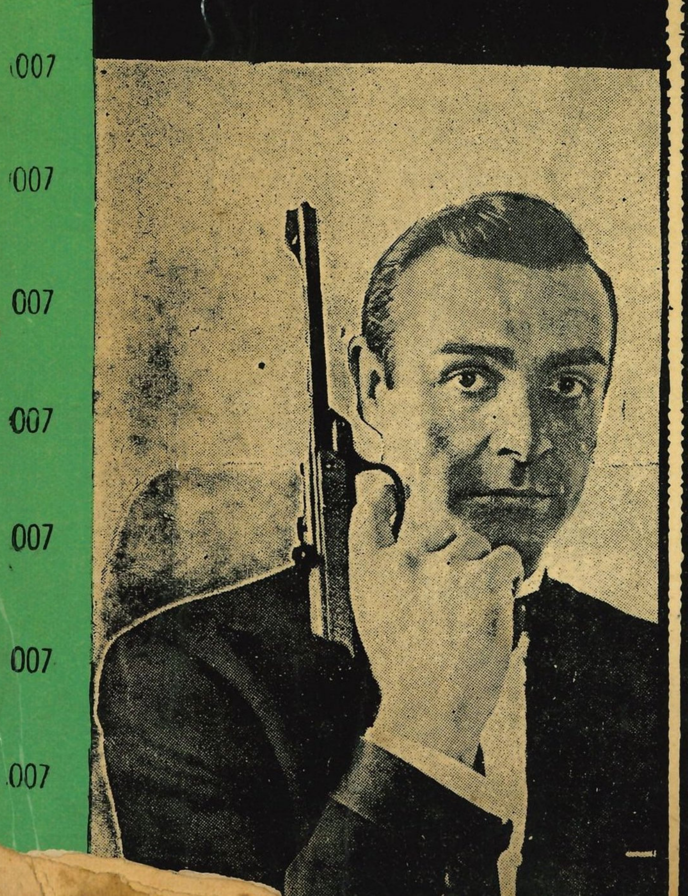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霹靂球

易安·福萊明著

林瀅譯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霹靂球

立志出版社印

特價新台幣

12.00

書名：霹靂球

譯者：林瀅

發行人：周玉銘

出版者：立志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永康街四一號

電話：三五四三九號

郵撥：三三一三號

印刷者：立志印刷廠

登記證內版台業字四六一號

中華民國五十四年九月出版

定價：台幣廿四 港幣三元

第七號情報員故事

霹靂球

易安・富萊明著

林　瀅　譯

商工日報連載
立志出版社印行

JAMES BOND

"THUNDERBALL"

BY

IAN FLEMING

目次

一　紅光幫的暗記

「好了，龐德先生！你的身體經過全部檢查之後，我發現你血壓有一點點高，脊椎骨上端有輕微的變形，右後股骨也有一點太過向後。不過這些毛病都不是頂嚴重的，你在我們這兒經過兩個禮拜的療養之後，包你一切都會恢復正常，我們對你的治療將着重在骨骼療法方面，短時期的『拉骨機』整形，按摩，土耳其浴，以及嚴格的節食與完全休息，一定可以使你出院之後跟以前判若兩人。」在英國南部的鄉區布萊頓鎮上的新式療養院裡，院長把塡好的單子遞給龐德，接着說：「你馬上可以就開始治療程序，請你先到治療部去。」

「謝謝你，溫院長！」龐德接過單子看了一看：「『拉骨機』是個什麼東西呀？」

「那是一種機器可以拉直你的脊椎骨，是一種非常有效的機械。」溫院長說：「病人們時常開玩笑似地替它起了個外號叫做『刑臺』，你可別讓這些外號嚇昏了頭啊！」

「是的。」龐德說着，半信半疑地走出了院長室。沿着一條走廊，在坐着的或站着的清閒病者群中穿過。走出了這座屋子，心裡仍在埋怨英國情報局的主管局長。爲什麼局長一定要把他送到這清閒得像一座養老院的地方，硬要他接受兩星期的什麼治療呢？他分明什麼病也沒有，只是最近多吸一點煙，多喝一點酒而已。唯一使他難過的，是近來有較長的時間，做的都是坐辦公廳的工作。他是個龍騰虎躍的人物，習慣於冒險犯難。可是，最近一兩個月以來似乎「天下」很「

太忙」，使他整日坐在辦公廳裡，簡直叫人頭痛。是的，也許就是他時常這樣喊着「頭痛呀，局長頭痛！」才使忽然想起趁這空閒時候，讓這位天不怕地不怕的英雄來享受些難得的休閒滋味。但局長那裡曉得「休閒」是第七號情報員詹姆士．龐德最痛恨的一件事呢！

在療養院裡一條狹窄的汽車道上，一邊走一邊沉思着的龐德，忽然跟一個人撞個滿懷。這一撞把他由沉思裡驚醒。定睛一看，相撞的是一位穿白衣的醫護小姐。她是由一條陰密籬笆裡匆匆鑽出來。就在她跟龐德相撞後，連忙閃開的一剎那；一部紫紅色的小轎車，忽然由前面彎角以高速度衝到這位白衣小姐身後，眼看就要把她輾在輪下。

身手矯捷的龐德，在向路邊急跨一步的霎眼間，早已一隻手環腰把，白衣小姐向自己貼身摟近，兩人同時朝路旁一閃，車子的前輪擋泥板堪堪由白衣小姐臀部邊拂過，眞是生死邊緣毫髮之差。一陣刺耳的緊急剎車聲中，龐德安然把環抱白衣小姐的手放鬆，扶她在路邊站穩。

「眞謝謝你！」白衣小姐一邊飛紅着臉向龐德道謝，一邊急忙回頭去瞧是誰的車子。這時由小轎車駕駛座裡慢吞吞地跨下來一個雄偉男子，鎮靜地說：「很對不起，你們兩位沒事吧！」隨即改變了表情，以發現熟人的笑臉說：「呵呀！原來還是費玲小姐呢！妳好嗎？我的治療手續替我準備好了嗎？」

費玲小姐驚魂甫定，把臉一沉，嚴肅地說：「你知道這條路上經常是有病人跟職員在走動的，康烈普！你怎麼可以開這麼快的速度！方才要不是這位先生……」她回轉臉來向龐德笑了一

笑：「我早就死在你的輪下了。你難道連那面『小心駕駛』的警告牌都沒有看見麼？」

「我眞對不起妳，費玲小姐！我因爲跟溫院長約定的時間已經到了，我怕太遲了，所以才這麼急着趕來。我這次在巴黎遊蕩了兩禮拜，眞使我渾身酸痛需要立刻治療！」康烈普轉向龐德：「謝謝你，這位先生！你的動作眞敏捷極了。好吧！希望你們原諒我吧！」康烈普抬手招招，自已就鑽進車子裡開走了。

「喲！我這不趕快可不行了！」費玲小姐說：「我本來就已經遲了，這會兒一躭擱更要來不及！」說着趕忙拔脚就走。

龐德早已跟着她走在並排，一邊朝着她上下審視，一邊說：「妳是在這兒工作的嗎？」她回答說她已經在這兒工作了三年，她喜歡這療養院的工作。她問龐德住院住了多久……。兩人就這樣一邊趕路一邊談着。她告訴龐德她很討厭剛才那開車的傢伙，這位康烈普是每年必定來住院的。他到過遠東以及中國，據他講東方是個很神秘的地方。他是有商業在那兒經營着的，那兒是叫做什麼澳門，「大約是靠近香港的什麼地方，是不是？」她問龐德。

「是的，正是鄰近香港的屬於葡萄牙的一個殖民地。」龐德記起這個康烈普似乎有些葡萄牙的血統，如果調查這人的身世，一定會有些有趣的神秘東西隱伏在背後。

兩人已經走到治療部的入口。「好了，」費玲小姐說：「我現在得趕緊跑了，謝謝你方才的救命！」她又回眸笑了一笑，急急奔進一間房子裡去。

龐德到處轉來轉去，到了地下室看到有一間房子，房門口掛着一面牌子：「男人治療處」他就推門進去。不料裡面却是一間大廳，到處躺着光身子的治療者。一位穿着背心短褲的男按摩師接引他，叫他也脫光衣服，在腰間圍了一條圍巾，到了一隻按摩臺上俯臥着。接受遍身的按摩。

在龐德隔鄰一隻按摩臺上，原先俯臥的一個胖子，這時已經按摩完畢，接着輪到另外一個人上來俯臥着。龐德聽見那按摩師對那人說：「請你把手錶也脫掉，先生！」

「不必了，朋友！」這說話的聲音極熟悉，龐德自己俯伏着看不見隔鄰的人，但立刻記起來，那說話聲音正是方才開車幾乎撞死白衣小姐的康烈普。只聽康烈普接着說：「我是年年都來這兒的，以前每次來，他們都沒叫我一定得脫掉手錶。所以，如果你不介意，我想我還是戴着，好看時間。」

「很對不起，先生！」按摩師的聲音是堅定而又有禮貌的：「你必需把手錶拿掉，這樣我給你按摩的時候，才不致於妨礙你血脈的流通。」

一個短時間的靜默，顯見那康烈普正在强忍下怒氣。「拿去吧！」接下去是一陣咀咒的低語。

於是，按摩師滿意地替康烈普按摩起來。但在龐德心裡却醞釀着一陣疑惑。一個人在按摩的時候，自然該把手錶等等一類東西拿掉的，為什麼康烈普單單要戴着手錶？

「請你翻轉過來，先生！」龐德的按摩師拍拍他的後背說着。龐德在翻轉身的時候，順便瞧

了康烈普一眼。康烈普這時仍然俯臥着，他的左手垂在枱邊。精明的龐德立刻發現，康烈普戴手錶的地方有一個小小的藍色刺花，那是Z字形，上面加了兩條垂直的短劃。這一定是個秘密暗記，平時用手錶掩住不讓人們看見。難怪康烈普不肯把手錶脫掉。這暗記代表着什麼呢？設法打聽打聽，一定很有意思。

按摩完畢，龐德立刻由地下室上來。他知道在門口會客處有兩座公共電話間，很快地他進了電話間，撥總機要接到情報處總部的紀錄室。一接通電話，龐德告訴了紀錄室他的暗碼，立刻就要紀錄室人員替他查一查，這刺花暗記到底是什麼意思。約定等十分鐘過後再打電話聽回信。

在電話間裡呆了十分鐘，龐德再接通電話時，紀錄室的報告來了：「那個記號是屬於『紅光幫』的暗記，曾在香港出現，但紅光幫的總堂却是在澳門。這不是普通那種半宗教性的組織，而是純粹的匪盜組織，所做的都是犯罪的勾當。近年來他們跟共匪很有聯絡。他們會不時做些販毒、黃金走私、以及販賣白人等把戲。他們的份子本來只限於中國人。你如果有什麼進一步的消息，請通知我們，我們對這件事很有興趣。」

龐德說：「謝謝你！我再有詳細消息一定隨時奉告。這個紅光幫，在我還是頭一次聽到呢！」

龐德放好電話，心裡在奇怪。紅光幫有人潛伏在這個療養院裡？他會有什麼任務呢？想着想着，一脚跨出電話間，隔壁一間電話間的人影引起了龐德的注意。咦！那人正是康烈普！他背着

龐德，正拿起了電話聽筒。這人進去有多久了？他竊聽到了龐德的說話嗎？或者連龐德打給誰的電話他都聽見了？龐德肚子裡感到一陣爬搔。他知道這正是一種訊號向他警告着：他已經做錯了一件事，而且將要引致危險了！

二　碎屍刑臺

三天之後，除了按摩與節食等程序之外，龐德開始增加拉骨機的課程了。他被帶到地下室另一處的房間裡去。在沒有推門進去之前，龐德心裡想，操縱那拉骨機的，必定是個彪形大漢，一身長滿着黑毛。可是，出乎意外地，在門後接待他的，却是前日會過面的那位白衣小姐費玲。

「天老爺！」龐德隨手關上了房門：「竟然是妳在攪這玩意兒？」

在這房間裡，費玲維持着職業上的尊嚴。她的臉上一點沒有笑容。「請你脫掉衣衫！」她平板無情地命令着。當龐德脫光只剩內褲之後，她環繞龐德身旁一週，審察着龐德的身體。然後又叫他俯伏在一張睡枱上，在他各處骨節敲了一陣子。最終叫他檢起衣服，費玲打開室門，龐德正一邊往門口走一邊想對她說些什麼，却不留神幾乎跟外面衝進來的人撞個滿懷。進來的正是那個叫人討厭的傢伙，康烈普。

「該輪到我了吧？小姐！」康烈普說：「我像是一個待罪的犯人，每年都得到這兒來受一次

苦刑啦！」

「請你等一等！」費玲猶有餘恨地對康烈普白了一眼：「我得帶這位先生去機臺那邊，等我囘來再替你弄。」

龐德隨着費玲走過一段甬道，轉進了另一間房子。這房子前半部放着一張椅子，後半部用塑膠簾隔開。龐德在椅上放了衣服，費玲拉開膠簾，現出了一張奇形怪樣的枱子。枱子分成三段，每一段都是用橡皮墊舖在鋁板上做成的。每一段似乎都可以分別拉動。在枱子底下是一隻强有力的電動馬達，分別用粗大的鐵桿聯住那三段皮枱。第一段皮枱大約就是給人放頭部的，皮枱前面上部有個大磅表，磅表的最大指數是二百度。由一百五十度起，以後的表度都是紅色的。磅表旁邊有一隻拉桿伸着。

費玲叫龐德頭朝磅表俯睡在皮枱上，隨即拉上皮帶，把他身體的上中下三段分別緊扣在皮枱上，兩手則扣住在頭部附近下面的皮帶栓裡，連頸項也都扣住。不過，頸部的皮帶沒有扣得太緊，所以龐德的頭可以略爲轉動與抬高。

「妳要給我開多大的拉力呀？那些指數爲什麼有的是紅字的呀？妳能保證我不至於被拉得斷成了三截嗎？」

費玲心裡自然覺得好笑，但她仍然保持着職務上的莊嚴：「別傻了。過大的拉力自然有危險的。不過，開始時我只讓它開到九十磅。一刻鐘之後我會囘來瞧瞧，那時可能給你再增加一點，

增加到一百廿磅左右。現在我要開動機器了，我不能多躭擱，還有病人在那邊等着呢！」

龐德不能抬起頭瞧她的臉，但覺得費玲光滑的手臂正由他前面斜伸過去，拉動那支拉桿。馬達轉動了，三段皮枱漸漸也起了震動。每一段互相牽扯着，拉伸着。龐德覺得自己似乎被巨人拿住在手裡，一拉一放地；拉的時候，難免使人心驚，生怕眞的要被拉斷頭顱跟腰肢似地，但也僅僅到那適可邊緣就放鬆了。確是一種有趣的動作。雖然叫人不習慣，但也並不使人難過。龐德看見面前磅表的指針漸漸指到九十度便停住。

「沒什麼不良的感覺嗎？」

「很好，」龐德嘰嘰咕咕地說：「這可不大像殺人的機器，但願妳沒給開到二百度才好！」

費玲走了，龐德聽到拉膠簾的聲音，開門又關門的聲音。身上有韻律的拉扯動作，使他脊椎及後股骨有了奇妙的感覺。先前心裡太緊張，現在却覺得有點好笑了。

大約經過了十五分鐘。龐德又聽見開門聲跟關門聲了。接着費玲朝他耳邊問：「你覺得怎樣？」

「很好，」

於是一隻玉臂又伸過頭前，磅表指針爬到一百廿度。現在拉力是相當的强大了，這時不免使龐德心裡又開始緊張。機器的噪聲也震耳欲聾。費玲在龐德背上拍拍，像是安慰病人似地：「再一刻鐘我就回來，你今天的治療就算結束了，別害怕啊！」

龐德幾乎不能大聲回答她，因爲這時的拉力强大得使他心驚肉跳，同時也覺得骨骼之間似乎有一點點痛。

門又一開一關，費玲出去了。龐德只好放鬆自己，閉上眼睛，把頭深埋在橡皮墊上，半睡半醒地，讓那機器在作忽緊忽鬆的律動。

大約不到五分鐘，忽然有一陣極細的微風在龐德頭前拂過。一向對環境有敏感的龐德，習慣性地張開眼睛，却看見一隻男人的粗糙多毛的手臂，緩緩地斜橫過他面前，去拉那操縱桿。龐德的第一個反應只是心裡感到奇怪，何以費玲自己不來，却換了個男的？但立刻他感到一陣恐怖，因爲拉力忽然逐漸在增加中。越拉越緊，越拉越快！他嘴裡開始喊些什麼，連他自己也聽不見，因爲這時機器的噪聲極大。强大而猛烈的拉力使他痛不可忍，他竭力想抬頭去瞧那握着拉桿的是什麼人，但他頸部被皮帶所限，怎麼抬也不能抬到看見那男人面孔的程度，但却瞧見了磅表上的指針，它已正正地指在二百度上面！

龐德的頭終於無力地垂下來了。透過汗水迷濛的眼瞼，他瞧見那隻粗臂在他面前緩緩地退縮過去。退到手腕背面時，在那戴手錶的地方，赫然一隻Z形刺花，中間有兩條平行直線。同時靠在龐德耳邊響起了靜靜的說話聲：「我的好朋友，你可不會再耍什麼把戲了吧！」

於是只剩下了機器的呼吼聲跟龐德的哀叫聲。那猛烈的拉扯力，狠狠地要把龐德拉成兩段。龐德的尖喊聲逐漸微弱下去了，身上的汗水像傾盆大雨一樣，由他身上流到橡皮墊上，又由

橡皮墊上滾落到地板上去。

忽然一陣黑暗，掩蓋了一切。

三　第一聲呼救

「那麼，費玲小姐！」龐德在極度虛弱裡聽見溫院長的聲音繼續在查問：「最先是什麼東西使妳覺得事情有點不妙呢？」

「是那聲音，那機器的失常聲響。我正檢查完畢一個病人，突然聽見巨大的機器響聲。這是我以前從來未曾聽見過的。我起先以爲也許是我出來時沒有把門關好，機器聲音才由打開着的門傳送出來。所以我想過去看看到底是不是門開着，然而我立即發現那驚人慘象，磅表指向二百度！我趕緊拉掉電力開關，鬆開皮帶，奔向醫務室，找到一支强心針，給他注射了一cc。他的脈搏微弱得可怕。所以我立刻打電話向你報告。」

「嗯，妳的一切措施都很對，費玲小姐！我同時可以想像得到，這次可怕事件不至於是妳的責任問題。不過，事情可是十分不幸。我推測可能是病人自己，不知道他怎麼攪的，竟然拉動這操縱桿。可能他是想試試看。殊不知他幾乎送掉自己一條命！我們必需把這次事件向本院董事會提出報告，同時要求他們對於這裡的若干機器增加些安全措施。」

院長謹愼地又去診察龐德的脈搏，但事實上龐德已經恢復了意識，且已聽到了他們的談話。不過，這會兒龐德心裡最痛恨的却是情報局長，這一切都是他的錯誤！他怎麼會想出這種鬼主意叫他到這兒來療養！回到總部去的時候，一定得跟他算個賬！如果必要，可以告到參謀總長、告到內閣、告到首相那兒去。他是個危險的精神病者，他將危及英國的安全，因爲英國是要靠龐德來保護的！這一陣憤怒在龐德腦子裡廻旋着，裡邊混和了康烈普的毛茸茸巨手，混和了費玲的美麗面龐，也混和了溫院長的微細說話聲：「幸虧沒有巨大的損傷。僅僅表皮擦破，神經末梢有點損害，以及免不了的休克而已。費玲小姐！在道義上妳該負起看護他的任務。所以，龐德先生暫時停止療養程序，交給妳施些撫慰吧！」

自然，在白衣小姐的親切撫慰裡，龐德很快地在恢復中。有一天，在接受費玲給他的按摩的時候，費玲趁機問他：「你可以不可以告訴我，到底那一天是怎麼攪的？是不是你的手偶然碰到了那控制桿呢？妳眞把我們給嚇壞了。這療養院裡從來不曾發生過這一類的事情，你知道嗎。」

龐德一方面感於這幾天她的親切看護，不忍說穿實情，以免使她遭受到處分；另一方面，更由於他心裡另有計劃，這時候要說穿了實情，他的計劃就難以實現。所以，他立刻回答說：「自然是因爲我自己不當心的緣故。我不知道怎樣，只覺得我的手似乎碰了一下什麼東西，而一切就發狂似地發生了。幸虧妳來得快，要不然，我怕眞的沒命了。」

費玲果然十分高興地說：「好了，現在一切過去了。謝天謝地沒鬧出人命來！再過兩天，你

就可以一切復原了。」她頓了一頓，然後，十分受窘似地說：「噢！溫院長託我問你，你是否願意把這件事保持秘密？他是不願意讓其他的病人受到無謂的擔心的。」

龐德自然不願就這樣緘默着，但他又想到了自己的計劃，於是乎裝作愉快地說：「哦！自然嘍，我不會把這件事宣揚出去的。這件事還是我的錯呢！」

兩天之後，龐德又回到未完成的療養程序上去，而在他腦裡只有一個强烈的願望，就是如何把康烈普的肚腸給挖出來！

龐德的計劃是訂好了，只是還有一些資料得搜集。利用接近的機會，他時常向費玲作些打聽：「院裡職員們怎麼知道吃午飯的時間到了呢？」「那位康烈普先生好英俊啊！他的治療程序很長嗎？」「電氈浴我是看過了。土耳其浴是怎麼樣的？什麼時候我也得去土耳其浴室參觀參觀。」「………。」

默察的結果，那位康烈普先生，竟是每天整個上午躲在自己房間裡不大肯出來，除了午餐的時間他才進行他的土耳其浴。土耳其浴後，這位先生就跳進他的紫紅色小轎車，到波茅斯去幹他的「公務」去了。大約都到了夜間十一時，才又回到療養院裡來。

有一天下午，在午睡的時間裡，龐德溜到康烈普門口，用一片塑膠片打開了門鎖，進房做一番搜查，却撲了一個空。除了由他的衣着牌子上，得知他是個到處奔跑的人以外，一無所獲。他的名廠出品的皮箱裡一定存着秘密，但用刀片割開一些絲質的襯裡，却發現裡套全是空

的。

這天下午，龐德靜靜地把康烈普這個人做一番推敲。這個人具有葡萄牙與中國人的血統。他竊聽過龐德打電話。經過調查與安排，故意緊接在龐德之後做拉骨治療。他對龐德所施的惡作劇是够冷酷的，但似乎仍只含有警告的意味，當然他還得進一步設計殺死龐德。總之這個人隱存的秘密一定很多。但龐德認為，這事一定只是私人間有什麼過不去之處，所以他不準備報告總部。他決定以個人力量來跟這惡鬼鬪一鬪！

在繼續打聽與窺伺機會中，不覺到了第十四天。這是龐德留院的最後一天了。他報復的計劃，不論是時間、地點、方法，都已安排停妥。

上午十點鐘，龐德到溫院長處做最後一次的複驗，然後到地下室做最後一次的按摩。一回兒之後，俯臥在按摩臺上的龐德，聽見熟悉的康烈普脚步聲進來，以熟悉的聲音說：「白萊弗！我的土耳其浴預備好了麼？今天替我弄熱一點啊！」

「當然，當然！」這是服務生領班白萊弗的答應聲，接着聽見白萊弗的做體操似的脚步聲領先走着，後面就跟着康烈普的脚聲，兩人走出走廊，土耳其浴室的室門打開。幾分鐘之後，室門關上。白萊弗已經把康烈普安置好了。

廿五分鐘之後，龐德由按摩臺上下來，跟他的按摩師作了一番話別，然後圍了毛巾，經過走廊到淋浴間去。聽見按摩室裡的病人紛紛起身，彼此的談話聲，夾雜着按摩師以及服務生們的招

呼聲。一陣嘈雜，都出去了，因爲這時正是快要吃午餐的時候了。接着是領班白萊弗在走廊上的聲音，這時他是在巡視着：「畢利！記得把窗戶關好呀！老連啦！告訴服務部，下午再送些毛巾來！阿德！阿德！阿德那兒去啦？嗯好。那麼，山姆，山姆！山姆呀！你照顧一下，康烈普先生還在土耳其浴室裡呢！」

這些聲音是每日例行的，龐德曾經聽了整個星期都是如此。他並且注意到，人們都是提早就跑到午餐餐廳去的。當然，今天的山姆跑得更早。但躲在空的淋浴間裡的龐德，一聽到白萊弗叫山姆的聲音，便裝做山姆的口音答應道：「我曉得啦！白萊弗！」

白萊弗的體操步法由近而遠，進出口的門開了又關上。現在，偌大的一座治療部全走空了，只剩下了龐德跟康烈普兩人。

約略再停了一會兒，龐德由淋浴間出來，輕輕打開了土耳其浴室的門。這浴室內部他早已觀察清楚，每隻浴桶都是密封的，只除了桶頂的洞孔，那是給浴者把頭伸出來的。桶的前部有個門，浴者由這扇門爬進了桶裡，把頭伸過有橡皮圈嵌著的洞孔，而露出外面來。服務生由外面把桶門關緊，便開動電燈開關。桶裡裝有好幾十盞電燈，就靠着這些電燈的熱度來使人蒸浴。熱度的控制是由裝在桶後壁上的一個電流開關盤來調節的，開關盤上刻有度數。

每隻浴桶都是高高地裝牢在一列水泥臺上，坐在浴桶裡的人雖然頭伸在外面，但因爲地位太高，所以看不見由臺下經過的人，當蒸浴開始之後，熱氣迷濛，更無法看清什麼。

「白萊弗！」康烈普在喊着：「有點大熱啦！給我放低點兒。」

「你不說要熱點麼？」龐德的溫和聲音就跟白萊弗的簡直沒有什麼分別。

「減低些，減低些！你聽見了沒有？」康烈普在咆哮着：「我快變成了烤火鷄啦！」

「好啦！好啦！給你弄就是啦！」龐德走到後面，一看，開關正開在一百二十度上。他一伸手，把它開到滿度的二百度。但忽然他又想到，這次也不過是給康烈普一個教訓而已，可不能眞的烤死他。於是又把度數撥回到一百八十度上來。「一會兒就會減低熱度了，你耐心等着罷，康烈普先生！」說着溜出了浴室，關緊房門，在走廊上檢回自己衣物，迅速地向院外閃閃躲躲，奔行而去。

寧靜的土耳其浴室裡，現在發出第一聲呼救，那是像一條被夾住尾巴的猪的慘叫。但四週空蕩蕩地，所有的人們都在老遠的餐廳裡爲進食而忙碌着，誰也不會注意到這遙遠而悽厲的呼喊。

四　神秘的會議

當英國南部那間療養院再度發生大紛亂的這天，遠在法國巴黎某處寧靜的大商行集中區裡，有一家名叫法爾古信託公司的董事們，決定在晚上七時召開一個緊急會議。

這家平時業務不十分鼎盛的大公司，却擁有二十一位董事，一律都是男性。董事們的居處似

乎是分佈在歐洲各地。所以，有的坐火車，有的乘飛機，或前或後的，都趕來參加。位於這條大道旁，門牌一百三十六號的該公司，由下午起，便發現有三三五五的人，有的由前門，有的由邊門或後門，陸陸續續進入公司內部，登上高樓後便隱存不出。他們是在彼此個別碰面談話。公司內部各處門道都有特殊人物在警衛着，其他不大明顯的安全措施還有很多。比如到處安設的警鈴，專門反映出樓下前後門入口處動靜的電視偵察機，以及供會議用的全套假報告假紀錄，以備一有需要，就能使會議在一秒鐘內變成完全公開的普通商業上的董事會議，毫無破綻。

準七時正，構成這個組織的廿位先生們，按照各人平時的習慣，有的是龍行虎步，有的是八字脚徘徊，有的是雀躍式，有的是蟹行式，都進入三樓那間大會議室。主持會議的主席，則早已就位。人們彼此見面並沒有客套寒暄。因爲主席的意見認爲，依照這個組織的性質，這一套都是屬於虛僞與浪費時間的。廿個人魚貫着繞桌而行，尋找他們自己的號碼究竟在那一個席位上。在團體裡，由一至廿一的號數就是他們唯一的姓名代字。不過，每個人的號碼並非永久不變的。爲了安全的理由，每月頭一日的午夜零時起，他們環繞着由一至廿一的次序，把號碼各進兩號。在會議中是不許抽烟，不許喝酒的。也沒有人會把眼睛注視到自己面前那一份僞造的公司董事會議事日程上。每個人都非常安靜地坐着，以極爲專心的眼睛，只注視在主持會議的主席臉孔上。其中少數的幾個人，眼光裡甚至還帶着對主席特別諂媚與尊敬的表情。

現在坐在主席位子上的那個人，他在本月份的代號是「第二號」，參加會議的廿個人當中，有許多還是頭一次親眼見到這位神秘人物——這位首領是極其難得見面的，不少人在一生中親眼見到第二號也不過總共才兩三次。

成吉斯汗，亞歷山大大帝，拿破崙，甚至希特勒之所以能成爲千萬人的首領，是有其獨特的領袖特質的。自然，第二號之所以能成爲這二十個人的統帥，成爲他們心目中的神，也不是沒有由來的。他除了具有領袖人物的各種典型以外，他那使人望而生畏的銳利眼光，就沒有人敢對他稍存反抗的心理。他的森嚴紀律，他的鋼鐵一樣的意念，他的英明擘劃與穩如泰山的指揮本領……在在都使其他二十個人心懾神伏。

這位神秘人物的出身，更是充滿着神秘色彩。他的本名是叫史泰洛，父親是波蘭人，母親是希臘人。他在華沙大學研究過經濟與政治歷史以後，又在華沙工學院研讀工程學與放射電子學。廿五歲的時候，就在波蘭政府的郵電部中央管理局得到一個相當的位置。這是非常不容易的一件事，但史泰洛並不專心於職位的爬昇，因爲他由各國駐波蘭的機構的往來密電裡，發現如果能夠把內容翻譯出來，一定會使他發點財。這時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夕，往來情報很多，機會是一瞬卽逝的。靠着一份天賦，史泰洛攪到戰火接近華沙的時候，已經由販賣情報而積蓄有二十萬元美金。趁那一場紛亂裡，史泰洛撤離華沙，也撤離了做這份買賣的危險。經過巧妙的技術，史泰洛甩開了波蘭特務的追踪。他甚至設法把存在情報機構裡，一切有關

他個人紀錄的檔案都給毀了。於是他到處輾轉，隨後買到一張加拿大海員護照，來到瑞典。在第二次大戰期中，他暗地裡仍然做些情報買賣。大戰結束，他存放在一間銀行裡的秘密存款已經越來越多。經過歐陸以及英美與中南美等地的週遊以後，他似乎決定在法國安居下來。

現在坐在主席位子上的史泰洛，以他深具神威的双眼，緩緩地圈視著圍桌而坐的二十個人，好像一隻深沉的猛虎正在擇人而噬的樣子。他是在觀察每一個人的內心，看看那一個有著不穩的神色。

不論史泰洛的眼睛是否已經射到，二十個人沒有一個膽敢把自己的眼睛由這位虎背熊腰、不抽煙、不喝酒、也從不接近女色的，儼然是希特勒第二的人物臉上移開。他們靜靜地、忍耐地等候着，連動也不敢動。

這二十名份子，實際上是奇妙的國際人物大混合。年齡大致都在三十至四十之間。個個身體强壯，個個也都有着不是豺狼就是鷹凖的銳利氣勢，只除了其中兩個人。這兩個人：一個是原籍東德的物理學家寇玆，五年前，他携着秘密資料來到西德，交換了自由、金錢、以及在瑞士設籍的政治庇護。另一個是波蘭電子專家馬羅夫，他曾擔任過荷蘭腓力普公司無線電部研究主任，在一次的突然失踪以後，他由原來的名字康丁斯基變成了現在的馬羅夫。其餘的十八個人分屬於六個國籍，每個國籍都由三個人（都是國際聞名的最大犯罪或破壞集團裡的餘孽）組成一個小組。那是來自義大利西西里的三個最毒惡的義大利黑手黨黨徒（以犯法爲常業的秘密團體）。來自法

國科西加聯盟（與義大利黑手黨同時而且相似的一種秘密組織，幾乎包辦了在法國的一切有組織的犯罪行爲。）的三個凶狠的科西加人。來自俄國的三個「肅奸團」餘孽（「肅奸團」原爲蘇俄的一種秘密組織，專門對付所謂「蘇俄敵人及賣國賊」的逮捕與處決。一九五八年爲赫魯雪夫所解散，而代以國家安全委員會的特別執行部）。來自德國希特勒手下的三個前任蓋世太保。來自南斯拉夫的三個被狄托治下秘密警察所開除的半匪半官人物。以及來自土耳其高原地區的三個罪犯（屬於史泰洛的老部下，以後成爲中東一帶組織龐大的海洛因買賣集團的重要份子。總部設在黎巴嫩的貝魯特。）這十八位全屬黑社會裡的高階層人物或秘密工作者，自然都是陰謀家。他們動的時候，個個都是托天過海的英雄；他們靜下來的時候，個個又都是衣冠楚楚的紳士。各人都有其正當而堂皇的掩護職業，所持的護照都是最合法的簽證而無碍於週遊世界。他們現時在各原籍國的警方紀錄裡，以及國際犯罪或間諜偵破的紀錄裡，都是清白得不能再清白的。但在他們加入這個組織之前，却必需有過最凶惡的犯罪行爲。有過畢生最重大的罪行，而事後却能始終保持清白，這就是參加這個組織的最重要資格之一。

這個組織的眞正全名是：恐嚇勒索復讎反情報特別行動黨（The Special Executive for Counterintelligence, Terrorism, Revenge, and Extortion.）由它每個字的頭一個字母併成的簡稱：S.P.E.C.T.R.E則又具有「魔鬼黨」的含義，他們自己也時常以魔鬼黨自稱。

五　恐怖的電殛

魔鬼黨創立人兼首領的史泰洛，在詳細檢查過二十個面孔之後，果爲他所預期的，只有一個人的眼睛在與他的眼睛相遇的時候逃避了一下。史泰洛心裡知道自己的判斷確然不錯。他所獲的密報，曾經他暗中又派人作過兩次的複查，現在證明那密報完全是眞實的。不過，此刻他必需把自己的眼睛跟表情隱蔽起來不使顯露，否則如果對方先發制人，那就很危險。史泰洛緩緩地把双手放到桌子下面去，一邊手平放在大腿上，另一邊手由衣袋裡慢慢掏出一隻金質小瓶子，放在自己面前桌上。用大姆指指甲推開瓶蓋，倒出一粒紫色的香噴噴的藥片，擲進嘴裡去。這是他的習慣，每當他要說些不愉快的事情之前，他都是先要使口味變得香甜一點。

當那藥片被捲到舌頭下面存好之後，史泰洛開始以十分溫和而動聽的聲調說話。

「我要向大家報告的，是一樁大事，就是所謂『阿米加計劃』。不過，在詳細說明這批大生意如何着手進行之前，爲了本黨的安全，我又必需先涉及另一個問題。」史泰洛溫和地再環視衆人一週，他又遇到了那一對想逃避的眼睛。但他仍然保持平和的講話聲調，繼續說下去：「大家一定都同意，本黨這頭三年來的奮鬪是很成功的。比如說，我們首先得感謝德國小組。他們對於前德國蓋世太保首領希姆拉所有的珠寶的發現，能始終保持着最高度的機密。其次，就是在黎巴嫩首都貝魯特的我們土耳其小組，他們對於處理這批寶貝方面有了極佳的成就。這件交易使我們

收入了七十五萬英鎊。再說：由東柏林的蘇俄特工總部裡，原封不動地，取出了保險箱裡的東西，不會使我們的俄國小組受絲毫嫌疑。隨後我們把這些到手的秘密，賣給美國中央情報局，我們的收入是五十萬美金。再次在義大利拿不勒斯，我們截獲了巴斯托里所有的一千英兩海洛因，改賣到落杉磯的費爾邦，轉手獲利八十萬美元。此外：由捷克西部比爾森城一家國營化學工廠裡，拿到的準備細菌戰用的原瓶細菌，英國情報處付給了我們十萬英鎊。向躲存在古巴夏灣拿，以假名字過着苟且偷生日子的，前義大利黑衫黨山特格所做的勒索，收到了他所有的積蓄十萬美金。對於經柏林逃往蘇俄的法國研究重水專家巴林所作的暗殺，由法國情報局付給了我們十億法郎……如今我們的總共的收入將達到一百五十萬英鎊。但爲了安全的理由，我已把它全都變爲瑞士法郎跟委內瑞拉銀幣（這兩種貨幣在今日是最穩靠的通貨）。這還不包括上次我們分派的紅利在內。這些收入，自然要按照本黨契約書的規定，以百分之十作爲繼續工作所需的資本，百分之十歸我本人所有，其餘分攤與大家，每人大約可以得到六萬英鎊。但每人以每年收入二萬英鎊來說，這還不是我個人認爲大家辛苦工作的理想報酬。所以，我現在就要進行的『阿米加』計劃，一旦成功，將使大家分配到做夢也沒想到的大量金錢，因而我們這個組織甚至可以暫時休業，使大家過過寫意的生活。」史泰洛說到這裡，低頭望着桌子，然後和藹可親地問：「你們有什麽疑問麽？」

這會兒，二十人的四十隻眼睛，却變成了呆驢一般地只管望着史泰洛，自然每個人心裡都在爲這個未來的夢境而盤算着。他們沉醉於滿足裡，似乎都忘了世界的存在。

史泰洛取出第二顆香藥片，放在嘴裡舌頭底下去。再繼續他的說話。

「我們的整個情況既然如此樂觀，所以我順便再提到上一次的生意。那就是上個月我們賺的一百萬美元。」史泰洛眼睛落到在他左手這一排的人衆，由左手第一個看到了最末一個的第七號，然後平心靜氣地說：「第七號，站起來！」

這個人是法國毒狼，名叫杜明。他穿着一身潔淨西裝，恭恭順順地站了起來，一對坦然的眼睛直瞧着史泰洛。垂下的雙手，緊貼在褲縫上。史泰洛表面上瞪視着第七號，實際上是在注意第七號隔壁的科西加人第十二號包路德。十二號雖與七號隔鄰，但他是坐在桌子的橫頭的，跟首領史泰洛正好遙遙相對，史泰洛在說話前，幾度巡視發現有避怯的眼睛的，就是這個十二號包路德。不過，此刻包路德的眼睛的緊張神色已經鬆弛了，因爲他認爲他該恐懼的時刻已經過去。

史泰洛仍然對全體繼續說話：「你們可以回味回味，上個月那一項計劃的進行。計劃裡是包括有綁架蒲恩伯的十七歲女兒作肉票的。蒲恩伯先生是美國內華達州的拉斯維加大公爵旅館老板，並且是底特律紫衣幫的份子，在美國其他企業方面也有不少的投資。當他帶着女兒住在蒙特卡羅的巴黎大旅社裡的時候，他的女兒給誘拐走了。自然，這一項任務就是我們法國小組所扮演的。牠們提出的贖身費是美金一百萬元，蒲恩伯先生慨然答應。依照本黨指示，這筆錢要放在汽囊做成的浮筏裡，在薄暮時分投落在義大利聖雷靡的近海水域上。等到夜色降臨，由我們的義大利小組開一條船去尋覓那隻浮筏。值得稱讚的是：該義大利小組在浮筏裡發現暗裝有一套電晶體發

報機，顯然對方是有意裝置這套東西，好讓法國海軍循着訊號來追捕我們的。結果他們自然白費了心機。一百萬美元到手以後，照我們所保證的，那女孩子就要送還給她父母，而且除了因沿途露臉所必需的掩護而將她的頭髮加以染色之外，身上不得有任何損傷。可是，我由法國尼斯市的警方代表那邊得來的消息，知道這個女孩子在科西加島留置的時期裡，曾受到强暴淫行。」史泰洛略爲停頓，又繼續說下去：「女孩子的父母方面也堅持着說：的確有過這樣的傷害。自然，這也可能是包括有經過女孩子同意的淫行在內。然而，我們是曾經保證過，說這女孩子被送回去的時候，絕對不會受到任何的損害的。現在不管所施的是否暴力，女孩子的受損害，已經成爲鐵的事實。」史泰洛說話是很少使用手勢的，現在，他却不期然而然地慢慢讓擱在桌上的左手絕望似地攤散開來：「我們是個堅强而有效率的組織體，我倒不是關切於倫理道德問題，你們大家都知道，我是希望本黨一切的行動都要具有卓越的風度。在我們這團體裡是沒有什麽訓練課程的，一切都靠各人的自我訓練，我們是一個以奉獻於團體爲目的的一種兄弟關係，這個團體的堅强與否，全看團體裡每個份子的是否堅强。團體裡只要有一個份子發生弱點，就無異替整個團體敲起了喪鐘。你們是都知道我對於這件事情的觀點的，而且，當清算行動結束以後，你們也一定會同意我的措施。這件案子，我對於女孩子家庭方面，已經做了一種必要的解決，那就是我把贖金的一半——五十萬美元還給她父母，同時還附了一封道歉的信。自然，在這種情形之下，我們是再不能責備他們破壞原先的約定而在浮筏裡暗置無線電這回事了。何況據我調查，那無線電實際上

還不是他們想得出的，而是警方所擬的計策。由於這件案子有了這樣的一個挫折，當然我們大家原定的分紅也得跟着打了個折扣，至於那位破壞了本團體信譽的人，我已絕對確信他並非無辜。所以，我決定了我應採的步驟。」

史泰洛抬起眼睛，瞪視着始終直立不動的第七號，科西加惡徒杜明。但杜明的眼睛則一直囘視着史泰洛，一瞬也不瞬。因爲他知道他自己是無罪的，他知道誰是這次惡行的承擔者，他更知道一向正直無私而且精明强幹的領袖，絕不至有絲毫錯誤的判斷的。所以他充滿着極堅强的信心，屹立如泰山。自然，他心裡也有一點懷疑，那就是首領爲什麼要叫他站起來，以致其餘十九人都集中焦點到他身上，成爲衆矢之的。不過他又囘想到史泰洛是絕對不會錯的，絕對不至對他有什麼誤解，所以他仍然安祥若素。

史泰洛早已看出了第七號的勇氣，也看出了是什麼東西在背後支撑着他這一份勇氣。同時，史泰洛更看出了隔鄰第十二號臉上的汗光，這汗光正是一種訊號，它更證明了史泰洛的判斷。

在桌子底下，史泰洛的右手慢慢離開了右腿，摸着了桌子底下的一顆電紐，無聲無息地按了下去。

坐在扶手椅子裡的第十二號，突然被三千伏特高壓電擾住，就像被看不見的鋼手拿住一樣。他的身軀逐漸彎曲起來，頭上濃密的黑髮根根直豎儼然一只受驚的刺蝟。臉上的肌肉在抽動，皮膚在破裂，眼睛猛烈地燃燒着，但眼睛的光彩迅速地在褪色中。張開的嘴巴發出像狼一樣的嗥吼

叫，而伸出來的舌頭越變越黑。他的手，他的背，他的雙腿都在冒着綠色的像鬼火一樣的光芒，股腹下面更是陣陣青煙，因爲電極接頭就暗存在座位上。

史泰洛放開了按在電紐上的手指。原來已變桔紅色的室內燈光，這時才如釋重負地又囘復了先前的光明。空氣裡逐漸散佈開來的焦皮烤肉氣味，已經進入了各人的鼻孔。十二號的身軀恐怖地抽搐着，他的下顎沉重地在桌沿磕了一下，便滑到地下去。

一切都過去了。

在死一樣的沉默中，史泰洛平靜而柔和的說話聲又起。他的眼睛仍落在第七號的面孔上，但他分明已注意到了第七號的堅挺肅立而沒有絲毫發抖的現象。這是個神經健全而行爲無愆的人，是可以確定了。「第七號！」史泰洛說：「你可以坐下來！你的行爲我是可以滿意了。我是不得不引開第十二號的注意力的，因爲他可能已經知道他是處在嫌疑之中。」

環桌而坐的諸人，紛紛點頭，表示對於首領處置的謹愼深具瞭解。像以往一樣，史泰洛的處置的合理，又獲了一次更深的信任。沒有人對於史泰洛的判斷有半點懷疑。

魔鬼黨對於犯規份子，多半喜歡利用全體集合的機會，在大衆面前施以應有的處分。這也是首領顯示權威與堅定部下信心的有效手段。像這種情形，以前也發生過兩次。一個犯規黨徒，被史泰洛以空氣手槍，射出一支細針，穿破心臟而死。這種射擊，在十二步之內，史泰洛是一點不用什麼技術就命中的。

另一次，那個違反紀律的黨徒，正坐在緊靠史泰洛左手邊的席位上。他是被一條打着活結的鋼線突然間由頭上套進頸項，閃電一樣把他往椅後拉，而緊緊地被扣在椅背上，終告氣絕。實施這個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法的，就是坐在他旁邊的史泰洛。

如往常一樣，黨徒們對於處刑而死的人是不會再寄予注意的。人們仍靜靜坐着，因爲眞正討論業務的節目這才眞的要開始了。

史泰洛「托」的一聲蓋上了香藥瓶蓋，然後把那小金瓶滑進衣袋裡去。「法國組裡十二號的空缺自然要人填補」，史泰洛說：「不過，這可以等到『阿米加計劃』完成之後再着手。關於這次『阿米加計劃』，那是有很多詳情需要討論的。由德國組物色的下級行動人員G，現在發生了一個錯誤，一個十分嚴重的錯誤。這使我們的計劃頗受影響。這位行動員G，原是屬於澳門的紅光幫的。照理他該是一位謀略專家才對。他這次受命在英國南部某一個療養院潛伏。對於他的執行任務而言，那療養院眞可說是個極妙的掩護場所。他必須遵照命令跟航空員畢大奇作間歇性的接觸。這位畢大奇是在離療養院不遠的布斯堪機場裡，有一隊轟炸機隊正在這個基地受訓中。關於畢大奇的健康情緒狀況。下級行動員G必需隔若干時期就要提出報告的。前此所提出的報告都很令人滿意，而畢大奇的志願繼續服務也沒有動搖的跡象。下級行動員G原是受命由今天起三日之內將要『寄』掉那封『信』的。想不到這傻瓜無巧不巧地，當他在那療養院裏，跟其他病人一起去洗土耳其浴的時候，他卻因爲性急而給他自己找到了麻煩。他的情狀我是不必再詳述的了。

總之，他是受了二級火傷而被送到不列顛中央醫院治療去了。這樣，至少在一個星期之內，他是無法行動的。這件事很使人生氣！但幸虧還不至於對『阿米加』計劃發生重大的遲誤。新的指令已經發了出去。那位航空員畢大奇將要受到一小瓶傷風細菌的侵染，足使他名列病假名單上，在一個星期之內，沒辦法接受試飛的任務。等到他病體復元，他就要作第一次飛行，我們也將受到通知。他的飛行日期將轉達給下級行動員G，那時候G也必已傷癒，而可以依照計劃將『信件』『寄』掉。本黨方面，」史泰洛環顧圍桌而坐的人們一周，然後接下去說：「也將依照新訂的工作時間表，重新調整你們飛向『西塔』的時間。至於下級行動員G……」史泰洛忽然投擲他的視線向那以前曾任「蓋世太保」的三名德國組人員：「他是一個很難予以信賴的傢伙。德國組必需在他『寄』出『信件』以後二十四小時內把他消滅。——我所講的，你們都清楚了麽？」

那三個德國人，同樣的精神專注，同聲地回答着：「清楚了，首領！」

「至於其餘的事情，就不是『討論』而是『命令』了，」史泰洛說：「第一號已經在『西塔』地區建立了堅强的掩護。他正趕上當地的海底撈寶熱，而裝作也是參加打撈的一個集團，沒有人懷疑他。在他那艘遊艇裡，一批僞裝的船員，都是第一流的下級行動人員，都是經過特別訓練並能恪守安全規定的好手。陸上基地——一座屋宇也已經找好，那是所在偏僻而不容易被人發現內情的好地點。你們的陸續啓程前往那『西塔』區域，已經有了精密的計劃。你們的服裝工具，依照計劃已經分別存置在『F』區跟『D』區，隨着你們各別的飛行日期前去領用。你們將扮

作各種各式人物，具有不同的經濟背景與身份而參加撈寶事業的投資。你們也正是爲了這一項投資，而被邀請到現場去參加那探險航程。你們自然都是有錢的富人，中級有產者，以及商人等等，但你們個個精明，所以你們必需親自監臨那些作業，以保證你們所投資的每一個銅子不至落空。總之，你們一定都已深切的瞭解你們所要扮演的角色，我對你們寄以莫大的信任。」

環座諸人，紛紛點頭，就跟十幾個米樁在樁米似地，此起彼落。他們都很高興於沒有被首領指名提供意見，因爲那將招致別的麻煩。

「至於水裡使用『水肺』的訓練，」史泰洛繼續說着：「你們是否都已弄得純熟，我要一組一組地詢問。」他首先看看左手坐着的南斯拉夫小組。

「純熟！」「純熟！」……環桌只聽到像鸚鵡學語一樣依次連續的應和聲。

「在水底作業中，最重要的就是安全問題。」首領說：「在你們所實施過的訓練裡，對於這一點是否密切地注意過？」一片肯定的回應聲。「還有，關於在水底使用碳氣槍的訓練怎樣？」又是一片回報聲。「那麽，」史泰洛最終說：「現在我要問義大利小組，你們對於金磚的空投方面，準備工作做到了什麽程度了？」

義大利小組是由沙以喀負責答話。沙以喀是他們三人中英語說得比較好一點的，而英語則是魔鬼黨裡的法定語言。沙以喀以小心而謹慎的語調開始報告：「空投地點是經過精密的觀察才選定的，這一點是絕對沒有問題。我這裡有……」他指指膝蓋上的公文皮包：「詳細的資料，提

到全部投金收取計劃以及各項行動的時間表，可以供主席跟各位先生參考。簡言之，預定的空投地點T區，是在義大利西西里島埃特拉火山西北面斜坡上。高度大約在兩千至三千公尺之間。也就是在小小的勃朗鎮上頭，一片無人的荒僻火山灰坡頂上。眞正投擲金塊的目標場，是由運輸隊用手電筒圍成一個兩公里見方的方場。在方場中央，設了個迪卡導航訊號發送機，作爲導航方位指示。對方載運金塊前來空投的飛機，照我最保守的估計，大約需要馬克四型的運輸機五架，在一萬公尺高度以每小時三百哩航速飛行。由於金磚的重量很重，所以，降落傘至少必需是雙層的。又由於地形的不平坦，必須加上泡沫乳膠包裝。爲了便利夜間尋覓，降落傘跟包裝外面都要用燐光漆做些記號。無疑地，本組織寄出的說明，指示對方作空投金磚的函件內，至少必須包括有上面幾點。」

「那麽，運輸隊方面情形如何？」史泰洛的聲音裡帶有幾分關切。

「義大利黑手黨在當地的負責人是我的舅父，他有八個孫子都是他的死黨。我已經遵照首領的指示，應允以一百萬英鎊作爲酬勞，由他們負責運送金磚到西西里島東海岸的加塔尼亞預定的裝船地點，我舅父同意接受這個條件。他只知道空投下的黃金是我由銀行裡搶來的，其餘的事他一點也不懷疑。剛才首領報告說，『阿米加』計劃受到延擱，但並不影響我這一邊的佈置。我手下的第五十二號行動員，是個能力高强的人物。他還給我準備了一架直升飛機，而且負責依照預定表在十八兆週的無綫電波段裡隨時收聽消息。」

史泰洛沉默了足足兩分鐘，才徐緩地點點頭：「這大體上可以算是很週密了。至於下一個步驟，有關於金塊的處理方面，那是由行動員二〇一號負責的。這個人是我們大家都深知的，是十分可以信託的。幸運號運輸船將停在義大利加塔尼亞海邊，裝了金塊經過蘇彝士運河到印度的葡屬哥亞。但幸運號在進入阿拉伯灣的中途，將依照約定的地點遇上孟買黃金交易財團所屬的一艘商船。以等值的價格，將這批黃金移轉給他們，而取得瑞士法郎、美金、與委內瑞拉錢幣。這一大筆金額，將依照分配百分比，分批轉解到瑞士的蘇黎支州轄區內二十二間銀行裡去。再由這些銀行，將各人得款放進各人所租的保險箱裡去。保險箱的鑰匙每人一把，等這裡討論完畢就可以發給你們。自此以後，除了安全起見，不允許你們把所得到的錢作無意義的揮霍以外，一切將聽任你們自由處置你們自已的財產了。」史泰洛的眼睛再度向每人作個檢察以後，徐徐地說：「這樣安排，你們都滿意了嗎？」

這一次，人們的領首却變得十分愼重了，而第十八號的那位波蘭電子專家馬羅夫，甚至忍不住而搶先發言。「這一方面的事本來不是我的專長，所以我的頭腦裡不免有個問題。」十八號說：「比如說幸運號運金船是否隨時有被海軍截捕的危險呢？西方各强國自然都明白，這一批黃金是空投在西西里島的，所以，不論是空中或是陸海任何一方面，隨時都可以輕輕易易地把黃金又拿回去了。」

「你忘記了一件事了。」史泰洛頗有耐心地說：「那兩顆炸彈是要一顆一顆地交還給他們的

，而且必須等到全部款子安全地存進了瑞士銀行之後，才可以開始交還給他們。所以，照我的看法，不但這些西方强國的海陸空不敢動手，即使沿途的海盜刼匪的黑吃黑事件也不至發生。因爲西方强國的海陸空三軍將要盡力地保護我們，務使我們平平安安的得到黃金，他們才能收回炸彈。否則，他們只有自食其果。你們還有別的問題嗎？」

德國組的貝約爾，像對希特勒有所陳述那樣，恭敬而僵直地說：「我知道，當我們在『西塔』區執行任務的時候，將是在第一號的控制區域內。所以，我要請示：首領你是否已經賦予第一號以完全的指揮權力？換句話說，是不是第一號在那時間裡將具有領導我們的最高地位？」

史泰洛心裡想，德國人眞是可愛！，他們是絕對服從的，但他們在服從之前常常要先弄淸楚誰是他們的領導者。一旦他們知道了誰是他們頭上的人，他們便毫無猶豫地服從。因此，史泰洛堅決地宣告：「我早已向你們宣佈過。我現在再重述一次。經過你們的投票，我們早已有了這樣的規定，一旦我死亡或是不能視事，我的法定繼承者就是第一號！所以，在『阿米加』計劃裡，第一號是本組織的最高統領！你們對他的服從必須像對我一樣。由於我必須留在總部以觀察『信件』發出後的反應，所以我把指揮『阿米加』計劃的全權委託於他。希望你們全體同意我這一項決定。」史泰洛以尖銳的目光掃視全場，全場的眼睛沒有一個表示異議。

「現在，」史泰洛說：「會議宣告結束。十二號遺體交由處理小組照顧。十八號注意，請你負責在二十兆週的無線電波段裡，讓我與第一號連絡。這個週波段本來是法國電訊局所用的，但

他們在八點鐘之後就鎖上電臺沒有電訊了。一

六　原子彈慘劇

早晨剛剛上班，龐德在自己辦公室裡看報，那架直接接通總部的紅色電話，突然鈴聲大振。龐德一想起了療養院的鬧劇，就討厭總部的電話。生怕局長又要把清閒的他再弄到什麼奇怪的地方去。所以這時他一邊看報，一邊心不在焉地伸手去接電話，一點也不像以前那樣緊張。

「我是龐德。」

對方却是參謀長的聲音。龐德手裡的報紙掉到地上去。耳機也緊緊地貼近耳朵。

「請你馬上到總部來，龐德！」

「是有任務嗎？」

「取銷你的一切約會，今夜你就得出發。再見！」電話就掛上了。

十分鐘之後，龐德駕着他那部馬力強大而外表却如老爺車的汽車趕到總部，乘電梯直達最高的第八層樓。他一脚跨出電梯踏入走道，就聞到緊張的氣味。在局長辦公室旁邊是電訊室，那無數架匆忙的發報機，電鍵聲由緊閉着的房門裡清晰地傳了出來。龐德知道這種情形只有在發出「全體通知」的緊急電訊時才有的。他自己在問自己：「到底發生了什麼空前緊張的事件呢？」

在局長辦公室前一間房內，參謀長正站在局長的女秘書錢本妮桌旁，不斷地交給她一張一張電報稿，一邊在做口頭指示：「這一份給華盛頓，中央情報局，杜勒斯局長親收。用三X密碼，由電動發報打字機拍發。這一份是給法國的第二局局長麥西斯，用同樣辦法拍發。這一份由本處法國總站轉交給北大西洋公約國情報處處長親收。這一份由安全人員密交法國駐英連絡站MI5首長親收，副本送警察總監部總監親啓。」說着又交過去一大堆厚厚的文件：「這是以局長名義發給各地屬下主管親收，用雙X密碼，經白廳無線電臺拍發。弄清楚了嗎？儘最大速度處理它。我已經下令加派幾個人來幫妳的忙，今天眞是糟透了！」

熟練的女秘書一點不紊亂地笑笑，她已經看見龐德推門進來了，所以她仍有餘暇地按下接局長房內的對講電話機：「第七號來了，長官！你有空接見嗎？」局長回答：「優先召見，」說着局長辦公室門框上面的紅燈亮了，龐德走了進去。

局長辦公室裡却充滿着和平。局長自己神態鬆弛地側身坐在辦公桌邊，眼睛正朝窗外遠望着倫敦的許多高大建築物。聽見龐德的脚步聲，他就轉過頭來：「請坐，第七號！你先看看這些東西。」由桌上文件堆裡抽出來照片給龐德，他自己却去裝烟斗吸烟：「慢慢地看，別着急！」

龐德檢起了最上面一張，那是一隻信封正面及反面的照片。上面有幾處有指紋。

局長好整以暇地：「你抽抽烟吧！」

「謝謝你，長官！我却想戒烟呢！」

局長「唔」地一聲，管自己欣賞烟斗的滋味，眼睛茫然地遙望窗外，不知道在想些什麼。

信封正面橫首加印着：「最機密」「最速件」兩個像皮戳。收信人住址是「倫敦唐寧街十號」，收信人是首相姓名，下面加了「親啓」兩字。郵票上面蓋的郵戳是布萊頓郵局，六月三日上午八時三十分打戳。龐德心想，這封信必定是昨夜深夜投進郵箱的，在投郵之前，這封信必定經過了相當的輾轉途程。信封上的字跡是用很好的打字機打的。打字的風格以及信封的尺寸與型式，表現出十分商業化的味道。

接下去，龐德看到了來信的全文：

「英國首相先生閣下：

你大約已經知道，要是你不曾知道，你也可以由你的空軍參謀長處獲得消息。那就是說，昨天，六月二日晚上大約十點鐘的時候，一架屬於英國的飛機，機上帶有兩顆原子彈，在作飛行訓練中失踪了。這架飛機是屬於皇家空軍第五航空隊，編號O／NBR的復仇式轟炸機，是由布斯堪的空軍中隊實驗基地起飛的。兵工署在那兩顆原子彈上所印的編號，一顆是MOS／bd／六五四／MK•V，另一顆是MOS／bd／六五五／MK•V。原子彈上面還有美國空軍的鑑定號碼，那是很多而又很長的數字，我不準備寫出來使你感到麻煩。

這架飛機，是在北大西洋公約國軍事合作計劃裡，所從事的一次訓練飛行。機上有

五位工作人員，還有一位是觀察員。裝載的油料足供該機在四萬呎高空以每小時六百哩的航速，繼續航行十小時。

現在，這架飛機，連同它裝載的兩顆高貴的原子彈，已經歸屬本組織所佔有。機上工作人員以及那位觀察員，都已不幸罹難。我們委託你，請你通知這些人員的眷屬，使他們獲知他們的親人已經不在人世。

至於那架飛機殘骸的消滅，以及這件事的必需列入機密不許傳佈，自然是你們的最低要求。關於這一點，我們自然表示同意而願意與你們充份合作。

至於這架飛機墮落的地點，以及那兩顆原子彈現時究竟存在何處，我們是準備隨時通知你們的，只要你們答應以價值一萬萬英鎊的黃金作交換。這等值黃金是以純金塊交付的，交付的技術上問題，已詳細說明在附件中，請察閱。我們要鄭重聲明的，就是關於這批黃金的運送以及收取後的處理，必需不受何任人的阻撓與妨礙。

同時，我們還必須取到由閣下親筆簽署的以及有美國總統簽署的不追究罪責的赦免書，赦免書上的收受人，是本組織全銜以及屬於本組織的全體人員。

由六月三日格陵威爾時間下午五時起，七日之內，也就是在本月十日下午五時以前，閣下如果沒有依照前述規定履行的話，那就要發生下面的效果：在這最後限期到來之後，屬於西方強國的某一『財產』，（其價值不少於上述之一萬萬英鎊）將立刻受到嚴重的

破壞。自然，這其間還必需包括有人命上的損失。在作爲警告的第一次爆炸之後，四十八小時之內，閣下如果仍然沒有發出願意接受我們條件的通知，那麼，不需經過進一步的警告，這世界上就會有一個原不應遭殃的大城市受到破壞。原子彈的爆炸，所產生的威力是十分驚人的。不過，在第一次的爆炸與第二次的爆炸之間，給予四十八小時的時限，本組織有權加以變更，俾可警促閣下履行條款。閣下是否願意讓世界大部份都市，忽然都處於恐惶與紛亂之中呢？那就看閣下的決定了。

首相先生！這是我們給你的唯一的一封信，也是最後的一封信。我們誠懇地等候你的答復。我們全日開放着無線電收報機的十六兆週波段，我們希望由這個波段上，收到你的應許履行的通知。

魔鬼黨　敬啓

（我們的全銜是：恐嚇勒索復讎及反情報特別行動黨）」

龐德把來信重頭又細看了一篇之後，就放在面前桌上。然後接下去看後面的附件說明，那就是詳細規定如何交付黃金的辦法：「……地點在西西里島埃特拉火山西面山坡……迪卡導航無線電開着……是個月明之夜，空投時間限在格陵威爾午夜一時……每四分之一噸的金磚，用一尺厚的泡沫乳膠包裝完妥……每一包裝至少須用三只降落傘投落……載送的飛機是屬於什麼機種以及起飛時間係幾時，必需在十六兆週波段裡說明……任何阻撓的步驟均將視爲毀約，而其結果均將導致原子彈爆炸的慘劇。」這附件上也註明「副本已同時以航空掛號寄送美利堅

合衆國總統。」

龐德靜靜地把這附件疊放在原信照片之上，伸手到衣袋裡取出了一包香烟，抽出一支，點燃了火，一個深長的吸氣，把頭一口烟全吸進了肺裡去，然後又，長長地吐出來，成一條久久不斷的烟柱。

局長旋過頭來，跟龐德的眼睛相遇：「如何？」

「够刺激！」龐德說：「如果這架飛機跟兩顆原子彈眞的丟了的話，長官，我想這一幕戲可眞够瞧的了。」

局長說：「內閣現在很緊張。」他頓了一頓，才又說：「失機失彈都確有其事，而最重要的一點，原子彈上面印的號碼原是極端機密的，他們信上却說得一點也沒錯！」

七　連環暗殺

「上面指示我們該怎麼做嗎？」龐德問。

「指示很少。簡直可以說是沒有指示。這個魔鬼黨，根本就是神龍見首不見尾，沒有人眞正的看見過他們的人。我們只知道在歐洲存在着這麼個一獨立性的組織，我們曾經由他們那邊買到情報。美國也曾利用過他們。法國情報機構現在向我們招認，說那個名叫巴林的重水科學家，去年逃往蘇俄，就是藉魔鬼黨的力量，中途把他幹了。法國情報機構因此曾付出一筆可觀的金錢。魔鬼黨的人從來不親自露臉，他們寫信給法國情報當局，回信也是指定那十六兆週波段。魔鬼

黨的手法乾淨得很，他們指定用皮箱裝滿應付的現金款子，置在米杏林大道上讓他們取去，法國當局却一個也釘梢不着魔鬼黨的人。這種味道，我們跟美國也都嘗過。魔鬼黨的人眞眞是神出鬼沒得使人無法應付。這一次的事如果確是魔鬼黨幹的，那麼，我們的前途將充滿着荊棘。我已經向首相詳細說明了這一點。不幸的是，我們的飛機跟原子彈果然不見了，那架復讎式轟炸機是由愛爾蘭南方飛出大西洋的，」打開一份卷宗，翻了幾頁，找到了他要找的地方：「是的，它是在下午八時由布斯堪基地起飛，作六小時的訓練飛行，預定在午夜二時就應該回到基地降落的。機上有五位皇家空軍人員，以及一位北大西洋公約國的觀察員，義大利空軍中隊長，名叫畢大奇。他是個技術極佳的飛行員，奉調在北大西洋公約國服務的，他的身世來歷我們現在已在調查中。畢大奇是跟隨北大西洋公約國的其他幾個高級飛行員一同到英國來，接受使用復讎式轟炸機携帶原子彈的例行訓練的，復讎式機已經編列爲北大西洋公約國空中長程攻擊常用機種。」局長翻過這一頁，繼續念下去：「當這架復讎式機起飛後，像往常一樣，在雷達監視之中一直情況良好。當它飛到愛爾蘭以西的時候，高度大約四萬呎，可是，自此以後，却有點反常地降到了三萬呎左右，終於飛進大西洋民用航線裡失去了踪影。轟炸機隊司令官極力設法連絡，而回音杳杳，沒有答復。人們最初的一個反應，認爲它一定跟民用航機撞上了，慘禍怕是免不了。然而，結果却一直沒聽到那一個民航公司有空中失事報告。」局長抬頭瞧着龐德：「我們收集得到的資料，到此爲止。也就是說，那架飛機是失踪定了。」

「那麼，」龐德說：「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國海岸守備隊雷達網，有沒有發現該機的行踪呢？」

「那是有一個疑點的，也就是我們由外面得到的，唯一的一點可疑資料。他們說，在美國波士頓海外約五百哩處，曾經有些跡像顯示，有一架飛機，由飛向愛特華的航線裡悄悄轉向南飛。不過，那兒也正是另一條擁擠的空中交通線，由加拿大的蒙特利爾，經百慕達群島，巴哈馬群島，而到南美洲。所以，美國海岸守備隊只當它是我們英國的海外民航機，或是加拿大的民航機，而沒有再去注意它。」

「看起來，他們採用的辦法很巧妙，把飛機飛進了民用航線，使你發生錯覺。你說是不是有這樣的可能性，那架轟炸機飛到大西洋中途時，轉而向北，投向蘇俄呢？」

「向北，向南，都有其可能性，在歐洲與美洲之間，足足有五百哩的洋面是双方海岸雷達所照不到的。但它要是以低空飛行，或是混進民航機群裡再轉回歐洲來，也不是不可能的。這樣說來，這架飛機可能降落的地點，就要遍及全世界了。這豈不糟糕！」

「不過，復讎式飛機是一種巨型機。它必須有特殊跑道與設備才能降落。這樣，它可以降落的地點就不至於太多，而且，那麼大的機身也是不易掩存的。」

「是的，這都是很顯然的判斷資料，不過，到昨夜半夜爲止，皇家空軍總部已經查詢過，英國本身以及世界國家的每一處機場，却半點沒有消息。加拿大方面提出的意見，認爲那架飛機可能迫降在撒哈拉沙漠、任何處的海面、或是任何一處的水域裡。」

「要是迫降的話，那兩顆原子彈不會爆炸嗎？」

「那是不會的，那兩顆原子彈在沒有裝上引發裝置之前，是絕對安全的。縱使直接扔到地上來，也不至於爆炸。你不記得去年在美國北加羅林那，就有一架載原子彈的B 47在地面撞毀嗎？機上的原子彈依然無恙。它不是像黃色炸藥那樣，會因遇熱過火而爆炸的。」

「那麼，魔鬼黨拿到這兩顆原子彈之後，又有什麼辦法使它爆炸呢？」

局長兩手一攤：「我們內閣在緊急會議裡會對這個問題有所說明，但我是一竅不通的。不過，大體上它是兩種金屬分隔地存放在炸彈裡，必須加上某一種媒介才會使鈾原子起爆炸，這種媒介還可以當作延期管信用，也就是說可以安排個距離，使它在一定的時間裡爆炸，就像定時炸彈那樣。」

「那麼，魔鬼黨裡必定要有原子物理學專家，才能解決這一項問題嘍？」

「我想他們必需物色這樣一個人物。同時你還得注意一點，鈾原子是很重的，所以，那兩顆原子彈，雖然僅僅有高爾夫球兩倍大小，其重量却不簡單。不過，體質既小，存放跟運送也都很方便，他們可以放在汽車裡，把汽車開到某一城市內停住，然後把時間信管安置準確，只要能允許他們走離一百哩，一切事情就都解決了。」

龐德忙向衣袋裡再掏出一支香烟抽着。一件「不可能」的事情，現在竟然「可能」起來了！隨便一個人，身上穿件雨衣，衣袋裡就可以擱上一顆原子彈。任何一處的行李間、任何一處的停

車場、任何一處草叢、任何一個大城市的中心點，都可以讓那原子彈靜靜地躺在那兒等候爆炸。會有人利用原子彈來做「打單」敲搾，世界實在是進步得太快，進步得太可怕了！更可怕的這頭一次「打單」，看起來惟有將黃金雙手奉上，別無他法可想！

「你認爲照魔鬼黨的意思付了黃金，這案子就了結了嗎？」局長說：「事情絕對沒有那麼簡單。魔鬼黨只要一旦原子彈在手，他就可以繼續作無休止的敲搾，我們只好無休止地隨其所欲。他們始終不還你原子彈，你又有什麼辦法？所以，內閣的當前決策是：無論如何必需及時找到那些人跟那架飛機，必需及時阻止那原子彈的爆炸。美國總統已經完全同意我們首相的主張。現下，全世界各處的每一位情報工作者，只要是屬於自由國家這一邊的，無不全部出動一體參加這一項空前偉大的偵破工作。我們已經把這件案子給予一個特別的代字以資保密，我們一律稱這一場作戰爲『雷霆萬鈞』，我們已經緊急組成了一個最高指揮部，稱爲『雷霆萬鈞』作業指揮部，各地所收集情報一律送到這個最高指揮部裡去分析。指揮部把『雷霆萬鈞』作業分兩頭進行：一邊是尋找飛機及原子彈，另一邊是對『人』的搜查，查機上人員，查送信者，查魔鬼黨的人……。本部參加的就是前者，現在我們已經跟美國中央情報局，以及北大西洋公約國的其他各會員國情報機構，切取連繫。大家都發出通令，動員全體屬下人員尋機尋彈。所以，我現在只要坐着——坐着等消息。」

龐德的香烟一支連一支，始終就不會停過。現在他丟了烟蒂，重新又點燃了不知是第十幾支

的一支。

「那麼，」龐德在烟霧繚繞中靜靜地說：「你叫我來就是要陪你一道坐着、等着、而已？」

局長吁出了長長的一口氣，然後轉身仍然抬頭望着那浩渺無邊的倫敦天空，似乎不曾聽見龐德的話。

「我方才一口氣告訴了你這麼多的話，」局長說：「都是我不曾對第二個人述說過的最高機密。『雷霆萬鈞』指揮部，要參加指揮部組織的全體人員——事實上只是極少數的幾個人，發誓絕對不得洩露一些些機密。我冒了這麼大的過誤，全向你傾吐，你知道是為了什麼嗎？」

龐德茫然直視着局長，沒有回答。

「那是因為，」局長說：「那是因為我心裡有個見解。全指揮部裡，只有我一個人有這種見解。所以，我想找個我平生最信任的人，來研究研究，看看我這種無人同情的見解是否還有點價值。我的見解是這樣的：我不是說過，美國海岸守備隊，曾經發現有一架不明飛機，在橫越大西洋的東西航線上，轉向南飛麼？我認為這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疑點，雖則指揮部諸人都不予重視。我斷定這是個疑點之後，立即花了相當時間研究地圖。我同時盡力把我自己在觀念上變成了魔鬼黨，變成了魔鬼黨的首領。於是我面臨着一個抉擇：如果英國不答應給黃金的話，我的兩顆原子彈應該在什麼地方爆炸。最後我決定要在美國爆炸，我做這樣的判斷是有理由的。第一點，美國人對於原子彈的恐怖遠比我們歐洲人為甚，如果第一顆原子彈在美國爆炸，美國一定很容易就形成一

種有效的說服力量，迫使英國交付黃金。第二點，就爆炸目標來說，歐洲方面，眞正具有價值一萬萬英鎊的目標絕不比美國多，所以在美國選擇目標比較容易。第三點，由他們這次所寫的恐嚇信來說，那信封信紙以及書寫的格式，都具有很濃厚的歐洲色彩，我甚至可以斷定它帶有荷蘭人的氣息。因此，我猜那魔鬼黨——至少魔鬼黨的首領——是歐洲人。原子彈的爆炸結果是非常慘烈的，屬於歐洲人的魔鬼黨首領，可能不忍看見那慘狀在歐洲發生，因此，他很自然地選中美國做爆炸地區。基於以上的這些推測，我就可以斷定那架飛機不會降落在美國國土上，或是距離美國海岸不遠的地方。這不但是因為太靠近目標區很容易引起美國人的疑心，而且也因為美國海岸雷達太利害了，他們不敢冒險嘗試。所以，一個離美國不太近也不太遠的地方，就被選中為飛機的降落地點了。」局長說到這裡，回頭瞧了龐德一下，又轉向窗外，繼續他的空中樓閣的描繪：「我選中的地點，是中美西印度群島鄰近的巴哈馬群島。在巴哈馬群島裡，有不少小島嶼是沒有人住的荒島，週圍環繞着淺灘，地點偏僻，又是雷達射照所不及的。在巴哈馬群島之北的百慕達群島，以及在巴哈馬群島以南的安地列斯群島，都不如巴哈馬來得理想。因為在那一帶跟美國海岸線最接近的只有巴哈馬，它的距離只有二百哩，以摩托船的速度來比擬，只要六小時或七小時就可以駛抵美國海岸。」

龐德插嘴問道：「長官，如果照你的分析樣樣都對的話，我倒要問：魔鬼黨為什麼不乾脆就把恐嚇信寫給美國總統，却寫給英國首相呢？」

「我告訴你，」局長說：「這是一種障眼法，他要使我們眼花繚亂，看不清到底他玩的是什麼花槍。也就是要把我們的注意力引導到全世界各處，而不至於集中在他們的眞正目標上去。而且，魔鬼黨也可能希望英國能一下子被嚇倒，趕緊把黃金奉上，免得他們去傷那發爆原子彈的腦筋。同時，第一顆原子彈在什麼地方爆炸，也就暴露了魔鬼黨的人員就在什麼地方附近，這對他們講起來也是很危險的。他們的最大意圖顯然在於取黃金，而不在于爆原子彈，我們內閣決定先給他們一個滿意的答復，免得遭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希望在這六天半的時間裡，魔鬼黨會不經意地露出什麼馬脚讓我們逮到。自然，內閣這種決定，很難希望有什麼成就的。除非有奇蹟發生。所以我不能不寄望於我的推測，不能不寄望於你！」局長突然轉向身來，在辦公桌前坐正：「我要派你去證實我的推測，由我的推測上實地把案子破了，你願意嗎？你有什麼話說嗎？如果你沒有意見，我希望你立刻準備出發！我已經吩咐爲你訂下飛機票。由現在起直到午夜止，任何一班直飛紐約的飛機票我都替你訂下來了，任你隨時選擇起飛。由于事情是如此的緊急，我本來可以派一架皇家空軍專機送你去，但我怕太過招搖反而使你工作發生不便。你這次是扮做有錢的小開，想在巴哈馬群島一帶置些產業。這樣，你就有理由在那兒隨處亂闖。這樣的辦法你是不是同意？」

「完全遵辦，長官！」龐德站了起來：「不過，你也可別儘朝這個方向去鑽牛角尖。不妨想想鐵幕方面。這齣把戲也有點像蘇俄玩的一套。蘇俄也很想要這樣的一架飛機跟那兩顆原子彈呢

！他們可能打着魔鬼黨的招牌作個幌子，這是以前曾經發生過的，你也不妨注意注意！好了，我要走了。我想請問，在巴哈馬群島首府納騷市等候跟我合作的都是些誰？」

「巴哈馬的總督已經知道你就要去了。當地警力訓練有素，可以供你調遣。美國中央情報局也一定會派個得力人物跟你合作。他們有一個性能優良的電臺，也有全套雙X密碼，我希望你隨時跟我直接連繫。好嗎？」

「好極了，長官！」龐德是沒有話說了。他被迫排在這個空前龐大合唱團裡的最後一排，硬要跟他們一起合唱，這又有什麼辦法呢？他只好走出去，接受局長給他安排的一切。

一會兒之後，龐德走出了情報處大廈，手裡持着一隻專供〇〇編號情報員使用的小皮箱，肩上佩着一隻高貴的小型電影攝影機。就在龐德剛剛坐進他自己的汽車裡的時候，躲在另一輛灰色汽車裡的一個人，馬上停止撫弄腋下的那一支長柄的〇．四五短槍，立刻發動汽車馬達，把傳動齒輪推上。他的車子離龐德大約二十來碼，他不是老練的情報人員，所以他並不明白龐德走出來的這一幢大廈究竟是什麼名堂。他只是單純地跟住龐德，想報復在布萊頓療養院所受到的一身燙傷。他這部灰色車子是在倫敦市上租來的，租車自然是用假名字而不是用他的眞名——康烈普。他由布萊頓療養院的收費收據存根上，查到了龐德在倫敦的住址。所以，當他一到倫敦就找龐德，一路跟到這兒來。他預備把龐德幹掉之後，立刻就馳車到倫敦機場，坐上第一班飛離倫敦的

乘機逃走。他的幹掉龐德，他想魔鬼黨也不至於認爲他這位下級行動員G有些多事。他既然偷聽到了龐德在療養院裡打電話查詢紅光幫，他的過去罪行很可能被龐德查出來。

紅光幫雖然跟魔鬼黨相距一萬八千里，但有一環被發現，就有每一環都被牽動的危險。所以魔鬼黨照理該原諒下級行動員G的這一行徑的。

龐德關上車門，打開鎖鑰開關。下級行動員G看見龐德車子後面的排汽管吐出一陣輕煙，也就踏下油門把車子跟進。

就在這兩部車子開始緩緩駛動的時候，在對面行人道邊等候已久的魔鬼黨第六號，也戴上風鏡，踩動那五百CC凱旋牌機器脚踏車，加速度向這邊斜斜切進了成隊車輛的空檔裡，跟在康烈普車子後面相距十碼，盡量避免被康烈普的照後鏡瞧見。第六號不知道康烈普爲什麼窮追前面的車子，也不知道前面的車子裡坐的究竟是誰。第六號的任務單是幹掉康烈普。在一邊手駕車中，第六號的另一邊手伸進掛在身上的小皮包，由小皮包裡取出了一顆手榴彈。這是比平常軍用的要大上一倍的重型手榴彈。一邊在注意察看前面的交通情況，是否有利於投彈同時有利於逃走。

低級行動員G也在注意等候前面有利的交通情況，同時留心路邊的燈柱，以備於狙擊龐德之後，萬一自己被前車阻擋，怎樣才能够由行人道邊超車逃走。現在，前面行車速度加大，車與車之間的距離已在逐漸拉長中，於是康烈普騰出右手，抽出那柄短槍，把車子加速幾步，超越前進，駛到跟龐德的車子並行，略爲向前面睨了一瞥，康烈普迅速地舉起了手槍。

康烈普的車子是用氣冷式的老式引擎，這種引擎的聲音很特別。就是這種特別的金屬吵聲，使龐德不期然而然轉過頭來瞧。也就是這麼千分之幾秒的轉頭動作，使龐德留下了一條生命。

龐德剛剛轉過頭來，立即瞧見一支槍管指着他。由於他受過訓練的習慣反應，他急忙向車座下面滑下身去，同時他的脚已踩住刹車。康烈普第一槍沒打中，連珠發出的第二槍也落了空。正當龐德聽到第三聲槍響的同時，一聲巨大的爆炸發生，他上面的擋風玻璃立刻像驟雨一樣四散飛開。接着街上的驚叫聲，呼喊聲，以及此起彼落的刹車聲混成一大片。

龐德謹愼地由車窗邊探出頭來，他隔壁那輛車子已經向外側面翻倒在地，有一隻車輪還在旋轉着。大部車頂已經炸得不知去向。車裡，一隻血肉糢糊的人體一半爬在座位上，一半攤在地上。火焰已經伸着長舌在舐着車身上的油漆。群衆四向奔來，龐德掙扎着由座位下拉出自己，迅捷地由車裡跳出來，大聲喝道：「閒人站開！警車馬上就要來了！」他的話剛剛說完，沉悶地蓬然一聲，黑烟衝起，火焰遇着了汽油，噴開一大片火海來。龐德用力擠着，由人衆縫隙裡穿到街邊，用快步奔回情報總部，他腦子裡眞是百思交集。

這場風波的調查詢問，使龐德誤了兩班飛往紐約的飛機。警察在現場撲滅了餘火。把死者殘骸，連同破碎的車子跟手榴彈碎殼等，送到無名屍待領所，等人認領。他們發現這案件子很辣手，因爲留下來可以佐證的東西太少了。死者比較完整的東西只有一雙鞋子，其餘就是衣服碎片與纖維，槍支號碼，以及那殘破車身。這些都很難找出完整線索。出租車子的車行，沒有什麼太有

價值的資料，他們只記得這人租車時戴着一付黑眼鏡，駕駛執照上的名字是莊士頓，口袋裡曾掏出一大把五英鎊面額的鈔票。車子是三天前租給他的，租用期一個禮拜。現場過路的人，記得有一部機器脚踏車，但彿彷車後沒有掛牌照，車上的人中等身材，戴了一付防風鏡，連人帶車就像出洞的蝙蝠，左右一閃，彎進了倍克街就不見了。

龐德自己也提不出好資料。他對於那架灰色車子上的人一無所見，一則因爲那車子的車頂很低，再則當龐德轉過頭來的那一瞬間，他全部看到的只是那陰森森的槍口。

情報局向警方要去了這次事件報告書的副本，局長命令把這案子併送「雷霆萬鈞」指揮部參考。局長也跟龐德再作一次簡短的會談，似乎很指責這次意外是龐德的過錯。不過，他告訴龐德不必再把這件事擱在心上，也許這只是龐德過去樹敵太多，才引致這次的報復行動。警方自會把這事查個水落石出的，請龐德專心注意「雷霆萬鈞」本身有關的作業，希望他即刻準備動身。

於是龐德匆匆趕回住處，收拾個人用品，還特別帶走全套在水底工作的設備。

八　殘酷的報酬

「阿米加」計劃在魔鬼黨首領史泰洛指導之下，進行得十分順利。在預定表上看來，它的第一至第二步驟可以說都已全部完成，毫無阻碍。

在這一階段裡，魔鬼黨選擇那個義大利空軍駕駛員畢大奇做主角，可以說選擇得非常適當。畢大奇才十八歲的時候，就已經是義大利很出色的航空員。那時，第二次世界大戰正酣，他奉派擔任德國製的「佛克華」二〇〇式飛機的副駕駛，隨機出發在亞德利亞海一帶作反潛艇的空中偵察。這種德國製的「佛克華」式飛機是很難駕駛的，義大利空軍裡只有少數的駕駛員才有資格擔任。這批巡邏機，都携帶有當時德國新發明的，裝有 Hexogen 炸藥的壓力水雷，準備當盟軍在意大利大舉進攻時予以痛擊。但是，聰明的畢大奇，早已知道軸心國的命運。他認爲他自己該趁早有所選擇。就在有一次隨機出發做例行的巡邏偵察的時候，他只用兩顆〇•三八口徑的子彈，就把駕駛員跟領航員解決了。於是他把飛機降低到水面高度，避免在巴里海邊的盟軍高射炮火的攻擊。脫下白襯衫掛在駕駛艙外面當作降旗，靜候駐守該處的英國空軍升空迎接。他的投降贏得了英美兩國的勛章，又由於他奉獻了所携帶的壓力水雷，得到了一萬英磅的獎金。戰爭結束，他被任爲義大利新空軍的上校。不久被派到北大西洋公約國組織裡工作。不過由於他這時年齡已經三十四歲，這使他突然間記起來，他的飛行生命已經不長，迅速的淘汰波濤就要向他淹來。

他必需及早攬一些錢，好讓後半世過得稍爲舒服些。何況他半生戎馬蹉跎，至今猶是光棍一條。成家立業，這問題在他愈來愈感急切，他簡直有點忍耐不住了。

終於，機會到來。有個名叫方達的人，這時正是編號爲魔鬼黨的第四號。方達先生是義大利人，奉魔鬼黨之命到處物色在北大西洋公約國裡擔任這種空軍職務的人物。正好當方達在巴黎以

及凡爾賽的菜館或夜總會裡遊蕩的時候，就遇上了畢大奇。方達先放了長長的釣餌，非常小心謹愼地引導着畢大奇上了鈎。上鈎後的畢大奇，就設法獲得被選派在復讎式轟炸機上受訓的機會。魔鬼黨方面給他的報酬是一百萬元美金，一張任他選擇國籍與新姓名的護照，以交換他刼得飛機以及飛機裡邊的全部附屬物。

六月二日夜間八時正，復讎式轟炸機咆哮着衝過布斯堪基地跑道飛向天空。畢大奇心裡很緊張，但也充滿着自信。

在飛行訓練中，除機上的工作人員須在駕駛室裡以外，通常都有預備員或觀察員。所以，特地在駕駛室後面空廣的機艙裡，像一般民航機那樣，設了幾排座位，以供這些人員在不擔任工作時的休息之用。升空之後的一小時裡，畢大奇一直靜坐在頭一排座位上，注意觀察前面駕駛室裡的五個人在忙碌地工作着。那是正副駕駛員、領航員、無線電話務員、以及隨機機務員。等到預定的時刻到來，畢大奇接管駕駛任務的時候，也就是當他攫取了這架飛機的時候，他斷然確定那縱使沒有這五個人的幫助，他仍能飛行得好好地。因爲那時的飛機早已被引導到一切正常的情況時裡了。那時他除了必須清醒着別打瞌盹，使飛機維持在三萬二千呎高度，飛行在越洋航線之上別礙着別人飛機以外，他簡直是無事可做。不過，等到他把飛機航向由東西轉成南北，悄悄地飛向巴哈馬群島的時候，那是需要有一些技巧的。好在這些行動，他都已經詳詳細細地，在身上筆記本裡記了下來。等到降落的時間，那自然是最緊張的一幕。看在一百萬元美金的面上，他相信

他一定能夠控制住他的緊張。

單獨坐在後面座位上，一路不斷地看錶的畢大奇，知道時間已經到來了。他再檢查一下他的氧氣面罩，放在座位旁邊準備着。又由衣袋裡拿出來一隻有紅色環子的小圓筒，默記一下該轉多少圈才能打開活瓣。然後把小圓筒放回衣袋裡去，從容地走進駕駛室。

「海，老畢！飛行得好樂啦！」駕駛員向他打着招呼。他們二人過去曾經一同到英國海峽勝地波恩茅斯去玩過幾次。

「好呀！」畢大奇隨意查問一下當前飛行情況，測定一下航向，看看速度跟高度。駕駛艙裡一切安定下來了，保持這種飛行尚有五小時，五個人開始鬆弛，有的幾乎要打起瞌盹。畢大奇裝作無聊似地靠在鐵做的地圖架邊，右手暗暗伸進衣袋，摸着了小圓筒的活瓣旋圈，正確地轉了三圈，然後安祥地把小圓筒取出來，由背後偷偷地給放到地圖架上的一堆圖書後面去。他自己也裝作很疲倦的樣子伸一伸懶腰，打了一個阿欠。「眞好睏啊！」

領航員不由微微一笑：「誰有你那麼好運氣呀？你儘可以享受你的好夢去罷！」

畢大奇裝作踉踉蹌蹌的姿態，走回後面座位上去。戴上氧氣口罩，把開關開到最大，讓氧氣充分地送進鼻孔而隔絕了外面任何進氣。然後靜靜地在等着。

據說那小圓筒在五分鐘之內就會生效。果然，剛剛過了兩分鐘，最接近那地圖架的領航員，突然覺得喉頭被人叉住似的，猛烈掙扎了兩下，便向前栽倒。無線電話務員看見這種情形吃了一

驚，急忙把聽筒摘下來要奔過去，可是他走不上兩步，自己也倒地不起。其餘三個人也已經伸長脖子在用力呼吸着，但是毫無用處。副駕駛員跟那隨機機務員，幾乎同時抽搐着跌在機板上。駕駛員伸手去摸索腮邊的麥克風，嘴裡含糊不清地不知道說些什麼，一邊站起來向後轉身，他那已經呆住不動的眼睛，似乎要想瞧瞧畢大奇是怎麼個情形，但立脚不穩，一下子便摔倒在副駕駛員身上。

畢大奇又看了一下手錶，才不過四分鐘。他謹愼地再等了一分鐘，才由衣袋裡取出了橡皮手套戴上，把氧氣罩罩緊，看看沒有差錯，便起身走進駕駛室，仍到了地圖架邊，把小圓筒活瓣旋回去，絞緊。探測一下航向，調整一下機艙內的氣壓，使毒氣快點洩出去，把飛機自動駕駛儀器打開，讓它開始自動駕駛。然後又回到後面座位上，等了十五分鐘。

照他們的囑咐，等候十五分鐘就可以沒事。但畢大奇不敢輕信，足足又等了十分鐘。仍然戴着氧氣罩，走進駕駛艙把五具屍體拖到後面來。等到駕駛艙都弄乾淨，他才由褲袋裡取出一隻小玻璃瓶，打開瓶塞，把瓶裡的細小結晶體撒在機艙底板上。自己跪下來，細看那些結晶體它們仍然保持着白色。畢大奇這才把氧氣罩略鬆一些，嗅了幾嗅沒有奇怪的味道。但他仍然不敢去掉氧氣罩，就匆匆坐進駕駛座，關掉自動駕駛儀器，使飛機在三萬二千呎的高度裡緩緩減些速度，然後把航向由西北微微轉到正西，投入越洋航線裡去。

檢查過儀器板上各項儀器之後，畢大奇又查對了一次他的航向，然後再看看每隻油箱的指示

表，指示表指示着存油都是足量的。有一隻油箱的幫浦他略爲加以調整，再查看噴射管的溫度都極正常。

心滿意足地，畢大奇坐在駕駛座裡，吞下了一顆鎮靜藥片。正要開始做他的白日夢，忽然聽見掉在艙板上的一付耳機卡喳卡喳地響。他看了一下錶，對的，布斯堪機場電臺仍在試圖呼喚他們這架復讎式噴射轟炸機。事實上，每半小時一次的連絡已經有兩次沒得到回音了。照通常情形看來，機場電臺得經過多久時間才會向海空救難機構，轟炸機指揮部，以及空軍司令部各方面報告呢？是的，他們一定先得跟南方救難中心一查再查，像這樣多方查對的結果，至少得費去半小時的時間。那時，畢大奇早已飛出他們所能及的範圍之外去了。

艙板上耳機的卡喳聲已經靜默。畢大奇由駕駛座上抬起身子看看雷達光幕。他先前曾注意瞧過幾次，也曾看到偶爾有別人的飛機在他下面飛着，被他的轟炸機超越而過。那些在底下的飛機，會不會注意到他這架轟炸機的飛越呢？大約是不可能的，因爲民用航機上的雷達，視野很小，而且只限向前探視。畢大奇確信那些民航機不會發覺他的轟炸機，但他不能不注意美國海岸守備隊的雷達，不過照他航行的路線，海岸雷達縱使發現，也必以爲是民用噴射機迷失了航向。畢大哥回到駕駛座上，再度迅速地查對一下儀器板上的各種表度，把飛機輕輕搖擺著，來滿足他的控制慾以及享受着「控制權」的樂趣。倒在後面艙板上的五具屍體，由於飛機的搖擺也有點滾動。飛機對於畢大奇的細微控制都有靈活的反應，這種情形眞像駕着一輛馬力強大而又操縱靈巧的跑

車。跑車？是的，畢大奇夢想得到許多東西當中，就有美麗的跑車在內。什麼顏色的車子最好看呢？一般的流行色彩太通俗了，最好是漆深藍的加上紅色細線，再配合他平靜個性的裝飾品。然後，他駕着這與衆不同的好車，甚至敢跟「墨西哥二〇〇〇式」來個比賽。喔，不可以！要是得勝了，報紙上登出他自己的照片，那就太危險了！他此後一定得眞正地做到隱姓埋名，再不可以出什麼風頭了。他要是駕着那輛得意的新車，在路上也不可以開得太快，只要能引起女孩子的注意爲止，不能再快。女孩子們頂注意這些事：漂亮的車子跟車上強壯的男人。嗯，是的，以一五〇哩的速度駛了十分鐘，就到了一個濃蔭深處，把那女孩子由車上抱下來，躺在綠草如茵的地上，然後傾心細語，濃情蜜意，那多美呀！

現在，這架噴射轟炸機，已經以每小時六百哩的速度，飛了四小時了。雷達幕上該可以看得見美國海岸。他又抬起身去看一看，是的，大約在五百哩外，海岸輪廓已然十分明顯。那突出的部份就是波士頓，發着銀光的就是胡生河。「三角號」及「廻聲號」兩艘氣象船一定就在下面，但畢大奇覺得他的地位不必再核對了，他的航路一定正確，而且由東西向轉成南北向的時機馬上就到了。

畢大奇再回到駕駛座上，又吞下了一顆鎮靜藥片，察看着航行地圖。一邊伸手開始撥動各個控制紐，一邊注視着那座靈敏的航空羅盤針。好！現在開始側轉了，側轉過後再恢復平飛，正好到了新航線的邊沿。現在向南飛了，前程還有三小時，這正是讓他溫習一下有關降落問題的時期

。由口袋裡取出了小筆記本，他細心地看着：「注意左邊的巴哈馬本島的燈光，以及右邊的棕櫚灘。朝準『第一號』由汽艇上發出的導航超短波，那是打着兩短一長的呼號的。然後，抛掉多餘油料，在最後十五分鐘裡，把飛機降低到一千呎高度，打開空氣阻制，再行降低高度。這時要注意汽艇上的紅色訊號燈並準備降落。當地水深約四十呎，降到在水面浮衝之際，尚有足夠的時間可由太平門逃出。『第一號』將把汽艇開近來，拯救你脫險。第二天早上八時半，巴哈馬航空公司有一班班機由巴哈馬飛到邁阿密，把你送到邁阿密之後，你就可以改乘其他航機離美。「第一號」將以千元面額的大鈔，或是旅行支票，付淸你應得的酬勞。同時他還會給你一份新護照，護照上你的名字變爲魏爾利先生，你的身份是安里古•魏爾利公司的董事長。」

畢大奇再細對一下本機位置、航線、以及航速，現在只剩下一小時多一點的時間了。這時巴哈馬的納騷當地時間是晚上九時，格林威爾時間是淸晨三時。一輪明月已經昇在空中，下面一萬呎高度處，是一片雪白雲層有如地毯。畢大奇把機艙裡的燈光跟翼尖上防撞的燈光都關熄。察看一下油量，連預備油箱裡的油都計算在內，還有二千加侖。在最後一段的四百哩航程裡，他有五百加侖油就足夠了。於是打開洩油門，放走一千加侖的高級噴射機油。由於重量減輕，飛機緩緩向上，他控制着使它回復到三萬二千呎高度。現在只剩下廿分鐘了，長距離的逐漸下降開始……

當他穿降過雲層的一剎那，那是像盲人一樣，只覺白茫茫什麼也看不見。但立刻境界淸明，底下閃現出北邁阿密跟南邁阿密的疎落燈光，點綴在一大片月華燦爛的銀海上。他起先收聽到美國無

線電臺報告這一地區的氣象情況，現在看起來完全正確無誤：輕微東北風，能見度極佳，無瞬間的氣象變化。再聽聽納騷廣播電臺，所報告的也是一樣。底下海水平滑如鏡，一切必定十分順利。打開了超短波無線電導航機，撥到六十七槽道，找第一號由汽艇上發出的訊號。起初一刻他很着急，因為找不到那呼號。撥了幾次，收到了。那是電力很小但很清晰的「的—的—達———，的—的—達———」兩短一長訊號。現在可以下去了。打開空氣阻制來減剎速度，同時關掉四部噴射引擎。大飛機開始俯潛。無線電高度計發出警告的呼聲。畢大奇一邊看着高度計，一邊看着大海。俯飛到某一角度時水平線不見，只有當面海水反射上來萬頃耀眼的月光，煞是好看。現在他掠過一隻黑暗的小島，高度計指到二千呎。他把俯飛角度減少，以便貼着水面漸次降下來。

第一號在汽艇上發來的無線電訊號越來越響了。紅色閃光燈諒必不遠。看見了！就在正前方大約五哩。於是他把機首緩緩再向下俯，精巧地操縱着各部控制器。五百呎，四百呎，三百呎，兩百呎……汽艇的灰色影子就在前面，燈光全滅着，只有紅色閃光燈正對着機首。

會撞上這隻汽艇嗎？不會的，不會的。飛機下降的角度很小，一點點一點點地，沉下去，沉下去，沉下去。就要到水面了！機腹突然一陣劇震，機首一昂，撞着海水表面了。飛機被反彈跳起，離開水面一瞬間，「轟東！」機腹再度撞上了海水！為成功的降落而歡呼！為一百萬美元的獎金而歡呼！

機身的劇震逐漸穩定下來。四只大噴射管在水裡冒開四條大形的蒸汽流，還帶着絲絲的叫聲

。畢大奇聽到機艙後面一陣破碎跟撞擊聲，那是機尾擊在海浪上時打裂，現在正撕開機殼。他奔向機艙，海水在他脚上冲激起急烈的游渦。由機窗漏進來的月光，一瞬間照着了艙板上一堆屍體裡的一隻面孔，但立刻由尾部來了一個怒潮把屍體捲到機尾那邊去。畢大奇用力打着左邊太平門的門把，太平門一下子向外彈開，他急忙鑽出去，一脚踏上尚未下沉的機翼。

由汽艇上放下來的，一隻神采赫赫的小摩托舢舨，早已追上了畢大奇這架餘速未滅的殘機。舢舨上面站着六個人。畢大奇向他們揮手歡呼。其中有一個人擧手回應。在月光底下，那些人的面孔呈着乳酪色。他們都安靜而帶點奇怪地瞧着畢大奇。畢大奇心裡想，這些人大概都是生活嚴肅而事業心很重的。做事情本就應該如此。於是他也收起勝利的瘋狂，而裝做很自重的樣子。

舢舨攏近了大飛機翼，機翼現在幾乎要跟水面齊平了。有一個漢子由舢舨跳上了機翼，向畢大奇走過來。這個人短小精悍，兩隻眼睛灼灼有光。他在機翼上很小心地走着，兩膝彎曲着以保持身體的平衡，左手搭在他自己的腰間皮帶上。

畢大奇愉快地說：「晚安！晚安！我已經把飛機安全送到了（畢大奇預備這句俏皮話已經預備了好久，現在總算有機會讓他說出來。），請你簽收吧！」說着伸出右手跟那人握手。

由舢舨過來的這個人，伸出來的手，把畢大奇握得很緊，但突然間猛力一拉，把畢大奇拉近他身邊，畢大奇冷不防向前一衝，頭部不由向後一仰，正瞧着天上銀盤一般的明月。但他不知道他的咽喉也正迎上一支白閃閃的七首。這支七首由他喉根揷進口腔後部直達腦底。一陣劇痛與滿

眼金星，他便什麼都不知道了。

那個短小精悍的人，讓匕首在畢大奇喉腦之間停留着。直等到他的手背頂着畢大奇的下顎，覺得鬍子梗刺扎着有點難過時，才讓畢大奇的屍體在機翼上躺下去，同時抽出了匕首。謹愼地把匕首在海水裡漂洗了幾下，又在畢大奇身上擦抹乾淨，插進皮囊，然後順着機翼把屍體拖回到太平門邊，才丟下海水裡去。

沿着機翼向舢板走回來，這個殺人者伸起一只大姆指，算是代表了一切的無言報告。在舢板上面的人有四個已經裝備好了水肺，這時一個接一個跳下海水裡去。最後一個跳下去的時候，管理引擎的工人，小心地把一只大型的海底探照燈，搬到舷邊放下水去，一邊清理電線，不斷地向下輸送。到了一個指定的時刻，工人打開探照燈開關，把海水下面以及正在緩緩下沉的飛機機身照得通明。這時，那個工人握住引擎操縱桿，把空車推到倒車的齒輪上，讓舢板退離飛機大約二十碼遠，自然那電線也一直鬆放出去。終於他停止倒車，同時關熄了引擎。好整以暇地，這位工人由衣袋裡取出一包駱駝牌香烟，敬了那個殺人者一支。那個殺人者接過香烟，把它折做兩半，把一半塞在耳翼後面，而點燃了另一半。

這個殺人者，是個能嚴密控制自己弱點的人。

九　午夜的秘密

在那艘龐大的汽艇上，第一號放下了手裡那付夜間使用的望遠鏡，由白色羽紗西裝上衣的胸前小口袋裡，取出一條華貴的手帕，在前額跟太陽穴等處輕輕地按擦着。殘留在手帕上的如蘭如麝的香水氣味，使他頓時回憶起他生活裡逸樂的一面。他想起了那個名叫魏黛莉的女孩子，現在大概已經坐下來準備吃她的晚上正餐了，（在納騷，人們仍然保持着西班牙的傳統習慣，夜間在十點鐘之前，鷄尾酒會是不會結束的。）黛莉這時一定又是跟她的一批女朋友在一起了，沙茉絲就是其中最放蕩的一個。第一號同時又想起了那間著名的卡西羅賭場，那兒的賭局一定早已開始。在那海邊街一帶的夜總會跟酒吧間裡，這會兒更是紙醉金迷的時刻。

但是，第一號此時却是處身在茫茫大海之中，也處在他生活裡冒險犯難的一面。不過，情況却是成功的，而且成功得使人高興。一切工作像時鐘齒輪那樣配合得完整無間。他瞧了瞧手錶，十點十五分，這架飛機按預先計算的時刻是遲到了三十分鐘。不過，由飛機降落以至由范格士上去結束了送機使者，都做得十分迅速而又乾淨利落。所以，實際遲誤的時間只有十五分鐘，如果現在潛水下去的人，不需要用氫氧吹管來割切，就可以取到原子彈的話，比預定的時間就沒差多遠了。不過，事情有時候可不能希望始終幸運到底的。接下去還有另一個任務，要在天亮以前的時間內完成，而現在離天亮只有八小時，一切必需鎮靜地按照原訂計劃，有步驟有效率地進行

。想到這兒，第一號由艇面走下來到艙裡的無線電室去。無線電室裡充滿着汗臭與緊張。無線電員截聽由納騷機場管制臺發出的電訊裡，有沒有什麼消息呢？他們有沒有報告說發現一架低飛的飛機呢？有沒有說有什麼飛機可能在巴哈馬南方比米尼群島海面撞毁呢？沒有。那麼，繼續監視那電臺，同時趕快給我連絡上第二號——我們的首領。快！規定連絡時間到了。

第一號點了一支烟，注視着這艘汽艇的「腦部」在工作着。機務員轉着好幾個旋紐，轉了又轉，聽了又聽，在世界空間千萬縷的電波交通裡，搜索着一個特殊的電磁波形。突然他停住了手，聽着，把音量開大，再聽一聽，向第一號翹起了大姆指。第一號立即向他面前的麥克風開始說話：「我是第一號。」

「第二號聽見了。」回答的聲音雖然空洞無情感，但的確是第二號史泰洛本人的聲音，並無錯誤。第一號對于這個人的聲音，比對于自己親爸爸的聲音還要熟悉。

「第一步驟，十點十五分，成功。第二步驟，十點四十五分，在繼續中。完畢！」

「謝謝你！完畢。」耳機裡寂然。這次通話總共歷時四十五秒鐘。這樣短促的時間，這樣短促的對話，不必擔心被人截聽。

第一號走出無線電室，經過作爲會議廳的大艙，到更下一層的底艙去。在底艙的一間艙房裡，由另外四個人組成的潛水第二隊——B隊，正圍坐一起在抽烟待命。潛水工具放在身邊。就在汽艇龍骨附近，有個寬濶的，由船底通往水裡的艙口已經打開。水深六呎以下就是雪白的沙底，

月光由白沙反映上來，照得這間底艙一片幽影游幻不定。在這四個人旁邊，堆着一大堆深灰色的柏油防水布，漆的雖然是灰褐色，却帶有不規則的暗綠跟土黃的污斑。第一號說：「進行情形很順利。A隊已經在工作中。時間不至於躭擱得太久了。那潛水船跟水下拖駁怎樣？」

四個人裡有一個人把大姆指翹起向下面指指：「已經下去了，就停在沙底上。這樣可以更快些。」

「好的。」第一號點着頭，同時瞧着架在艙壁上像起重機一樣的機械：「這動臂起重機能禁得起麼？」

「噢！重量再增加一倍都沒有問題。」

「抽水幫浦呢？」

「也已預備好了七分鐘內就可以抽乾這艙裡的積水。」

「嗯，很好！你們好好準備着，別慌忙。今夜將有個長夜呢！」第一號說着，由鐵梯子爬上去。通過中艙，又到甲板上。他的夜間望遠鏡已不再需要了，在大汽艇右舷二百碼處的海面上，飛機已經不見。牎空濶的海面，只有由這大型汽艇放下去的那艘摩托舢舨，在那兒拋錨。摩托舢舨底下的海，由於水底探照燈的照耀，呈現一片通明。紅色訊號燈已經帶到那舢舨上去。那座大探照燈所的電流，是由摩托舢舨上的一隻小型發電機供給的，這發電機的「格！格！格！」聲音本來最響的。

海面這樣安靜，這種響聲很容易傳送到老遠的地方去。使用蓄電池當然不會有響聲，只是蓄電池體積龐大，而供電時間不長，可能工作才做了一半，蓄的電就已用光。至於發電機的聲音可能發生的危險，早已經計算過，那危險成份不會太大。離開這兒最近的一座島嶼，在五浬以外。它是個無人荒島除非有人在那兒舉行午夜野宴，否則是沒有問題的。當這艘大型快艇駛來這兒預定與飛機會合地點之前，曾經在那座島嶼上停留，而且派人上去做過一番搜索。每一個預防的步驟都已採用，每一件應該做的事都已做過。然而，現在這部奇怪的發電機，它的響聲却並沒有所想像的那麼大，因此，原先的擔心可以盡釋。顯然這兒不至再有什麼傷腦筋的事了。所有問題要看下一步驟了。第一號穿過艙口，走進管制室，俯身在那光亮的海圖桌上瞧着。

第一號原來的名字是叫安鳴雷。他身材雄偉，而相貌英俊，年紀大約四十歲左右。他是義大利羅馬市人，也長得正像古代的羅馬男人。高聳的鼻子，寬露的顴骨，加上充滿權力的嘴唇，是一張很能使女人傾倒的英雄臉譜。由於他曾經是奧林匹克游泳選手，善於游泳、滑水等運動，所以他一身骨肉停勻，肌膚堅健。他的一雙手又大又有力，現在這一雙巨手，正拿着一支計算尺跟一支圓規，在海圖上細心地尋繪着。

安鳴雷性喜冒險，要是他出生在兩百年前，他準是個海盜。那可不是故事書裡那種普通的海盜，而是殺人不眨眼的「黑鬍子」。不過，黑鬍子的行爲不够光明磊落，而且還有點顢頇。安鳴雷則否，他腦子冷靜而手腕靈巧，所以他幹了同夥之後，往往又能免於報復的發生。他的觀察力特

强，魔鬼黨裡有許多事都靠他的先見之明而減却許多困難。像魔鬼黨裡的其他黨徒那樣，他也具有「無妻之累」的優勢。他情冷如冰，心硬似鐵。在納騷社會上，他是個花花公子；但在魔鬼黨裡，他却有希特勒的特務頭子希姆拉之稱。所以，現在他在「阿米加計劃」裡成爲最高權威的總司令。

有一個安鳴雷的部下，現在在管制室門上啄啄敲了兩下，然後被請了進去。「艙板已經發訊號過來了，所以，我們正在把潛水船跟水底拖駁放過去。」這個人報告說。

「謝謝你！」安鳴雷說。在一次工作的高潮裡，安鳴雷時常反顯得十分鎮靜，不論下的賭注多大，不論事情如何危險，也不論當時的情況是如何地緊急而需要火速的判斷，他總是鎮靜如恒，指揮若定。比如現在，報告的消息是使人激動的，因爲，關係一萬萬英鎊的兩顆原子彈眼看就要到手了，但安鳴雷一點也不表露什麼緊張，他安然若素地檢起圓規，又去畫他的海圖，替他的部下安排個確定的地點之後，才放下圓規，走出裝有冷氣的管制室，踱到外面溫熱空氣包圍的甲板上去。

有一道小小的光柱，像小蟲一樣在水下向摩托艙板那個方向蠕蠕爬進。這就是可以乘坐兩人的最小型潛水船，它跟義大利海軍在第二次大戰時所用的差不多。是由最先發明「一人潛艇」的亞索圖公司所製造的。買來以後經過一番修改，可以密存在艇上水艙裡。這小型潛水船後面，正拖着一隻水下浮駁。這浮駁是一個具有相當浮力的尖頭型箱子，用以收回或運送海底沉重的物品。

當小型潛水船船首的燈光，遇到了水下探照燈的巨大光暈，便被吃掉似的看不見了。幾分鐘之後，

小光柱又在水下重現，它是回頭向大汽艇駛回來了。這時，如果安鳴雷喜冲冲地跑下底艙，去親眼觀察那兩顆原子彈的到臨，按理也並不是什麼奇特的舉動。然而，安鳴雷却不是這樣的人。所以，他仍然在甲板上靜靜站着。過了一會兒，水底小光柱再度出現。這回它是照前次方向又朝舢板那邊駛過去。這時候，浮駁裡所裝的必定是那一大塊柏油防水布了。這防水布塗漆着的斑斕花色，是要跟這兒水域的白沙、珊瑚礁、以及海水的顏色相似的。自然，這是一種保護色的僞裝。這塊大防水布，將在水底攤開來，掩蓋過沉在那兒的整架破飛機。布的週圍，將用螺旋形鋼質標樁密密地釘牢在海底，將來縱使海面起大風，或是水底生暗潮，都不至於將這塊防水布掀掉。安鳴雷自己在冥冥想像着，水底A、B兩隊人馬共計八人的一舉一動是怎麼進行的。這八個人過去曾經反覆練習過這種動作不知道多少次了，此刻一定是熟練非常。在阿米加計劃裡有這麼多工作都是如此精微靈巧地配合着，連安鳴雷自己這時也不免驚嘆。幾個月來的流汗與流淚，現在總算快要得到補償了。

在摩托舢板附近，突然水面閃起一個耀眼閃光。接着又是一閃，再跟着又是一閃。那是A隊跟B隊人員正在浮起來了。當他們撞破水面的一剎那，他們面罩上的玻璃朝着月光起了個反射。這些人首尾相銜，游向摩托舢板。安鳴雷數了一下，一共八人沒錯。他們笨拙地爬上了舢板旁的短梯，把沉重的身軀投向舢板裡去。掌摩托舢板的那個工人，跟起先刺殺畢大奇的那個德國人范格士，一齊幫助這八個人拿掉潛水工具。水底探照燈也已經關掉，現在正被吊回舢板上去。發電

機的格格聲現在換了裝在舢板尾的双螺槳馬達的咆吼聲。舢板像飛箭一般向大汽艇駛回來，艇上的起重吊鈎已經放好。動作的配合是非常迅速而準確的。當艇面的電動起重機發出一陣尖銳的嘯叫聲以後，那舢板已經連人一起被吊上艇尾去了。

擔任安鳴雷這艘大型汽艇艇長的那個人，在安鳴雷身邊站定。他是個瘦個子的陰沉人物，以前原在加拿大海軍服務，因酗酒抗命而被革職。自從有一天，在艇上會議室裡，他爲了對安鳴雷的命令起了一點疑問，而被安鳴雷拿起一張椅子，在他頭上敲得粉碎之後，他就成爲安鳴雷的終生奴隸。自然，這位艇長心裡知道，這也是安鳴雷的一種訓練部下的手法，他是心甘情願地接受了。

這時，艇長過來向安鳴雷請示：「底艙已經清理停當。可以啓航了嗎？」

「兩隊人馬全部完成任務了嗎？」

「他們說任務完成，沒有絲毫障礙。」

「每人先給一滿杯威士忌，然後叫他們好好休息。大約一小時之後，他們又得再出去工作了。請你告訴寇玆我有話跟他說，你自己預備在五分鐘之內啓航吧！」

「是！」

那位原籍東德的物理學家寇玆，在月光之下眼睛顯得特別明亮。安鳴雷覺得這位物理學家渾身微微發抖，好像在發寒瘧一般。於是安鳴雷設法以自己的鎮靜去撫平他的激動。安鳴雷愉快地說

：「好極了，我的朋友！你對於那兩個玩具覺得高興嗎？玩具店已經把你喜歡的東西都給你送來了嗎？」

寇玆的嘴唇在顫動着，眼睛裡幾乎要掉下眼淚來。以高亢的聲調他回答說：「眞可怕！你簡直想像不到。就是我，也是做夢都沒想到的。可是，它又是那麼簡單，那麼安全，就是小孩子也能處理它而一點沒有危險。」

「那搖籃裝得下它們嗎？你工作的場所够大嗎？」

「沒問題，沒問題。」寇玆激動得差不多要拍手大叫：「眞是一點點也沒有問題。信管立刻就可以拿掉。馬羅夫正在校正那些接線，我是在弄開那鉛製的螺絲釘。它比機械作用還輕易得多呢！」

「它的引發開關——我是指那引發爆炸的裝置，你願意告訴我詳情嗎？它是不是很安全？潛水隊在那兒找到這兩顆寶貝？」

「它們是封在鉛箱裡面，放在駕駛員座位底下。我先前就這麼斷定過，他們一找果然就找到。兩顆東西存在鉛箱裡仍然分開擺着，都套上極佳的橡皮袋。這種做法做得確當極了。我先前也是推斷他們必定用防水包裝的。」

「沒有放射線的危險嗎？」

「現在不會有放射線的危險。包封在鉛箱裡就不會有放射線漏出來。」寇玆聳聳肩：「在工作的當時，我自己可能受到了一點放射線，雖然我是戴上了作業裝具的。我會注意自己有沒有發

生中了放射線的跡象。要是有些跡象，我自己也知道該怎麼處理的。」

「你眞是勇敢極了，寇玆！我假如沒有必要，我將不會走近它的。我的性命太重要了。這樣說來，你對於有關那玩意兒的一切，都很感到滿意了吧？沒有什麼困難嗎？沒有什麼東西掉在飛機上嗎？」

寇玆此刻冷靜得多了，他已經傾吐出了若干重要環節，而在技術上他發覺他確有把握去處理，這更使他心安。所以他此刻感到了平靜，也感到了疲乏。幾個星期以來，他會極力避免神經過份緊張。起先，他不敢相信他自己對於這一項知識會足够的。不敢相信英國人不會在原子彈的信管安全方面加上一些新的花樣，比如裝有秘密控制開關，使他束手無策等等。當那緊張的一刻到來，當他打開了保護在外面的包裝，開始用他的細工器具工作的時候，他不免戰戰兢兢眞是如履薄冰。然而現在勝利的喜悅與感恩的情緒，直在他心裡流湧着。沒有問題，的確一切都沒有問題。於是他重複地又對安雷鳴說：「沒有問題。一切都解決了。我現在就去把工作結束一下。」

安鳴雷瞧着寇玆衰疲的影子，蹌踉地沿着甲板走回去，心裡想，科學家大概都是怪物，他們除了科學以外，什麼也不曉得。在寇玆的腦子裡根本不曉得前頭還有多少危險。在寇玆說來，轉轉螺絲釘，事情就完了。其餘的時間，他將只是這艘汽艇上所裝載的高級垃圾。要把這垃圾清掃掉，簡直是不費吹灰之力，不過，現在可不能這樣做，這人還得繼續被供養着，以備一旦眞的要爆炸原子彈時，還得利用一下。像寇玆這樣衰弱而又近於神經質的小人物，安鳴雷實在不喜歡接近

他。這種人會使人精神頹喪，使人有倒霉之感。該在機器房裡找些工作讓他整日忙着，別再出現在眼前。安鳴雷走進駕駛室，艇長已經在駕駛盤後面坐着。別以為這麼一艘巨艇的駕駛盤該多笨多大，它只是鋁製的只有下半個圓環的輕巧東西。「可以啓航了！」安鳴雷說。在艇長座旁有一排按鈕，艇長伸手向那一只書明「雙機發動」的按鈕一按，大汽艇肚子裡來了一陣低沉的隆隆聲，儀表板上有個小燈亮了，表示兩部引擎都已順利發火。艇長再把電磁開關轉到「雙機緩速前進」，大汽艇開始緩緩移動了。再把開關轉到「雙機全速前進」，艇尾起了一陣顫抖，然後安定下來。艇長瞧着「螺旋槳轉速表」，一邊手按住身旁的操縱桿，開到航速二十海浬的時候，螺旋槳轉速表指到五千轉。艇長再把操縱桿慢慢拉回去，使艇下的鋼製滑板壓低，這時螺旋槳轉速照舊，但速度表上的指針越爬越高，終於指到每小時四十海浬的度數上。這時，大汽艇已經達到了半飛行的狀態了。艇身被微微向上傾的鋼質滑板，由水裡抬高到距水面大約四呎左右。除了尾部兩隻大螺旋槳沉在水裡之外，大半個艇身離開海水而僅靠那滑板在水面如飛般滑進。像這種飛滑的快感，是安鳴雷平生最喜歡的刺激之一。

這艘大汽艇取名為「佛蘭特號」，它實際上就是一艘最新型的水翼快艇。是由義大利西西里島北部的墨西拿市著名的利波都造船廠所建造。這間造船公司是世界上首先採用滑板原理於民用船隻上的。它的船殼是用鋁跟鎂合金造成。主機用兩部第塞爾柴油機，由兩部滑輪式透平機來做增壓器。佛蘭特號載重一百頓，最高航速每小時五十海浬。續航力四百餘海里。它是以魔鬼黨的

資金替安鳴雷建造的。建造費二十萬英鎊。它的速度以及裝載量，都是當前世界所有汽艇中沒有一艘趕得上的。它的吃水量，由於艇底滑板的作用，幾乎淺到不能再淺。這種最淺的吃水量，更像是一種極特別的設計，專供巴哈馬這次陰謀使用似的。

六個月前，佛蘭特號曾經由巴哈馬出發，到美國的佛羅里達水域，作一次北大西洋的巡遊。它給予這兩地的「百萬富豪」們以一種新鮮的刺激。這些樣樣都有的富豪們，不得不以妬羡的眼光來看安鳴雷。除了這艘最快最神妙的快艇以外，還有艇上的一群潛水夫，以及在快艇流線型的結構尾部繫放的一架摺翼式雙座水上飛機，更構成了安鳴雷在巴哈馬上流社會中人人趨迎的貴客。到了適當的時期，在宴會上，在雞尾酒會上，或是在海邊街的酒巴間裡，由安鳴雷自己，或是由他的部下，假裝做不小心而露出口風似地，把一項「秘密」洩漏了，這一項「秘密」就是說，安鳴雷他他們來到巴哈馬，是從事一項極為重要的海上撈寶，安鳴雷執有一份海盜地圖，指示着當年一艘西班牙大帆船，沉沒在一大片深厚的珊瑚礁裡，這艘大帆船的地位已經被安鳴雷找到了。只等待海上氣候宜和，跟安鳴雷合作的股東們，就要由歐洲到巴哈馬來，尋寶的工作就要開始。果然，在兩天前，這些合作的股東們，由歐洲經百慕達群島，紐約，或是邁阿密……紛紛集中到納騷來了。他們一共十九人。這些人看起來，個個都是工作勤奮的商界人物，他們似乎都是以愉快的心情，到這兒來看看是否那艘沉船裡確有西班牙古金幣。要是沒有的話，他們乾脆就當是在這兒作兩星期的休假一樣，也不虛此行。他們到來之後，就有一夜，全體股東在

佛蘭特號快艇上，像岸上人們都認爲那是理所當然的那樣，開出海外，去沉船地點做一番巡察了。

人們聽見那快艇的聲音消失在巴哈馬南方海面上。這個航向也是大家所認爲正確的，因爲在南巴哈馬一帶，人們一向認爲最可能的撈寶地點，就在那個方向。人們認爲，通過那兒的克盧給島、馬雅瓜那水道、以及開科斯水道，都是當年西班牙運金船躲避海盜跟英法艦隊的地點。人們相信：在那一帶海底，有一六六八年沉沒的波多柏多羅號，船上載有一百萬磅的金磚。有一六九四年沉沒的聖達哥羅號，載的黃金在二百萬磅以上。有一七一九年沉沒的愛爾船長號，以及聖彼特魯號，各載有一百五十萬磅黃金。

每年，前來獵寶的船隻，都是朝南巴哈馬群島開出去。不過，究竟有沒有人眞的發現黃金，發現有多少，沒有人猜想得出來。但是，在納騷的人們都知道，有兩個納騷商人，的確在一九五○年發現了七十二磅的銀條。他們把銀條獻給納騷繁榮發展委員會，陳列在委員會展覽室裡長期供人觀覽。所以，巴哈馬人都相信這一帶確是獵寶的樂園。當佛蘭特號的馬達聲在南方海面隱沒之際，岸上人們彼此點頭，確定了先前那些傳聞——佛蘭特號是去尋寶無疑。

可是，當佛蘭特號駛離納騷相當遠之後，乘着月亮尚未東升之際，熄滅艇上所有燈火，轉了一個大彎，向西急駛，指向與飛機會合的秘密地點，也就是現在在安嗚雷命令之下，艇長開艇起航要駛離現場的地點。這地點離納騷是兩小時航程，實際距離當在兩百哩左右。不過，在天明之

際，納騷人們將又要聽到佛蘭特號引擎活力充沛的呼聲了，那時這艘快艇自然是由僞裝的南方航線回來。

現在，佛蘭特號快艇正由墜機現場駛開。安嗚雷又俯身在海圖上。這條航路他們已經走過好幾次了，而且包括了各種氣候的航行。如今，事情的進行眞是沒有什麼大問題了。不過，由於第一步驟跟第二步驟都那麼順利，這第三步驟他們更要加倍小心。第三步驟的目標區就在航路前頭五十浬遠，那只是一個鐘頭的航程。安嗚雷告訴艦長保持現狀繼續前進，他自己下了駕駛艙到無線電室去。十一時十五分快到了。又正是與第二號連絡的時間。

所謂第三步驟的目標區，實際上只是一個名叫狗礁的小島嶼。這個小島面積總共不及兩個網球場那麼大，它是由一大堆死珊瑚跟烏賊卵殼所構成的，上面長了一些雜亂的棕櫚樹，這些棕櫚樹僅僅靠着有鹹味的雨水積穴而生活。這塊狗礁是屬於航行上的險礁一類的東西，縱使是小小漁船都要遠而避之。在白天，向東可以看到亞德羅島，但在晚上，它安全得有如世外桃源。

佛蘭特號有如貼水飛梭，向狗礁島遠遠疾駛而來。到了將近，速度減低，底下滑板失却浮力潛入水中，艇身也就低了下來。緩緩駛進一條大約一錨鍊之長（六百呎）的岩石中間。由於佛蘭特號的到來，這兒泛起了一陣小小波濤，撞激着岩石，但只一會兒，小波濤就安靜了下來。錨鍊靜靜地滑了下去，大約放了四十呎，就釘住了錨身。在底艙裡，安嗚雷跟四個潛水人在等候着水下艙門的開啓。

這五個人都是潛水裝備。安鳴雷還帶了一支强力的水底手電筒。其餘四個人每兩人做一組，用一條大網帶彼此緊着。他們都坐在艙口邊框上，穿着蛙掌鞋的脚在懸空幌着，待艙底打開，海水湧進，他們就會浮起來。繫住兩人的大網帶中間，各綁着一隻有灰色橡皮封套包住的長達六呎的圓椎形物體。

艙底水蓋打開了，海水狂湧而入，淹沒了這五個人，於是他們由邊框上滑下去，安鳴雷爲首，其餘兩組跟隨在後面，拉開了預定的距離浮在水裡。

安鳴雷先不打開電筒，這時不但是不必要，而且還會使魚兒們眼花繚亂因而大起騷動。如果更不幸地引來了鯊魚或梭魚，雖然安鳴雷對於這種事，早就跟他們幾個工作人員，保證過不至有什麼大危險；但他們可能還會嚇得失魂落魄。

由於月光的照射，海底有如撒着一片薄霧。他們在薄霧裡游泳前進。起先只是一片乳灰色，四面空洞無物。接着狗礁島的珊瑚礁座架漸漸向他們伸近。扇形的珊瑚骨，像月光底下穿着白色壽衣的僵屍，輕輕地搖曳着，似乎在向他們招手。

那些礁叢又像八陣圖一樣在散佈着，使人感到迷惘。就是爲了這些東西會使這一群人感到無經驗的恐懼，也就是由於這些原因，安鳴雷才決定自己領導他們去存放這兩顆原子彈。先前，他們到飛機裡去取這兩顆原子彈的時候，在海裡有大探照燈做眼睛，而飛機的沉落地點又是他們所親眼目擊的，所以工作起來十分方便。現在情形可不一樣，狗礁下面的情形大部份對他們仍是

陌生的。這灰茫茫一片的世界，需要對這種情況有過千百次經驗的人才有把握。這自然得由自幼在水裡生活的安鳴雷來領頭了。安鳴雷自己也必需確切知道，這兩顆原子彈究竟存放在何處。以備一旦情況不佳時，他也許得自己再來撈取這兩顆東西。

狗礁在水下的部位，由於潮汐海浪的侵蝕，變得十分細削，這就有點像香菰的菰柄那樣。就在菰傘下面，有一處有一條大裂隙，那是珊瑚礁莖部的暗色傷口。安鳴雷就向這個裂隙前進。等到游近，他亮了電筒。黃色的光芒，照出了菰傘下面的一片珊瑚社會居民：灰色的海蟺，陰森森的黑色脊背的烏賊，亂叢叢變動不定的海藻，伸着又黃又綠的觸角的怪物，蝴蝶魚跟天使魚像飛蛾一樣在穿來穿去，此外還有海鼠、海毛蟲、以及黑色綠色的膠狀的海生物。

安鳴雷垂下了脚，把自己穩定站着，環顧了一下周圍，把手電筒照着，讓那四個人也獲得了立脚點。休息了一下，又招呼他們繼續游進那大裂隙裡去。這裂隙實際上是長達十碼的洞窟。安鳴雷帶着他們一個一個地游進洞裡去。小洞通到上面，是一間比較寬濶的在水面以上的小室，這一定曾經被人利用作過存寳處所的。小室上頂又有一條裂縫直通上去，像是通空氣的氣窗。不過，看起來却不是被風吹到這孤島上的漁人想探井取水而開的洞孔。小室現時在水面以上的部位，已經由安鳴雷的部下預先在那兒鑿了個壁凹，作爲放置原子彈的壁櫥。另外還裝了幾條鐵柵跟皮帶牢固在壁上，以備綁住原子彈，不會被任何惡風浪冲失。現在，這兩組人，一前一後，把橡皮套住的原子彈竭力抬起，擱進鐵柵裡去，然後把皮帶一一扣緊。安鳴雷細心驗查一番之後，表示

滿意。原子彈就這樣貯存在這個水底秘密倉庫裡，一旦需要，他就可以前來取用。同時，這些包圍的石岩將隔離了放射線的外洩。回到納騷之後，他的部下身上以及快艇上，都將加以洗滌，因此無人能偵察出有放射線的作用。

五個人鎮靜地向快艇游回去，由底艙下面的水口進入艇內。由於引擎的加速，坐在水裡的佛蘭特號又漸漸由海面升起，像一隻出水白鷗就要飛向青天那樣，向回家之途浮掠而去。

安嗚雷剝去潛水裝備，在腰間圍了一條圍巾，就跑進無線電室。預定於午夜十二時十五分應做的一次連絡已經誤過了，現在正是一時十五分的一次連絡，要再誤了這一次，就得等到早上七時十五分再連絡了。

當無線電人員正在尋覓週波的時候，安嗚雷心裡在想着：這時史泰洛一定正坐在那兒，可能形容有點憔悴，鬍子也沒刮。他旁邊可能放着一杯咖啡，這大約是一連串咖啡裡的最後一杯了。安嗚雷似乎可以聞得到那咖啡的香味。聽完了無線電話之後，史泰洛就可以坐上計程車到他的別墅裡去洗土耳其浴了。當一身緊張消失之後，他終將上床睡了一個大覺。

「第一號報告。」

「第二號在聽着。」

「第三步驟完畢，第三步驟完畢，全部成功。時間是午夜一時。報告完畢。」

「我很高興。」

放下了耳機，安嗚雷才想到了他自己。「好極了。現在我是成功了。回程也已只剩下四分之三。世界上沒有人可以阻止我們的成功了，除非他媽的見了鬼！」

安嗚雷回到自己的艙間，舒舒服服地調製他最喜歡的櫻桃薄荷酒。他把薄荷酒一口喝乾，然後吃了那顆櫻桃。但他似乎還不滿足，繼續由小缸裡再取出一顆櫻桃，往嘴裡一扔，這才又回到駕駛室上來。

十　濃情蜜意

巴哈馬群島是英國殖民地，首府叫做納騷。

納騷市的巴力門街是一條坡度很陡的街道。一輛雙人式小轎車從上面疾駛下來，正要轉入海灣街。冷不防橫巷裡衝出一輛馬車來。小轎車由馬鼻尖一掠而過，把那隻老馬嚇了一大跳，猛然一昂首，驚嘶一聲，老車夫連忙勒住。那小轎車也在行人道邊停住，車裡跳下來一個妙齡女郎。但她臉上並不會帶有抱歉的神色。

「妳差點兒把我老伴的鼻子給磨扁了，小姐！」馬車也在小轎車旁邊停下：「妳開車該稍慢一點啊！」老車夫嚷着。

這妙齡女郎很生氣，似乎她從來不會被人這麼指責過。

「你最好也別這麼閉着眼橫衝直撞，這兒是馬路可不是大操場！由巷子裡轉出來你怎能看也不看？」

那個黑人老車夫張口結舌，沒料到這女郎的口鋒竟這麼銳利，更沒料到她竟長得這麼漂亮。於是乎自己打起圓場：「好了，好了，小姐！算我不對，算我不對，好不好？」說着鞭子一揚，馬車動了。但他仍然囘過頭來直瞧住那女郎：「眞是個俏娘子！」

在二十碼遠處，英國情報員龐德把這一切都看在眼裡。他對這女郎，有跟老車夫同樣的觀感：美艷驚人，而又詞鋒銳利。然而，龐德比老車夫知道得更多一點，他知道這女郎是誰，而且他就要在這女郎身上下一點功夫。

女郎看見馬車已經拉走，就囘身走向路旁那間賣香煙的舖子，跟那櫃臺上的店員談起來。「不，我告訴過你，我不喜歡那海軍牌香煙。」女郎說：「我跟你講過我要的是一種使人吸了就要吐的香煙，因爲我想由吸煙來戒煙。你看看貨架上是不是有這麼一種香煙。」

納騷商人時常會碰到發神經的遊客，他們的店員更是從不跟客人鬬嘴。這時，那店員唯唯諾諾，轉身去貨架上作無目的的巡禮。

「這不是戒香烟的好辦法！」在女郎的背後響起了龐德的聲音。

女郎囘頭嚴厲地瞧着龐德：「你是誰？」

「在下龐德。是世界上的戒烟權威，因爲我戒過無數次的烟。妳今天碰到我這戒烟專家，

可眞是幸運極了！」

女郎朝龐德上下直瞧。在納騷，沒有見過這個人，分明是個新來者。納騷的天氣如此狂熱，而這人仍然一身衣冠楚楚，而且神態冷靜而又清明，一看似乎就有些好感。於是她的心理防衛解除了。「噢？有這麼一囘事？你不妨告訴我，你的戒烟秘訣。」

「戒烟的唯一秘訣，就是把烟戒掉。猶豫，戀棧不捨，妳是戒不掉烟的。否則，妳寧可改抽一種比較溫和的香烟。」龐德下命令似地向店員說：「拿一包有濾嘴的公爵牌香烟來！」龐德接過就交給女郎：「試試看。這是在下一點不成敬意的見面禮。」

「喲！但，但是我，我怎能……呃，我是說………。」

然而龐德已經付了錢，又爲自己買了一包白錫包。這時街上驕陽似火，正是盛暑淩人。龐德說：「我這個人有個毛病，一談起了烟就想起了酒，但願妳是一件一件的戒，並不是烟酒同時都要戒的。」

「這不會太冒昧嗎？龐……呃………龐德先生！」女郎不自覺地熱情流露着：「要是你一定要喝酒，咱們出城去罷！這兒太熱。你知道蒙太奇要塞過去的那個華孚碼頭嗎？」女郎迅速地朝街頭街尾看了一看：「那個地方可不壞。走，坐我的車子去。當心汽車外殼，它正被太陽晒得滾熱，可能會燙得你發泡呢！」

發泡有什麼關係？縱使熱得連衣服都燒起來，龐德也不在乎。事情進行得太順利了。這是他

到達納騷的頭一天，想不到一下釣竿便釣來了正是他所要的魚兒。

女郎專心地在開車，龐德故意側身坐着，以便欣賞這個天生尤物。他首先看清楚的是她頭上戴的那頂濶邊草帽，帽上圈了一條藍絲帽帶，帽帶上用金色的字寫着：「快艇，佛蘭特號。」她身上是灰白條子絲襯衫，底下奶色褲子。一身肌膚雪白裡透着日晒的丹紅。手指上沒有任何指環，左手腕帶了一隻方形黑面的男用金錶。

龐德所知道的，實際上還不止於此。今天早上，他已經研究過了入境檢查處的旅客表格。這女郎名叫魏黛莉，在義大利出生，芳齡二十九。職業欄填的是「演員」。六個月之前，隨一艘叫做「佛蘭特」號的遊艇來到此間。事實上，她是這艘遊艇主人的女伴。遊艇主人有個義大利的姓名叫做安鳴雷。入境檢查處處長比德門跟警察局長夏寧，把魏黛莉比作義大利的妓女，龐德就有些不信；現在看起來，她雖然羨慕虛榮，而且行為也有點野，但却不眞的是妓女一類的人物。她可能跟男人們睡過，不過，顯然是要在她的選擇條件之下，不是在男人們的選擇條件之下。依龐德的判斷，整個說來，這女人是屬于意志强，脾氣大，而反應强烈的一類。她像一隻阿拉伯名駒，只許善於駕駛的騎士乘用。她會在一陣折服之後成爲你的奴隸，但如果你不能折服她，你就要爲她所鄙棄。龐德認爲在「公務」上他必需嘗試一下。喔！可惜得很！爲什麼一定要在「公務」上碰見她呢？如果這一趟不是爲着「公務」，豈不是更好嗎？

車子已經駛出市區，沿海岸在奔馳着了。黛莉一本正經地只管開車，沒有跟龐德交談過一句

話。

海岸外一片水天相連，白浪朶朶。這就是巴哈馬！這就是北起美國佛羅里達東南，南至古巴之北，一連串五百哩綿連島嶼的總稱——巴哈馬群島。三百年前，曾是大西洋上的群盜淵藪。今日則成爲觀光客的浪漫史與神話中心。

車子左彎右轉，由好馬路開到了沙礫徑。終於開到了一座像倉座一樣的石墻廢墟前面。就在廢墟墻基上，搭有一座房子，外面是粉紅色的板壁，白色的門窗。大門口掛了一隻木板市招，那是畫着一隻火藥桶，桶上有隻骷髏頭，交叉着兩條大骨骼。黛莉停了車，兩人進門繞過餐間，到屋後有遮陽的大石坪上。這裡實際上就是一片廢碼頭。二人找了個座位，一身湯漬的侍者過來問要點什麼。龐德看了一下手錶，對黛莉說：「正好是中午了。妳要喝點什麼酒？濃一點的還是淡一點的？」女郎說：「淡一點的。給一份勃洛蒂調合酒好了。」

龐德說：「爲什麼不喝濃一點的呢？我要一杯伏特加，跟一碟辣菜。」

侍者頷首走了。

「伏特加對我可太辣。」女郎黛莉說着，用脚把附近一張椅子鈎了過來，兩腿平擱在椅上。但仍覺得不舒服，就把凉鞋脫掉。然後往椅背一靠：「你是幾時來的？我以前沒看見過你。」

「我是今早由紐約剛到。想在這兒置些產業，房子或土地。現在看起似乎來得正是時候，最近到這兒來的富豪們很多，價格原是不會平靜的。現在他們都要走了，妳在這兒很久了嗎？」

「差不多有六個月了。我是乘佛藍特號快艇來的。你可能見過那艘大型遊艇，你在機場降落時正由佛藍特頭上飛過呢？」

「妳是說長長的流線型的那艘嗎？那就是妳的船？眞美極了！」

「是我親戚的船。」

「妳就住在船上的麼？」

「哦，不！我們在岸上還有一幢房子。要不我們就非住在船上不可了。房子是在波密拉海灘，也就是在佛藍特號抛錨的附近，房子產權是屬於一個英國人的，聽說他要把它賣掉，房子很美，地點也極安靜。」

「哦？這簡直就是我想要的房子哪！」

「我們再住一個禮拜就要走了，你要買可以就去進行！」

「妳不多住些時候嗎？」龐德瞧着黛莉的眼睛：「眞遺憾！我眞想………」

侍者把酒菜端來了，黛莉把自己的調合酒調好，喝了一半，掏出公爵香煙，用龐德的打火機點了一支，深深地吸了一口，吐出長長的煙縷：「不壞，至少它還像是香煙。你爲什麼說你是戒煙專家呢？你結過婚了嗎？」

龐德覺得戒煙問題現在可以束之高閣了，於是只回答她下一半問題：「還沒結婚。妳的英文爲什麼會說得這麼好？妳的口音聽起來是義大利人不是英國人。」

「我是義大利人，我叫魏黛莉。長大以後到英國讀書，後來改學演劇，演英國戲，你知道？這是我父母的主意，他們認爲女孩子學演劇是頂好的。不幸在一次火車失事裡我父母都死了，我回到義大利自己謀生。我還記得英文，但是………」她毫無痛苦地大笑：「不久我就把英文大部份都給忘了。」

「你這位有遊艇的親戚，」龐德向海水凝視着：「他不照顧妳在義大利的生活嗎？」

「不。」這答案是很簡略的。可是，由於龐德沒有說話，所以，黛莉又接下去：「他實在不是我的親戚，只是一種很接近的朋友，呃，是我的監護人。」

「哦？」

「你可以到遊艇上來找我們。」黛莉覺得應該裝作興奮一點，於是誇耀似地說：「他名叫安鳴雷，你大約已經聽到了他的名字。他到這兒來是爲了要在海裡撈一些什麼寶貝呢！」

「眞的？」現在輪到龐德該表示興奮的時候了：「撈寶？這是多迷人的一件事呀！噢！自然，我得去拜候拜候他。撈的是什麼寶？船上有了些什麼寶嗎？」

「天知道，他秘密得不得了。顯然他是有了什麼海圖之類的東西。但他不允許我看。每次他開船出去探察或是做什麼，都只讓我呆在岸上，不許我一道去。有不少的人對於他這次撈寶投下了資金。這些人聽說都是股東，他們剛剛都到巴哈馬來了。在一個禮拜之內，我想大概一切都會準備就緒，隨時可能啓航離開這兒。」

「那些股東大概都是些什麼樣的人？是不是有些神經緊張呢？有多數獵寶的故事都是這樣的結局：不是已經有人偷偷摸摸地把寶物先撈走不知去向；就是發現那古代運金船包在珊瑚深處根本接近不得。」

「那些股東看起來都還不錯。個個有錢，但都有些呆頭呆腦似的。對於撈寶這件事，他們似乎都很嚴肅。他們整天都跟安鳴雷在一起，我想大概總是在計劃又計劃，商議又商議地，根本沒有看見他們出來走走，或是到海邊游泳曬曬太陽。似乎他們害怕看見太陽。據我所知道的，他們裡邊沒有一個曾經到過熱帶地方。似乎他們都是死板板的典型生意人。也許實際情形並不如此，也許只是我沒有觀察得多些罷了。今夜聽說安鳴雷要在卡西羅邀他們去賭賭玩玩呢。」

「妳整天是怎麼過活呀？」龐德不由關切地問。

「唉！我只是到處鬼混鬼混罷了。替船上買些需要的東西啦，坐着汽車兜兜風啦，到那些主人不在的海邊私人浴場去泡泡啦等等。我頂喜歡潛泳，我有一副潛水工具，有時我跟着遊艇上的艇員一起下水去玩，有時是找那些捕漁的人。他們都潛得很好。」

「咦？我也頂喜歡潛水呢！我的工具都帶來了。看幾時妳帶我去玩玩。」

黛莉看了一下手錶。「我得走了，我的時間到了。」她站了起來：「謝謝你的酒！我怕我不能帶你一道回市區去，我還要上另外的一個地方。你可以請他們給你叫一部計程車來。」她的双脚在尋覓她的涼鞋。

龐德送她到車旁，她上了車，發動了引擎。龐德打算再冒一次險，所以他說：「也許今夜我會到卡西羅賭場找妳，黛莉！」

「隨你便。」她一拉變速桿，又瞧了龐德一眼。心裡自己問自己，實在也希望再見到他。「不過，我千萬拜託你，可別在公開場合叫我黛莉，沒有人這樣叫我的。他們都只叫我梅露，你也只能叫我梅露，知道嗎？」她說完帶笑瞟了一眼。這一瞟倒是帶着十分的濃情蜜意的。於是車輪轉動了，一陣藍烟，絕塵而去。龐德一直瞧着她車子的去向，實際上她仍是向右轉——開進納騷市內去的。

龐德笑了。「一條上了鈎的魚！」他心裡想着，回頭到店裡付了錢，並請他們叫一部計程車來。

十一　奇異照相機

計程車把龐德送到島的另一端，由一條入口車道駛進飛機場。一架泛美航空公司的飛機，將於一時十三分降落，送來一位美國中央情報局人員，他的名字是藍金。龐德希望送來合作的這個人，不會是個輕視英國，蔑視龐德，自高自大，而只圖報效華盛頓的硬派傢伙。同時希望這個人，能夠依照倫敦事先所通知的，帶來了可供野外使用的最新收發兩用無線電機，最新型能在水裡及陸上使用的蓋氏計算器（偵察放射線用的）各一架。

這個機場也是今早龐德降落的同一所在。龐德是今早七點鐘到達這兒的。當時來迎接的是總督府的副官——在保密方面說來，這件事是做得眞外行之極。那位副官帶了龐德住進巴哈馬皇家大旅社。一間古舊形式而裝上新式設備的旅社。吃過早點，沐浴更衣之後，龐德準九時到達總督府，跟警察局局長夏寧，入境檢查處處長比德門，以及副總督欒迪克三人舉行會議。果如龐德所預料，「最速件」與「最機密」發生了最高壓力。他們答應對龐德盡全力協助。不過，有兩個重要原則。那就是：一不能妨碍對這個殖民地的正常統治，二不得擾亂觀光客的安寧。副總督欒迪克說：「龐德勳爵！你知道，我們已經非常謹慎地討論過所有的可能性——我們美國朋友就時常說……呃……我們的頭腦太頑固——嗯，照我們的觀點，我們認爲這件事實在不可能發生在這兒。你想想看，一架四引擎大飛機，怎能存匿在這小小殖民地上呢？夏寧局長，你說對不對？我們這兒唯一的機場，就是納騷的溫莎機場，以外就沒有地方可以降落了。至於要說它是墜海的話，我們也查詢過此地所有外島上的無線電連絡單位，他們的回答都是否定的。在測候臺裡管雷達的人………。」

龐德打斷他的話：「我想問，那個雷達是不是二十四小時有人看守的呢？我想這兒的飛機場白天是很忙的，但晚上就沒有什麼飛機來往。管雷達的人，在晚上是不是就沒有那樣密切地注意着呢？」

一身銀扣跟勳章在閃閃發光的警察局長說：「我想龐德勳爵的話也不無一點道理，長官！機

場警察隊隊長說，當沒有飛機來往的時候，機場裡有許多工作是都比較鬆弛一點的。那測候臺的雷達也是一架比較差勁的東西，它不能放射得很高很遠，這種雷達大概只是船上用的。」

「好了，好了！」副總督不想把雷達問題或是人們工作情緒問題，發掘得太深入：「這的確是有些値得注意的問題。不過，龐德勳爵自己一定會去探查的。現在我們來談一談關於美國國務卿所提出的一個詢問。他希望我們對於最近前來巴哈馬的旅客當中，有什麼嫌疑人物等等提出詳細解釋。我說，檢查處比德門處長！你………」

這位比德門處長是納騷本地人，他愉快地笑笑：「沒有什麼特別可疑的人物，長官！他們仍然都是些觀光旅客啦，商人啦，外出回來的本地人啦，等等。美國國務卿要求我們將已住兩星期的入境人物提出詳細報告，」比德門拍拍他的公文皮包：「我已經把這些人的申請表都帶來了，長官。如果龐德勳爵要想自己過目的話，我就可以提出來。」比德門瞧了龐德一下，又說：「所有大旅社裡都已派了便衣暗中監視。如果有必要的話，我可以命令他們對於某些特定人物提出更詳盡的動態報告。這些人的護照都是經過查核並無異狀，也沒有什麼不法的行爲。顯然這些都不是什麼歹徒之類的人物。」

龐德說：「我可以再問一個問題嗎？」

副總督客氣地點着頭：「當然可以，當然可以！你可以問任何你想問的問題，我們在這兒的人都預備着替你效勞。」

「我要找的，並不是什麼滿身流氓氣的人物。我要的這批人，可能是行動連繫得很好的。他們可能是十來人，二十來人，或是三、四十人。我猜想他們可能是歐洲人。他們也許有一條船或是一架飛機什麼的。他們可能已經到了這兒幾個月，也可能才不過幾天。我想很可能有許多團體利用納騷這地點舉行各種會議的。比如什麼商人會議啦，宗教團體會議啦，旅行協會會議啦，或是天知道的什麼會議。這些人可能在某一間旅館裡佔了好幾個房間，並且連續舉行了相當時間的會議。是不是有過這種類似情形的人物呢？」

「比德門處長，你說呢？」副總督轉問入境檢查處處長。

「嗯，我們當然有很多像這一類的集會。不過，在過去兩禮拜裡，只有道德重整委員會在綠波旅社開過會，還有就是高級糕餅製造商在巴哈馬皇家大旅社也開過會。他們現在都走了。這些都是正正式式的會議，參加的人物也都是很體面的。」

「正像是這一類的會議，比德門處長！」龐德說：「我所要找的人——也就是要設法偷走那架飛機的人，很可能都是盡力裝做很體面的人物的樣子。換句話說，我並不找那些一看就像流氓的人。在我想像中：這些人一定都有很上流很可敬的外表。在島上，現在是不是還有這一類的人物呢？」

「哈哈！」入境檢查處處長快樂地笑了，「還有還有，我們這兒經常還有一批所謂尋寶的人住着。」

副總督譏笑一聲：「可以結束了，比德門處長！不要把問題再扯到這一類人物身上去。否則的話，我們就不曉得要什麼時候才可以談得完了。我眞不相信龐德勳爵願意把腦筋化在這些在海灘浮沉的大富豪身上去。」

警察局長却帶點疑問地說：「不過，長官！他們却是有一條遊艇的，而且遊艇上還眞的也有一架飛機呢！我還聽說最近有一批向這類碰運氣事業投資的人，也就是他們所謂股東，到納騷來了。這批人跟龐德勳爵所講的若合符節。我承認我的想法有點滑稽，因爲我知道那遊艇所有人安鳴雷先生，對我們警界一點也不找麻煩。就連他的船員們，在過去六個月裡，連酗酒事件也都不曾發生過。」

然而，龐德却一點不放鬆這條線索。經他花了早上兩小時的時間，在入境檢查處以及警察總局的登記表裡翻查的結果，他有了個希望。這就是前面說過的，他想到街上去瞧瞧安鳴雷，或是那遊艇上的人員，究竟是什麼樣子。結果却碰上了魏黛莉又名梅露的那個尤物。

現在，現在龐德是到了飛機場，來接那位美國中央情報局的來人了。龐德囑咐計程車在外面等着，他自己走進了旅客休息室，正好擴音器在報告這一班飛機已經降落。他知道通常的海關跟入境處檢查都是很費時間的，所以他就跑到販賣部買了一份紐約時報來看。今天的報紙仍然是以那架復讎式轟炸機失踪做頭條標題。可能紐約時報已經推測到有原子武器的失落。只看那專欄評論，正嚴厲地指責北大西洋公約國對於安全保密方面做得太不夠這一點，就可以知道。龐德正在

聚精會神地看這一段評論的時候，忽然聽見耳邊有人低聲說：「〇〇〇號遇上了〇〇七號了！」

龐德猛一回頭，咦！是李特爾！

這位李特爾，在龐德以往幾樁驚險奇案裡，都是跟龐德一起合作的。這會兒，李特爾微笑着，伸出以鋼鈎做成的右手，鈎住了龐德的胳臂：「別緊張，老朋友！到外面我們再詳談。我的行李已經送出去了，我們走吧！」

龐德說：「眞妙極了！又碰上了你！你知道在這兒的是我嗎？」

「當然知道。中央情報局沒有什麽不知道的！」

在機場大門口，李特爾取到了行李。他們就要走向那部在等候着的計程車，沒注意到左近有一部黑色的福特轎車停着。車旁一個人走過來：「是藍欽先生嗎？我是荷地公司派來的。那一部就是你要的車子。你看怎樣？」

李特爾瞧了福特車一眼：「呵？嗯！就給我那部車子吧！」

「我可以看看你在紐約的駕駛執照麽？……好了。請你……在這兒簽個字……。讓我登記一下你的俱樂部會員證號碼。好了，你可以隨便用你的車子了。你要是離開了納騷，隨便把車子擱在那兒都可以。只要通知我們一聲就行了。祝你假期快樂！」

龐德辭退了計程車，跟李特爾一起坐到這部福特車上來，由龐德開車。當車子開出了機場之後，他們開始談到正題上來。龐德把經過情形，由他被M便送到布萊頓那間療養院去做那無聊的

治療說起，一五一十，詳詳細細地向李特爾報告。當他說到了那天由倫敦總部出來，在車上被襲擊的一段時，李特爾把他截斷：

「那封恐嚇勒索的信，不就是由布萊頓發出來的麽？」

「是呀！」龐德說。

「在我們情報局這邊，他們研究的結果，認爲要在晚上刼機的話，最理想的日子是月亮滿圓之夜。然而，那架飛機實際失踪的那一夜，是在月圓過了五天之後。這樣看起來，我們的假定是：那隻烤火鷄就是寄那封信的人。他是因爲被你烤傷，醫療了五天，才能去投信。自然，這傢伙可能要受到他的上司的處罰的。所以他懷恨你很深，才有後來在汽車上向你開槍這一回事。你說對不對？」

「很可以這樣推斷。」

「那麽，他的被炸身亡，又很可能就是他的老板所下的處罰了。也許在時間安排上竟是如此湊巧：螳螂捕蟬而黃雀在後！」

「哈哈哈！」龐德大笑：「這是滑稽電影上的情節，在現實生活裡，可沒有這種事啊！」

「一架大轟炸機跟兩顆原子彈會被小偷偷走，在現實生活裡也不會有過的啊！可是魔鬼黨就會幹得出來。你我合作的過去許多案子裡，不是有許多也是人們所不能相信的嗎？可別再跟我攪什麽現實生活不現實生活了。」

「憑良心說，」龐德認眞地：「我是不能不佩服你的見解的。我準備今夜跟局長通無線電報時就把你的意見告訴他。蘇格蘭場會去那間療養院做一番檢査的。不過，那紅光幫的小子炸得只剩下了一雙鞋子，偵査起來可也眞有些困難。至於騎摩托車的那傢伙，看起來也是內行家十足，我只怕他們也是逮他不到的。」

到了巴哈馬的皇家大旅社，李特爾經過了一番梳洗，就在陽臺上聽龐德繼續報告今天早晨的遭遇，提早吃過了便餐，龐德把決定在下午跟晚上要做的事告訴李特爾：「頭一個步驟，我想先去拜訪那艘佛蘭特號大遊艇，看看那些人到底是眞的爲了西班牙銀幣呢？還是爲了一萬萬英鎊贖金？去過遊艇之後，我必需打無線電報告進行的情形了。」龐德指了指屋角由李特爾帶來的幾隻箱子：「我已經在警察總局頂上一樓借了兩間房子，我們可以把電臺設在那兒。今夜，安鳴雷他們將在卡西羅集會。我們可以到卡西羅去，看看那些人的面孔是不是有點意思。看遊艇的時候，我們特別要注意艇上有沒有放射線的汚染。你可以把蓋氏計算器拿出來嗎？」

「當然可以。這東西眞是個寶貝。」李特爾走向那一堆行李，找到了他所要的那一隻箱子，打開了鎖。當他向龐德走回來時，手裡有了一隻像「勞萊弗勒」照相機一樣的盒子，外面還有個皮套套着。「來，給我幫個忙！」李特爾脫掉手錶，戴上另一隻極像手錶的東西。把「照相機」掛在肩膀上：「現在你把這些由手錶接出來的電線替我穿過袖管，通到外衣裡面。嗯，對了。現在把這兩隻小插頭穿過外衣口袋的小洞孔，再插進照相機上的兩個小洞孔裡去。弄好了吧？好。

現在一切停當了。」李特爾退後兩步，扮了個姿勢：「照相機掛在肩膀上，手錶戴在手上，這不是頂自然麼？」說着他按了一下照相機皮殼的按紐，照相機打開了：「瞧見了嗎？鏡頭等等一切俱全。要是必需裝作拍照的舉動的話，這裡也有快門按紐，一樣可以按一下，一點不露破綻。可是秘密機關是在後面。這兒是個金屬活瓣，電子綫路，以及隱存的乾電池。現在，請你看看我這手錶。這也是完完整整的手錶。」李特爾把手抬到龐德的眼前：「跟普通手錶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它內部眞正屬於鐘錶機械的部份佔地位很小，而它的長形秒針却正是指示放射綫含量的指示針。這些由袖子穿過的電線，是把照相機上所感受的放射線，用電能作後放大，輸送到這手錶上來的。好了，我現在試驗給你看。你手上戴的這隻手錶是隻夜光錶，對嗎？所謂夜光錶，就是在錶面的時分上塗了磷質，而這些磷質的東西就有不少放射線的。不過，在試驗之先，我們先得看看周圍環境的放射作用有多少基本度。我們知道，任何東西都有或多或少的放射線的。現在我繞室一週，看！我走到浴室附近，放射表度指示得比較高一點。這就是說，金屬性的東西有較多的放射能。現在我瞭解了我周圍的基本放射性到底是達到怎樣的程度了。看哪，現在我慢慢向你走近，我的照相機離你的手錶只有幾寸了。看見了沒有？我手錶上的秒針不是在急跳麼？把你的手移遠一點看看，它就不那麼激動，是不是？你大概不大注意到，我們美國的原子能委員會，曾有一天，大聲呼籲，嚇得鐘錶商趕緊把夜光錶收存起來不敢出賣。你對這事有點印象麼？這就是原子能委員會認爲夜光錶的放射綫，長久對用錶人放射之後，會發生損害的緣故。」李特爾撫摸

着那方匣式照相機：「這裡邊存的蓋氏計算器是特別構造的。大多數的蓋氏計算器在探出放射線時都會喀喀發聲的，將來如果有一天，你對於找鈾礦發生興趣的話————這些東西現在正是個熱門生意————你可以買一架蓋氏計算器，戴上耳機，就可以知道地下有沒有鈾礦了。我們現在的工作，不需要那麽敏感的蓋氏計算器。但你可別看這麽個小東西。一旦我們走近原子彈，秒針就要打到最高表度啦！現在你一切清楚了嗎？好，走吧！讓我們去替那艘快艇診診脈吧！」

十二　明探虎穴

龐德跟李特爾，以每小時二十元美金的代價，雇了一艘小摩托船。由港邊出發，經過銀灣、長灣、勃模島，駛過鄧祿普岬。這兒離港口有五里多，濱海一帶有不少別墅一類的建築。船夫說這兒地價值四百英磅一尺。過了老彿岬，就望見那艘雪白艙房與深藍船身的大型快艇了。有兩條錨鍊釘在海水裡，李特爾低吹了一聲口哨：「兄弟！這眞像樣啊！我起碼得弄一艘跟這一模一樣的模型，放在浴缸裡玩玩！」

龐德在旁解釋着：「這是義大利墨西拿著名的樂德列造船廠造的。船殼底下有水翼，速度快到某一程度的時候，整條船就等於飛出水面在滑行。警察局長說，它在靜水裡每小時能走到五十海里。當然，它在近海航行是最適當的。如果把它設計成海口輪渡，它起碼可以載上一百人。這

一艘大約也可以載四十餘人，其餘的空間是被船主房艙以及引行李艙所佔據。做這樣的一艘船，至少得二、三十萬英鎊呢！」

船夫插嘴說：「我聽海邊街的人們說，這隻大艇子過幾天就要出海去撈寶了。出錢的人已經到齊了，他們會經花了一整夜時間到沉船的地點去做最後的察勘。據說就在愛斯休馬水道。要不，就是瓦特凌島。你們大概也曉得，那是哥倫布在大西洋這兒頭一個上岸的地點，那是一四九〇年左右。但是，他們撈寶的地點也許會在勒格島，或是再遠一點的克洛島。總說一句，他們是向南走的。我自個兒就聽見這艘船一開出去朝那個方向走的聲音，我一直聽到馬達聲音聽不見才罷。但我要說，他們走的方向是東南偏東。」船夫手往那邊一指：「一定是有一大批的寶好撈。要不，他們不會置了這麽貴的一隻船，還投了那麽多的本錢下去。每一次當這隻船靠上加油碼頭加油，就得花上五百鎊呢！」

龐德小心地問：「你說他們最後一次去踏勘到底是那一夜呀？」

「就是加滿了油的那一夜。也就是三天前。六點鐘天黑的時候啓航。」

大快艇右舷的幾隻船窗裡，似乎都有人在偷偷注視着龐德這艘摩托船的來臨。一個水手正在大快艇最上一層，橢圓形的駕駛室外面，擦亮那黃銅的裝飾。瞧見龐德將要駛近，這位水手便開門走進駕駛室，朝着一隻話筒口說些什麽。於是一個穿白色長褲跟方格子襯衫的高個子在甲板上出現，用雙筒望遠鏡在瞧着。然後對那水手喊着什麽，那水手就由駕駛室走出來，站在通下右舷

的扶梯頂上，當龐德的小摩托船將要向大快艇靠近的時候，這個水手用雙手做個傳聲筒喊下來：

「你們有什麼事嗎？你們事先有約定會見的嗎？」

龐德也高聲喊過去：「我是龐德，詹姆士龐德。是由紐約來的。我帶了我的律師一道，想跟你們船主談談關於波密拉的屋子的事。安鳴雷先生在嗎？」

「請你等一等。」水手由舷邊消失了。一會兒伴着那白褲的高個子一同出現。由於靠得很近的關係，龐德立刻認得這個高個子在警察局登記的是什麼姓名。高個子愉快地朝下喊着：「請上船來！請上船來！」一面示意那水手下去幫忙把摩托船拉住。龐德跟李德爾便由繩梯爬上了大快艇。

高個子伸出一隻大手：「我是安鳴雷。閣下是龐德先生嗎？這位是……」

「他是藍欽先生，是我由紐約請來的律師。我本籍是英國，但在美國有一點財產。」他跟藍欽都與安鳴雷握了握手：「我來打擾你，覺得很不安，安鳴雷先生！我想談一談的是關於在波密拉的那間屋子的事情。聽說你是向布萊士先生租的，是嗎。」

「呀！是的。」安鳴雷高興地說：「請到我房艙裡來坐坐，我很抱歉，沒有穿着整齊衣服來迎接你們二位。」他的兩手在肋旁撫摸着：「我的訪客經常都是事先跟我們以船岸無線電連絡好才來的。不過，如果你們二位能夠原諒我這麼不禮貌的話……」他沒有再說下去，把手一讓，帶着他們穿過一個低低的艙口，下了幾級鋁板臺階，走進了會議廳大艙，橡皮鑲邊的艙門在他們背後隨手關上。

這是一間優美的大艙間，艙壁都用桃花心木做嵌板。地下舖着厚厚的深紅色地毯，椅子也都是深藍皮的安樂椅。日光由威尼斯式的百葉窗板空隙裡照射進來，把大艙照得光亮非常。這跟大艙另一頭附連的一個寢艙的昏暗情形，成個鮮明的對比。大艙中放了長桌，長桌的一端，亂七八糟地放着許多文件跟地圖。通往寢艙的門口有個玻璃門的壁櫥，櫥裡放着釣魚具跟一整列的刀槍。有一套黑色橡皮製成的潛水衣，以及潛泳工具，吊掛在寢艙門角，看進去像巫師洞窟裡的一尊骷髏。這大艙裡顯然有冷氣設備，使龐德覺得汗濕的襯衫開始跟背脊脫離了。

「請坐，先生們！」安鳴雷裝作毫不在乎地把桌上地圖文件隨手收拾，都給掩蓋得看不清楚到底是些什麼東西了。「吸烟嗎？」安鳴雷把桌上那隻大銀盒向他們推過來：「兩位喜歡喝些什麼酒呢？」他走向那一隻酒櫃：「冷凍的，不大强烈的，好嗎？潘趣酒，還是杜松子酒？再不然就來一點啤酒？你們在那沒蓬的摩托船上，一定晒得夠慘了。早知道你們要來，我一定放下我們的摩托舢板去接你們。」

龐德跟李特爾都要杜松子酒。龐德說：「我們做了不速之客，覺得很抱歉！安鳴雷先生！不過，我們不知道應該先打什麼電話給你連絡。我們是今早剛剛到達這兒，而且不會在這島上逗留太久。我的目的，只是想在這兒弄些房地產。」

「噢？」安鳴雷拿了酒杯酒瓶回到桌邊，跟他們分別佔據了長桌的各一角。「這個島的確是個好地方，我到這兒來已經有六個月了，我眞想永遠再呆下去。不過，他們開出的價錢是……

。」安鳴雷兩手一攤：「他們不愧是海邊街的海盜。那百些萬富豪們更凶。不過，你們趁這季末到來，倒是够聰明的。一定有一部份業主在懊悔不會在適可的時候放手。現在到了季末，他們總不好意思再獅子大開口了。」

「這正是我的想法。」龐德安閒地點了一支煙：「也是我的律師藍欽先生的忠告。」

「這兒的價格簡直比佛羅里達更狂！」李特爾說：「我實在忠告我的委託人，最好不要動這兒的腦筋。」

「眞是一種賢明的忠告。」安鳴雷說：「不過，你們說是要跟我談些有關波密拉那間屋子的事……。」

「是的，」龐德說：「我聽說你不久就要離開，我恐怕這只是個謠傳吧！你知道這個島上的人是頂喜歡造謠的。不過，我的確喜歡那座屋子。而且，我猜那位英國人屋主布萊士先生如果得到適當的價格，會肯出賣的。我想要求你的，是……」龐德做了個很抱歉的表情，「你能不能讓我們到那兒去仔細地實地參觀一下？你是不大住在那屋子裡的。只要你方便，任何時間我們都可以去。」

「那，呃，當然可以，當然可以。任何時間你們都可以去看看，屋裡沒有別人，只有我的侄女跟幾個僕人。我的侄女也是時常不在家的。你可以先打電話跟她連絡一下。我會先關照她的。那地方實在不錯。」

龐德站起來，李特爾跟着也站起。「眞謝謝你，安鳴雷先生！我們得走了。也許不久我們會在城裡再見。那時，我要請你一道吃飯了。」龐德看了一下週圍，裝作心血來潮似地：「喲！這麽漂亮的一艘遊艇！難怪你不想在岸上住了，這可算是大西洋上獨一無二的海上璇宮啦！我不記得在那兒看過有這樣的一個報道，說在義大利德里雅斯特跟威尼斯之間，也有這麽一艘快艇在航駛着。」

安鳴雷愉快地笑了：「一點不錯！在義大利湖也有這麽一艘。那是做渡船用的，現在南美也有些人要買了。這是在淺海使用最妙的一種設計。它航行的時候，艙底水翼板一發生作用，整個艇身抬起在水面四呎之高。」

「那麽，它的容量一定很有限嘍？」

人類都有一個共同的缺點：那就是沒有人不疼愛，而且喜歡誇耀，他的所有物的。這不單是女人的癖氣如此，男人有的時候更顯得强烈。所以，這時的安鳴雷由於自尊心的被刺踢，帶點憤憤不平的意味說：「不，不！事情是恰恰相反，你可以留步五分鐘麽？我們本來也是很忙的，你大約也聽到了撈寶的事，我們正是爲着它而瞎忙着。不過，我可以暫時把這讓人譏笑的撈寶工作丟在一旁，陪你們二位來參觀一下這艘快艇的內部。別笑我這撈寶迷，我動員了將近四十人住在這艇上，包括投資的股東跟艇上所有的艇員在內。然而，艙內並不因住了四十人而感到擁擠不堪。」安鳴雷打開了另一扇艙門，做了個手勢：「你們喜歡參觀一下麽？」

李特爾裝着不大願意的表情：「龐德先生！你知道，我們要在五點鐘的時候跟寇列斯先生會面呢？」

龐德擺出一付「先別管跟寇列斯約會的事」的樣子，一邊說：「寇列斯先生是個頂好的人。如果我們遲到幾分鐘，我知道他是絕對不會介意的。我是很喜歡看看這艘大遊艇。安鳴雷先生，你的確有空帶我們參觀嗎？不會妨得你的事嗎？」

「不礙事，不礙事，藍欽先生！我想花不了你五分鐘的時間。寇列斯先生也正是我的好朋友，他會瞭解我的。」安鳴雷又伸手一讓：「請吧！請先走吧！」

龐德早就預料到主人會有這麼一個讓客人先走的禮貌。但如果眞的先走，那麼李特爾的偵察工作就要受到妨礙了。所以，龐德趕緊說：「安鳴雷先生！還是你領頭帶路吧！你也可以通知我們什麼時候該低下頭免得碰痛了前額。」

安鳴雷不便推辭，只好先走。

船隻，不論它是怎樣的摩登，它的構造總是大同小異。他們先走過一條甬道，兩旁都是艙房。房門都緊緊閉着。安鳴雷說這些艙房都是有人住的。接着就是兩間公共大浴室，再過去就是廚房。廚房裡有兩個義大利人，穿着白色廚服，似乎對客人很高興。隨着看到了大引擎間，大副跟他的助手，看起來都是德國人。這兩人熱心地解釋着那雙座笛塞爾柴油機的馬力是如何的强大，水翼板的壓水作用是根據什麼個原理——這跟一般參觀船隻的情形都極類似。艇尾的短促空

間裡，是被一架雙座水上飛機所佔據着。飛機髹漆的顏色也是白色與深藍，跟快艇艇身一樣。機翼是可以摺疊的，機頭引擎映着太陽閃閃發光。那艘摩托舢舨，可以乘坐二十個人。用電動起重機放下海或吊收上艇。龐德估計了快艇的排水量以及它由水面至甲板的「乾舷」以後，謹愼地問道：「底艙是怎麼樣的呢？是不是有更多的艙房在下面麼？」

「不，底艙都是做貯存室之類用的。自然油艙也是在下面。養這樣一艘艇子，是很費錢的。我們得裝好幾噸油。它的壓艙問題也是很重要的。當它航行的時候艇首向上翹着，艙裡燃油都往艇後流聚，所以我們不能不用橫隔式的油艙來補救。」安鳴雷解釋得十分純熟而流利，現在由艇尾上來，轉到右舷舷廊。正當他們走過無線電室的時候，龐德說：「你說你有跟海岸連絡的無線電臺，還有對外間發報麼？你這艇上所用的無線電，我想一定是馬可尼式的長短波收發機了。我可以參觀一下嗎？我對無線電很好奇呢？」

安鳴雷有禮貌地回答：「對不起！下次有機會再讓你看吧。我的無線電人員是整日地在收聽氣象報告呢！這會兒更是重要的時候。」

「是的，是的。」

他們爬上了駕駛室。安鳴雷簡單地解釋了一下操縱系統，就帶他們回到甲板上。「這就是佛蘭特，」安鳴雷說：「世界上快最的遊艇！它眞是會飛的飛快艇，我可以跟你保證。我希望你跟藍欽先生那一天有空再來，隨我們出海去做一次短短的遊弋。這幾天是不行的，因爲這幾天我們

太忙了。」他微笑了一下，暗示他在這幾天必需爲撈寶工作而大忙特忙。

「海底撈寶，眞是一件使人興奮的事。你認爲你的成功機會怎樣？成份很高嗎？」

「我們希望能做這樣的推測。」安鳴雷苦笑了一下：「我眞希望我能够跟你們多談一些關於這一方面的事。」他擺擺手作個無可奈何的表情：「但是，眞抱歉！這就像人們所說的，我是被封着嘴巴的。希望你們能瞭解我的苦衷。」

「當然，當然！你是要顧全到那些投資的股東們的。我眞想，要是我也能成爲你的股東之一，那該多好呀！可是，我知道你一定是沒有餘額了。是嗎？」

「唉呀！眞的抱歉得很！我們完全像他們所說的，全部股份都被分派滿額了。如果有你參加我們這一夥，我們眞不知道要多高興呢！」安鳴雷伸出一隻手：「好了，我看見藍欽先生一路不停地看錶。我們可別讓寇列斯先生等候太久了。今天，我能跟你們二位見面，眞是榮幸之至，龐德先生！還有藍欽先生！」

他們兩人照例禮貌一番，然後由梯子爬下，到了在舷旁等候的摩托船上。安鳴雷最後還揮揮手，才消失在通往駕駛室的艙門口。

龐德跟李特爾坐在小摩托船的船尾，離開在駕駛座上駕駛的那個船夫很遠。於是李特爾搖了搖頭低聲說：「沒有原子彈放射線的象徵。引擎間跟無線電室雖然有些微弱的反應，但那是正常的放射背景。一切都正常，眞他媽的一切正常！你看過艇內，覺得怎樣？關於它的構造有些什麼

發現？」

「跟你一樣，一切他媽的正常。安鳴雷就完全像是個撈寶的人，他的一擧一動也正是撈寶人的樣子。艇上的船員並不多，不過，讓我們看到的那幾個，要不是眞正的普通船員，那就一定是出色的演員，表演得萬分逼眞。但是使我懷疑的仍有幾點。頭一點，我看了半天，看不出他們由什麼地方走到底艙去。自然，可能在地毯底下有個可以鑽人的洞孔也說不定。可是，他們要是把原子彈放在底艙的貯存室裡的話，你怎能偵察得出來呢？而且，照我看來，底艙所佔的空間可不少，雖然我是不懂得船舶的構造的。我要透過海關向加油碼頭去查查看，到底佛蘭特號能裝多少油量。其次，使我懷疑的是始終沒看見那些所謂投資的股東。我們上他的船的時候，大約正是下午三時光景。就是午睡，也該起來了。就是還沒有起床，也不至於一共十九個股東個個都懶在床上呀？他們始終躲在船艙裡到底在幹什麼呢？還有一點，不知道你注意到了沒有。安鳴雷是不抽烟的，而艇上也到處都聞不到香烟的味道。將近四十人在艇上，眞的個個都不抽烟嗎？這在有心人看起來，一定會認爲這是因爲他們是一群有訓練的團體，人人服從命令，並不是湊巧剛好四十個人都不抽烟的。眞正的內行家是不抽烟也不喝酒的。我想這眞是有點棘手。你看到了艇上的迪卡導航設備跟聲納裝置嗎？這些都是很貴的東西。當然，大遊艇上裝這些東西並不值得大驚小怪。然而，當安鳴雷帶我們參觀他的駕駛室的時候，我會預料他會驕傲地指點給我們看這兩件東西的。可是，他沒有。表面的東西我們都看得很清楚了，作怪的恐怕就在其餘隱存的艙間，這是他

不讓我們看的。他所講的什麼油啦，橫隔啦，我是疑團一大堆。你說呢？」

「是呀，我也是這麼想法。遊艇上至少有一半地方我們沒看過。不過，同樣地仍是那一句好藉口，他們有許多有關撈寶的秘密不願意給我們參觀。你記得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時候，停在直布羅陀的一些商船，實際上都是義大利蛙人基地，是不是？那些商船，在船舷的吃水線以下，裝有暗門，蛙人由暗門出入，而平時則躲在艙底不露面。安嗚雷是不是也玩這一套把戲呢？」

龐德抬着眼睛看李特爾：「對了，我記得有一艘叫做奧特拉的船，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始終成爲情報單位的懸案之一。」他頓了一頓：「佛蘭特拋下的錨，長達四十呎！他們會不會把原子彈埋存在船底下的沙床上呢？要是那樣的話，你在艇上看你的蓋氏計算器會有作用嗎？」

「那是靠不住的。不過，我還有一隻計算器可以在水底使用。我們可以等到天黑，下水去探看。但是，龐德……」李特爾縐了一下眉頭：「我們是不是太專注於遊艇而忽略了那些人呢？安嗚雷無疑地是個海盜式人物，也是個好色之徒。那些股東跟船員又如何呢？」

「你說得對，我們回頭可以先用急電請我總部對這些人作一番背景調查，晚上就有回信來。」

龐德接着又固執地說：「不過，我還是放不過這艘遊艇。它有那麼大的速度，帶有飛機，還帶有四十個無人知道底細的人物在艇上，這是在這一帶水上很突出的現象。外表看起來似乎沒有什麼，但內心一定有奇妙的故事。就算是我下錯了賭注，也值得冒一下險。你只要站在另一個角度來看看：這些所謂股東，不遲不早，就在飛機失踪的那一天，一齊到來。到了晚上，佛蘭特號就

出海去了。在海外呆了一整晚，到第二天早上才回到這兒來。我們不妨假定，佛蘭特就是要出去跟飛機在某一地區會合，假定收到飛機送到的原子彈，然後帶回來，給暫時埋存在遊艇下面的海底。那麼，這不是都很自然嗎？」

「好吧，就照你的意見，看作同等重要吧！」李特爾聳聳肩：「都麼，以下的步驟怎樣？」

「你去發電訊的時候，我去查加油碼頭。然後我打電話給那遊艇女郎梅露，試試看能不能讓我們去參觀一下那波密拉的屋子。接下去我們再去卡西羅賭場，會一會安嗚雷的同黨。最後……」龐德固執地看了李特爾一眼：「我跟警察總局借個潛水能手做我的指導，帶着你的水底應用的蓋氏計算器，去察看佛蘭特的底部。」

「看在我們老合作的情面上，我一切依你了。不過，你得當心別踩着了海胆或是什麼的。」

回到了旅社，當地總督府派來的送信專差在候着龐德。這人恭敬地行了個禮，遞過去一隻皇室專用的信封。龐德簽了張收條給他，打開信封一看，是英國殖民部發來的電報，由總督親收轉交龐德。翻出來的電文是：「預定一一〇七時通報經查當時記錄並無你等來電（一句）各分站尚無雷霆萬鈞作業消息（一句）貴處情況如何」電末署名有局長核准發電的字樣。

龐德把電報給李特爾，李特爾看了一遍說：「你知道我的感想嗎？我們是被假情報騙了。無事奔波！好吧！我在警察總局等你。晚上我們在什麼地方吃晚飯？菠蘿蜜酒吧好不好？」

十三　夢裡的鯊魚

龐德所計劃的黃昏第一個節目——去察看波密拉屋子，結果竟然告吹了。在電話裡，梅露說今天不方便讓他們來參觀，因爲她的監護人跟一些朋友就要上岸來了。不過，龐德的第二個節目却是可能實現的。安鳴雷等一行晚上一定會去卡西羅賭場。梅露說她會在佛蘭特遊艇上進晚餐，然後隨艇在海上兜一圈，到卡西羅外邊的海面下錨。可是，梅露說她在卡西羅怎能認得龐德呢？她對於記憶人們的面孔這一回事很糟糕，她說龐德是不是可以在衣襟上戴朵花兒或是什麼的。

龐德笑着說這當然可以，而且他對于梅露的印象很深刻，尤其是她那美麗的眼睛使他一刻也不能忘懷。

放下了電話，龐德又想到了海底探船的計劃。由於佛蘭特號今夜將要駛到卡西羅那兒海邊去，那兒是很近港警碼頭的。游泳的路程比較近，而且有港警碼頭的掩護。又由於佛蘭特駛離了它現時拋錨的地點，所以，對於它原拋錨地的海底探查，也就可以放膽去做。不過，龐德立刻發生了個疑問：安鳴雷既然如此不以爲意地把遊艇駛離原錨地，原先所作的原子彈埋存在船下海底的判斷還會成立嗎？不過，也許安鳴雷這個人會有這麼大膽。那麼，現場一定還會有人看守着了。

龐德決定先把這問題擱開，等候探過船底構造之後，再來決定要不要探海底。

坐在自己的房子裡，龐德開始草擬他給局長的無結果的報告。這將是令人沮喪的報告。他是

不是該把現時零零碎碎的綫索提一提呢？還是等到有一點結果時再提的好？根據理想就發出報告，希望能使上級高興的做法，是情報人員中最危險的。龐德可以想像得到，雷霆萬鈞指揮部，現時眞像掉在水裡的人那樣，那怕是一根草都要緊緊抓住的。他們自然是極其渴望着有什麼消息的。萬一目前這裡的綫索不可靠的話，勢將引起很大的危險，個人碰釘子還是餘事。

所以，龐德小心地斟酌了字句，就到箱子裡拿出密碼機，把電文翻成密碼，複校了一遍，然後到警察總局樓上臨時電臺去。李特爾已經坐在無綫電機旁，手接電報鍵板，頸項上的汗珠在滴着。十分鐘之後，李特爾拿下耳機交給龐德，自己拿着一條已經濕透的手帕抹了抹面孔：「起先，太陽黑子干擾着電訊好利害，我不得不撥到緊急波長來使用。我發現守着電臺的却是一隻沸沸——什麼也不懂的傢伙！」李特爾憤然自己去翻查自己的密碼。

龐德很快地在拍發着他的報告。他彷彿看見在倫敦的總部八層樓那間電訊室裡，打字電報機不斷地升出紙頭來，馬上被監收員撕下，蓋上「局長親收，副本抄送〇〇組，並分送檔案室」的戳記，然後另外一個女孩子在走道上急急奔過，分送這些電報抄本。龐德在電文末加上一句話，詢問是否有什麼指示給他，然後才拍出一個署名。李特爾接下去拍發他給中央情報局的報告，龐德下樓去找警察局長。

夏寧局長正在向速記員口述一項命令，看見龐德進來，就揮退了速記員。把烟盒推向龐德，自己也取了一支，笑了笑：「有什麼進展嗎？」

龐德告訴他，安鳴雷這一批人物還找不出什麼線索。雖然上艇拜訪，並使用了蓋氏計算器，還是沒有什麼結果。龐德說他想查查看佛蘭特號的油艙在那兒，體積究竟有多大。夏寧局長拾起電話，找港警所的巡佐孟樂禮，然後用手蓋着了發話器說：「所有船舶裝載燃料，都要經過我們查核的。我們這港灣裡擠滿了大小船隻，萬一有火警是很糟糕的。所以我們必需知道他們裝載燃料的情形，以備情況緊急時才有辦法處理。」夏寧放開了發話器：「孟樂禮巡佐嗎？」接下去他把龐德的要求加以說明。聽完了對方的回報，然後才一聲謝謝放了話機：「佛蘭特號最高可裝五百加侖柴油，六月二號下午，就裝了這滿載的油量。它同時也加了四十加侖的潤滑油與一百加侖的淡水。這些東西都裝在引擎間前頭的船身中部，你還需要其他資料嗎？」

這證明了安鳴雷所講的，橫隔艙跟平衡壓艙等，全是一派胡言。當然，他可能要隱存一些撈寶的秘密工具不願意讓人看見，但一定還有一些別的隱衷需要對人瞞騙。安鳴雷可能是個獵寶的有錢人，但也可能是個很可疑的傢伙。龐德心裡更加決定必需察勘一下船身，不管有什麼麻煩。

於是他把心裡的計劃有限度地向夏寧局長說了。他也說出了今夜佛蘭特號將要移靠的地點。他要求夏寧派個可靠的精通潛水的人員給他指導，富有工作責任感的人，還得借一副裝滿氧氣的潛水氣筒。

夏寧委婉在問龐德這樣做法是否聰明。他說他不知道「非法侵入」在法律上是怎麼規定。可是安鳴雷這一批人看起來是很守規矩的，而且是觀光客中很肯花錢的。安鳴雷本人，跟所有接觸

過的人，都能友善相處。假如警方被牽連進龐德的這種行動，可能蒙受不利的臭名與謠言。

龐德堅決地說：「我很抱歉，局長！我瞭解你的意思，但我不能不冒這一次險。我想，美國國務卿以及英國首相都有權威性的指示給巴哈馬當局，」龐德索性說些更够份量的話：「我可以叫他們這兩位再發個特別指令來。如果你認為有必要的話，半小時之內就可以收到這兩人之中的任何一位特令。」

局長搖搖頭，笑了笑：「勳爵你可不必抬出這麼大的火炮來啊！你會得到你所希望的東西的。我只不過是說明一下，本地可能發生的反應而已。我相信總督也一定向你作過同樣的提醒。我們這兒雖然是個小地方，如果內閣來個强迫式的處理，我們並不十分習慣。不過，如果這種方式時間久了，也許我們會漸漸習慣的。好了，別談這些。我們這兒有你所需要的人員很多，在海難急救隊裡，我們有二十個精練的潛水人員，這是我們經常必需準備的。不時有船隻下錨在沉沒海底的小船身上。當然，偶爾也需要救人。急救隊裡有個名叫桑鐸的隊員，是個好傢伙，經常贏得游泳錦標。我把他派給你，好吧？」

龐德回到旅館，洗了個澡，灌下兩杯威司忌，把自己往床上一扔，覺得眞够累。長途的飛機顚簸，今早到了這酷熱的島嶼上。一開始就是嘮叨不停地說話，奔走，又是說話，又是奔走。今晚還要來個水底冒險。也許，一切都是無益的，可是一睡也許可以把緊張跟疲勞消除掉。漸漸地他進入了睡鄉。在睡鄉裡他遇見了梅露。梅露被一條大鯊魚追逐着，鯊魚張開大口露出耀眼的雪白

牙齒，突然間鯊魚變成了安鳴雷。安鳴雷轉回頭來追龐德，安鳴雷的一雙大手伸過來了，愈來愈近，抓住了龐德的雙肩……但是那兒來的鈴聲？一陣又一陣？

龐德睜開眼睛，急忙去拿電話筒。是李特爾打來的，已經是晚上九點鐘了，龐德急忙起身，到旅館下面的波蘿蜜酒吧去。

李特爾已經佔了一張靠邊角的桌子。他們坐下來，各要了一杯「馬提尼」混合酒。李特爾却被酒杯裡放了太大的橄欖，而把酒的容量佔去一大半，而大起不滿。等到他把侍者叫來，訓斥一頓之後，跟龐德又發了一陣嚕囌。才開始談到正題。

龐德告訴李特爾，查過佛蘭特號的油艙以後，發現安鳴雷說的全是謊話。龐德說：「今夜我一定得下水。你知道魔鬼黨給我們的限期只有幾十小時了。如果我的水下偵察有所發現，我建議明天我們去弄一架小飛機來，在這一帶洋面盡可能都察看一下。那架復雙式轟炸機體積那麼龐大，縱使掉在水裡也看得見。你是不是還帶有飛行執照？」

「帶着，帶着！」李特爾說：「找一架雙座的小飛機，我跟你一同去。如果我們發現了大飛機，那麼我就可以發出訊號了！」

龐德問：「什麼訊號？」

李特爾呷了一口酒：「我告訴你，美國的海、陸、空三軍都已準備全力支持中央情報局。半個中隊的超級軍刀機，正在佛羅里達的本塞哥納待命。這些軍刀機都帶有深水炸彈。還有，我們

最新的核子潛艇魔鬼魚號，本來是要去北極航行的，現在也準備一旦需要就可以開來幫忙。這一個雄壯的陣勢，只待巴哈馬皇家大旅社二〇一號房間裡的司令官李特爾一聲令下，就要蜂湧而來，你說多壯觀！」

龐德聳聳肩：「看起來，貴國總統比納騷這兒的芝蔴官兒可認眞得多了。我想大概你們的參謀總長，已經跟我們的國防大臣，把這案子作過了衡量。好在這堂堂之陣的大軍是在海上，萬一第一顆原子彈是以納騷做目標的話，他們不至於受到大損害。喂，我想起來了，照貴國國民的看法，這兩顆原子彈可能以什麼地方做目標？我國只有一個跟貴國聯合的飛彈基地，在大巴哈馬東端的西北岬，離這兒北向大約有一百五十哩。顯然，這地區的價值必定是屬於一萬萬英鎊的。」

「他們告訴我，第一個目標最可能是甘廼迪角以及本勒哥納海軍基地。如果魔鬼黨一定要選擇這一類地區的話，第二顆原子彈就可能是邁阿密或塔姆巴。但照魔鬼黨所說的『屬於西方強國的財產』看來，又好像不是指什麼基地而言。如非洲剛果的鈾礦就很值錢。但如果他們眞的要看中火箭基地的話，甘廼廸角跟大巴哈馬一帶很有中選的希望。不過，我有一件事不大瞭解。如果魔鬼黨眞的拿到了原子彈，他們會用什麼辦法運到目標區去爆炸呢？」

「一般潛水艇可以勝任。他們只要把一顆原子彈裝在魚雷發射管裡，射到海邊附近就行。或者放在小型救生艇裡向岸邊漂也可以。自然，他們由那架大飛機上，同時發現了原子彈的引發裝置以及零件之後，原子彈在他們的手裡可以有辦法使其爆炸，是沒有問題的。他們必定懂得裝上

延期信管，那麼，原子彈就能在他們離開現場一百哩之後開始爆炸。」龐德不在意地加上一句：「自然，他們必需有一位原子專家，知道怎樣運用這種武器。不過，在運送方面，佛蘭特號是可以擔當得了的。它可以乘着午夜，把原子彈往大巴哈馬一帶一放，然後在次早早餐時分，又回到波密拉屋子附近海面錠泊。」龐德笑笑：「你看，怎麼樣？我們談談就把整個故事給湊成完整的一篇了。」

「還談不上，」李特爾直截了當地說：「你要使我血壓提高，起碼還要編造得更神奇一點。好吧，我想我們得叫些東西來吃，然後到卡西羅賭場去看看安鳴雷先生了！」

十四　你是魔鬼黨

納騷的卡西羅大賭場，是在世界各地的英國領土上，唯一合法設立的賭場。這個賭場怎能在公共福利法之下得到許可設立，沒人知道。它是租給加拿大的賭博業聯合組織去經營的。每年冬季的興旺時期，估計營利可有十萬英鎊。賭場裡的賭具有輪盤，有撲克。輪盤是有兩個零而不是只有一個零的，這使賭場的收入比歐洲的三·六增加到可觀的五·四。

打撲克牌分做兩種賭法。一種是打二十一點的，賭場抽了百分之六到百分之七。另一種是打「貝克拉」（王牌賭法之一），這只有一桌。賭場抽百分之五。這間卡西羅是在海邊街西段的一

間像精美住宅似的屋子裡，經營者把它弄得像一間夜總會。除賭場之外，還有舞廳跟餐室，有一支三人樂隊，在固定時間裡演奏。此外還有一個供人休息的酒吧。由於場所優美，經營恰當，利潤雖然取得厚些，人們也認爲是應該的。

總督府早給龐德跟李特爾各弄到一張業餘會員證。於是，龐德跟李特爾在卡西羅酒吧間喝過咖啡跟威士忌蘇打之後，便分別走開，各人進行自己的工作。

安鳴雷正在賭「貝克拉」。在他的面前堆着一大疊百元的籌碼以及不少的千元「餅乾」。梅露坐在安鳴雷手後邊看打牌，一邊不停地抽烟。龐德先站在比較遠的邊角觀察賭局的進行。安鳴雷賭得很大，盡可能地殺牌而讓他自己站莊。他不斷地贏錢，但態度却非常的好。人們有的跟他開玩笑，有的恭維他牌術妙。看人們愉快的樣子，可知他在這賭場裡有是很人緣的。梅露穿的衣服胸口開得很低，項上掛一條細細的鍊子，繫着一塊大大的鑽石。她的面容寂寥，還帶點不高興的樣子。坐在安鳴雷右手的是個女賭客，她跟安鳴雷殺了三次，結果都是輸的，終於她起立離位不賭了。龐德敏捷地走過去，一屁股朝那空位就坐下來。這是一個八百元的莊家，這一大筆錢是由於安鳴雷在每一牌的同盟裡所抽收的。

當莊家挨過第三次殺牌之後，情形就非常有望。因爲這時候往往就是站莊。龐德對於這種牌法也是精得很。不過，當他記起了身上的錢一共才有一百元的時候，心裡不免難過。幸虧每位賭客早已震懾於安鳴雷的手氣，所以龐德的膽子反而壯了起來。他對自己說：好運總是給予老手的

人的，於是喊一聲：「殺牌。」

「喲！原來是我的好朋友龐德先生呀！」安鳴雷伸手待握，一邊說：「好極了！現在有豪客到來了，可能我要下莊呢！英國人最擅長於在火車廂打撲克。喔！慢着！」安鳴雷可愛地笑了一笑：「我要是不免一輸，我寧願輸給我們的龐德先生啊！」

安鳴雷的巨手輕輕拍一拍牌盒，把撲克牌彈出少許，然後沿着桌面絨布推向龐德。同時自己取了一張，也分給各人一張。龐德抓起這頭一張牌，翻轉來往桌上輕輕一摔，是一張方塊九。他斜睨了安鳴雷一眼說：「這是個好的開始，所以我也要攤開第二張牌。」他謹愼地把第二張牌也往桌上一扔，這張牌在空中一個翻身，落在方塊九的旁邊，是黑桃十。除非安鳴雷的兩張牌加起來是九或是十九，龐德就要贏了。

安鳴雷縱聲大笑。可是笑聲的邊緣帶點乾澀。他嚷着：「你眞的要我試一試？」說着把自己的兩張牌也翻在桌上，那是一張紅心八，一張梅花的王牌。安鳴雷以一點之差輸了。這兩個人都表演得極爲出色，只是一個比另一個更神秘一些。所以，輸的一個也輸得夠慘。安鳴雷仍是大笑：「總得有人要低頭的。」他大聲地向全桌說：「我有什麼話好說呢？英國人要什麼牌就會由牌盒裡抽出什麼牌來的！」

賭場管事把贏家應得的籌碼，都給推到龐德面前來。龐德把它堆成一小堆。同時朝安鳴雷面前的一堆早先贏的籌碼呶呶嘴：「不見得吧！義大利人就不見得要什麼牌却抽不出什麼牌來的！

今天下午我就已經告訴過你了，安鳴雷先生！我們準要成爲夥伴的。」

安鳴雷只是大笑：「好吧！我們再來一次。你把所贏的都投下去，我跟你右手的史諾先生合夥鬪你一鬪。」

史諾先生是個强壯的歐洲人。龐德記得警局那張名單，史諾正是安鳴雷投資的股東之一。這時安鳴雷一宣告，史諾立即表示同意。龐德把八百元賭注都放了下去。其餘各人下的都是四百元賭注。結果龐德又贏了，這次是六對五贏了全桌。又是一點之差。

安鳴雷悲哀地搖搖頭：「算了，史諾先生！你得自己單獨來了。」這位龐德先生妒忌的手指正指着我，我只好投降了。」

現在的安鳴雷只有嘴唇還在露着笑意。史諾却警覺地推出一千六百元來，要殺掉龐德的賭注。龐德心裡想：我出兩手就贏了一千六百元。現在如果過莊，讓下家接莊，豈不是很妙？於是他收回已下的賭注說：「過莊！」四週响起了人聲嚶嚶。安鳴雷說：「你別對着我呀！別過莊到下家呀！要不然我得自殺呢！算了，算了！我買龐德先生的莊，做做看。」他說着扔出一堆籌碼，一千六百元。

龐德又聽見自己喝一聲：「殺牌！」他是把自己的賭本一下子要殺掉的。這等於告訴安鳴雷說他已經幹了一次、二次、現在還要再來第三次！

安鳴雷轉臉瞧着龐德，嘴角掛着微笑，眼睛瞇成一線，靜靜地說：「你眞的要找我，朋友？

你是在向我窮追不捨。這是幹嗎呀？眞的要兄弟鬪牆麼？」

龐德心裡想：我說個含意雙關的字看看他有什麼反應：「沒有幹嗎呀！我只是因爲一上桌就遇上了魔鬼黨啊！」龐德說得極其自然，一點也不露出故意用雙關語的痕跡。

安鳴雷就像被人摑了一掌似的，臉上笑容立刻消失。雖然笑容馬上就恢復，但意味就完全不同了。整個臉部繃緊而且扭曲。舌頭伸出來舐着上唇，眼睛充滿着堅定與警戒：「噢？你這話是什麼意思？」

龐德却輕輕鬆鬆地回答說：「我是指我的看法。我原先以爲你的手氣該到盡頭了，那曉得鬼迷了我的眼睛，使我的判斷完全錯誤！」龐德向牌盒呶呶嘴：「你要不信，我們一發牌就明白。」

全桌開始恢復肅靜，不論是在賭的或是在旁邊看的，都感到這兩人眞的鬪上火來了。原先是開玩笑的，現在突然間充滿了火藥氣味。是這英國人先下手挑戰的。這兩人是爲了那個女人而吃醋麼？很可能是！旁觀的人個個舐着嘴唇。

安鳴雷的臉色大爲寬和，笑聲又起：「喲！我的好朋友！你是認爲你的眼睛被鬼迷了麼？好極了，我家鄉有一種驅邪除鬼好辦法。來！讓我替你弄弄。」安鳴雷舉起一隻手，掌心向下，食指中指跟無名指都彎向掌心，只讓大拇指與小指向前直伸着像牛的兩角，然後以毒蛇引項的姿態，把手向龐德臉上一招就收回來。旁觀的人都認爲這不過是做着好玩的，也許安鳴雷想緩和一下

緊張的空氣。但龐德立刻感覺到這分明是當年義大利黑手黨歹徒的惡毒手勢。

然而，龐德一點不露慍色地仍然笑臉迎人：「這手法也許會迷住我，但迷不住紙牌呵！來吧！別攪這一套了，我總要鬪你一鬪。咱們乾脆誰也別怕誰，你是魔鬼黨，我也是魔鬼黨。來！」

安鳴雷臉上的笑容，又是那麼突然一消又現。這「魔鬼黨」三個字，爲什麼這麼有作用？龐德重重一拍牌盒：「來吧，老兄！比武也得比三招，我們已經試過兩招了，這是第三招！」

全桌寂然。龐德迅速地摸出四張牌，兩張給安鳴雷，自己的兩張用手掩着看了一看牌角。一張是梅花十，一張是紅心五。「五」是個限界的數字。可以再要牌，可以不要。龐德把這兩張牌覆在桌面上，以看準對方是六點或者七點的樣子，說：「謝謝你，我不進牌了。」

安鳴雷又是瞇着眼睛，拚命瞧着龐德。似乎要看透他的內心。接着把自己的兩張牌翻開，以帶着討厭那一付牌的樣子，往桌上輕輕一扔，也是五的點子。現在他該怎麼辦？要牌還是不要？他又朝龐德看着。龐德的面容帶着自信的微笑。於是安鳴雷抓牌，一抓是個九，是個黑桃九。他的抓牌，是不想以與龐德同等的五來觀望的。可是，現在抓到九，對着龐德的五多了四點。龐德無表情地把自己兩張覆在桌上的牌翻轉來：「我想你沒有驅走我眼睛裡的邪氣，反而驅走了牌裡的邪氣了！」安鳴雷又輸了。

舉座譁然，連旁觀的都竊竊私議。「要是那義大利人守着五點的話……………」「碰上五點，我總是再抓。」「我可沒有這種膽量。」「他手氣眞壞！」「不，這不是手氣，是打法太差了！」

現在是安鳴雷該努力掩起臉上的惶惑了。他强作的笑容逐漸變成自然，緊握的拳頭也開始鬆弛。深深地呼吸了一下，安鳴雷把自己的手伸向龐德。

龐德伸手去接，却暗地裡把大拇指拗向掌心，以防安鳴雷使暗步——他那蒲扇般大手掌，只要用力一箍，可能就像壓搾機一樣，把龐德的手骨壓成粉碎。結果沒事，安鳴雷只是把龐德的手握得稍緊一些，再沒有其他的動作。安鳴雷說：「現在我沒有辦法了，只好等下次牌盒輪到我前面的時候再說。你已經把我所贏的錢都挖走了。今夜我本來還打算陪我的姪女喝杯酒，跳兩支舞的。現在看樣子我今晚的工作可艱難得很。」他轉頭向梅露：「親愛的，我想妳除了通電話以外，還沒有當面會過這位龐德先生罷！龐德先生似乎要把我原先的計劃推翻了。所以妳今夜要喝酒要跳舞得找另外的伙伴啦！」

龐德說：「妳好嗎？小姐！我們今早不是在香煙店前見過面的嗎？」

梅露一抬眼睛，冷淡地說：「是嗎？也許可能。我對人的記憶力很差。」

龐德說：「我可以請妳喝一杯酒嗎？我現在贏的錢可不少。甚至可以請得起喝納騷酒了。這都是方才安鳴雷先生的慷慨賜予，我該感謝他。呃，哦！這兒的賭局我該放棄了，這種靠運氣的東西不可能使我維持得很久的。我更不可以把我僅有的一些好運道，一下子給壓擠個精光呢！」

梅露站了起來，仍是不大有禮貌地說：「要是你認爲除了請我以外就無事可幹的話，那麽……

……」她轉向安鳴雷：「安鳴雷！我帶這位龐德先生走開，你的手氣說不定會好轉過來的。我

想到餐廳去，那兒有香檳跟魚子醬。我會盡量的吃喝跟玩樂，把你輸掉的錢給撈回來的。」

安鳴雷哈哈大笑，他的元氣整個恢復了：「你看！龐德先生！你由油鍋裡跳出來，反而投向火堆裡去了！落在梅露手裡，你準不會像在我這兒那麽舒服的！等回兒再見吧，我的好朋友！我得再跳進油鍋裡了，這是你賜給我的好機會呵！」

龐德說：「好了，謝謝你方才邀我入局！我們喝香檳去了，但我會叫三份，一份是給你的，你是我的魔鬼黨同志，自然也該分享一杯呵！」眞奇怪，一聽見「魔鬼黨」三字，安鳴雷就有點變色。雖然這次僅是眼睛裡一點陰影，但可以證明這絕對不是因爲義大利人不喜歡聽見「魔鬼」二字的通常迷信。龐德起身，隨着梅露穿過擁擠的賭臺，走向餐間。

梅露走向餐廳較遠的一端，要找個比較隱蔽的角落。跟在她的後面，龐德第一次注意到了她有點輕微的跛脚。但她在成人的莊嚴裡，有着孩子般的甜蜜，而她的成熟胴體，又充滿着對異性的吸引。龐德覺得她可愛極了，她眞該接受那最高而又最辣的頭銜——陳年威士忌。

當龐德爲梅露所點的最名貴的酒菜端上桌來的時候，龐德問起了她關於跛脚的事：「妳今天游泳傷了脚了嗎？」

梅露嚴肅地瞧着龐德：「沒有。這是我本來一邊脚就是稍短一寸的。這會使你不愉快嗎？」

「不。這樣會使我覺得妳更美，有點像小孩子的樣子。」

「不是個頑固而又老派的女人？」她帶着挑戰的眼光。……

「妳對妳自己，是存着這樣的看法嗎？」

「那是很顯然的事，是不是？無論如何，納騷的人對我總是這樣看法。」她仍然以莊嚴的眼光在看着龐德，但莊嚴中隱隱帶着抗辯。

「可沒有人這樣告訴過我。何況，我對人有我自己的看法。別人的意見又何傷？人類以外的動物，並不對同類評頭論足，但牠們却也懂得愛與恨。獨有人類，才對自己的本性沒有把握。人類往往徵詢別人意見來支持自己的信心。然而，越是怕壞消息，就越是得到壞消息。不過，妳願意知道我對妳的看法嗎？」

梅露有點微笑了：「女人家更是喜歡聽聽別人對她的評價的。告訴我你的看法怎麼樣，可是要說眞話，否則我寧可不聽！」

「妳是個年青的女孩子，實際上比妳所僞裝的要年青得多。妳小的時候，一定生長在很好的環境裡，可是以後事情突然變遷，妳被丟棄了。於是妳自己掙扎，力圖恢復到舊日的環境裡去。因此妳開始對人生抱着冷漠無情的態度，妳收起自己眞正的情感，讓它枯萎，讓妳自己變得老成而又冷峻。然而，現在妳有機會可以回復到妳理想的環境去了，」龐德突然握住梅露放在桌上的手：「妳不必再把情感埋存得深深地！」龐德接着帶笑地說：「我對妳這一點批評，我想妳是早知道的。除此之外，妳還有的特點是：美麗、性感、有志氣、能獨立自主，但也壞脾氣，而且有點殘酷。」

「你根本是在走江湖，有許多都是我曾經告訴過你的。你也知道一些有關義大利女人的習性。不過，爲什麼你說我殘酷？」

「如果我在賭博的時候，遇上了像安鳴雷那樣的挫折，我有一個女人坐在身後，而她却一句安慰與鼓勵的話都不說的話，我會認爲這個女人是殘酷的。因爲男人總是不願意在女人面前栽倒的。」

梅露沉不住氣地說：「我是每次都得那樣坐着看他打牌的。這又有什麼？何況我實在是喜歡你能贏了他，我不掩飾我的心意。我這個誠實的美德你方才可沒有提到。我跟安鳴雷過去的確是一對戀人，但現在只不過是彼此瞭解的好朋友罷了。我先前告訴你說他是我的監護人，我承認我是說謊，我實在只是他豢養的女人，像飼養在籠裡的小鳥一樣，我被飼養得飽暖，但我已漸漸厭倦這種交易。」她帶着防衞性的眼光瞪着龐德：「是的，對於安鳴雷我可以說是殘酷的。不過，這也是人之常情。你可以買到一個人的身體，但你沒有辦法買到他的內心。安鳴雷自然知道這些，可是，他要女人只是爲了『用』而不爲是了『愛』。像我這樣的女人，他不知道有過多少。他知道我與他彼此的立足點。他是個非常現實的人。但我已經愈來愈感困難地維持我與他之間的買賣——像籠裡的鳥兒一樣，爲求食而歌唱！」

梅露說到這兒戛然而止：「給我再倒一點香檳！談這些笨話談得我口乾極了。還得給我要一包水手牌（Ployers）香烟來！」她笑出聲來：「像他們在廣告上所說的，只有這種香烟才可以

使我滿足——我需要個英雄！」

龐德向香烟檯子上給買了一包水手牌，然後向說梅露：「水手牌香烟跟英雄有什麼關係呢？」

現在梅露整個改變了，她的痛苦已經發洩出來，面孔上扮裝的莊嚴也已消失。她軟化了，突然間她成了個像女人的女人。她說：「嗯，你是不知道我的眞正戀愛故事的。我夢裡的情人，他就是這香烟包上印的這個水手。你是怎樣也想不到的，是嗎？」梅露傾身過來，把香烟包呈近龐德眼前：「這個香烟包的畫面有個浪漫蒂克故事，你是絕不可能體會得跟我一樣的。」

於是梅露訴說她在少女時代是怎樣地暗戀着這畫裡的郎君，她把那水手完全予以人格化，夢想他是個海上英雄，因而以身相許。但她夢繪的幻影中，這位水手是已有配偶的，她明知犯罪而仍然暗戀於他。在她的衣袋裡始終保存着一包香烟空包子。（第一包香烟，她是在厠所裡開始偷吸的。）直等到袋子裡的空紙包存久爛破了，才又換上一隻新的空包存着。

「小孩子都有這種癖氣，」梅露說完了她的長篇少時夢境之後，下結論似地說：「都喜歡把心愛的東西存在枕頭序下。不論是小玩具或是洋娃娃，都當做寶貝似地暗存着，直到長大為止。這不但是女孩子這樣，就是男孩子也不免。我哥哥就是一個例子。在他小時，奶媽給他一個小銀牌玩，他就當做什麼寶貝一樣，掛在脖子上不肯拿掉。直到他十九歲那一年，才遺失不見了。那時他還大吵大鬧，那情景現在回想起來，眞像只是昨日的事。十九歲的他已經不算小了，那時

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戰的中期，他已經是個空軍人員，但仍然是那麼孩子氣。他是認為那面小銀牌會帶給他好運的！」梅露聳一聳肩：「可是，雖然他失落那件小東西，他的運氣並沒有變壞，他後來一直很好。他年紀比我大得多，但我崇拜他，我現在還是崇拜他。女人總是喜歡『歹徒』的，尤其是如果這『歹徒』是她的兄弟的話，她更會疼愛他到心坎裡去。他現在混得很不錯。照理他該替我也弄到一些好處才對，可是他沒有。他說人應該自己去奮鬪去求成就才有意思。他說我們的祖父就是義大利東北阿爾卑斯山上出名的偷獵者，又是出名的走私者。所以後來我祖父在保山樓的畢家墳場裡，他的墓石就比任何姓畢的人都要巍峨雄偉。我哥哥說他將來也要有那麼美的大墳墓，而他的賺錢方法也將要以我祖父的為藍本。」

龐德緊緊捏着自己的香烟，生怕掉落地下去似地。接着他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又把烟迫成極細的烟縷，靜靜地噴了出來：「那麼，妳的本姓也姓畢嘍？」

「唉！是的。梅露只是我以前上臺演劇的藝名，我雖然告訴過你，我的眞名是叫黛莉，但我說姓魏其實仍是假的，我眞正的姓名該是畢黛莉。」

「那麼，妳哥哥的名字是：……」

「他叫畢大奇。他的飛行技術是第一流的。他最近給我的消息，說在巴黎換了個很高級的位置。大概他是準備在巴黎長住下去的。我每天夜裡都在替他禱告，希望他好好地有個成就。他現在是我唯一的親骨肉了，他也就是我僅有的一切，我愛他，不管他是怎樣。我講的這一切，你淸

楚了麽？」

龐德徐徐把烟蒂在灰缸裡按熄。叫侍者送賬單來，然後對梅露說：「是的，我清楚了，我眞是太清楚了！」

十五　夜訪龍宮

警察碼頭下面深黑色的海水，不斷地吻着那生銹的鐵柱子。在下弦月照射過鐵架所投下來的陰影裡，海難急救隊隊員桑鐸，提起氧氣筒擱在龐德背上。龐德自己把腰間的網帶理好，以免纏着了李特銜給他的在水底使用的蓋氏計算器。接着龐德把口罩的橡皮管在上下牙齒間咬好，打開氧氣調節氣瓣，使輸氣進入口腔到適當程度，然後又閉上開關，拉掉口罩。海灣對岸一家夜總會裡的銅管樂隊所奏輕快的樂曲，跳過了水面，傳送過來，那樂聲就像是一隻大蜘蛛，在木琴中音上，跳來跳去。

桑鐸是個軀幹龐大的黑人，只穿了一條游泳褲，一身肌肉雄健之極。龐德說：「在這種大黑夜，我在水裡會遇到什麽大魚嗎？」

桑鐸微笑着：「多半是海灣裡的通常水族，可能有時會碰到梭魚，也可能會有鯊魚。不過，牠們都已經被溝渠裡流到海上的垃圾什物餵飽而懶得動了。牠們不會找你麻煩的，除非你身上出

血而讓牠們聞到了血腥。至於大龍蝦、海蟹、以及偶爾一兩隻的奇怪海蟲，牠們都是夜間出來的，但都在海底爬着。海底多半有些海草，破舊的爛銅鐵，以及破玻璃瓶之類。不過，在這種月光底下，海水裡是明亮的，而佛蘭特的燈光也可以給你一個目標。游到那邊大約你得花十二至十五分鐘。很妙的事是我已經在這兒觀察了差不多一個小時了，佛蘭特甲板上沒有看更的人，也沒有人在駕駛室裡。現在海面的微風將會湧着浪沫掩蔽着你的氣泡。本來可以給你再帶一個氧氣再生器，不過那東西好笨大，身手不靈活是很危險的。」

「好吧，我可以走了。大約半小時後再見。」龐德摸一摸腰間的刀子，轉一轉腰帶，罩上了氧氣罩，打開開關。他的蛙鞋在泥沙上輕拍着向水裡走。沒幾步，他開始彎下腰，在口罩裡吐氣，看看會不會噴起一大朵水花，然後調整了一下出氣瓣，繼續往前走，一邊試着呼吸，使自己能習慣。等到他跟那伸向海裡的碼頭並行地走到了碼頭末端的時候，水已經深到他耳際。他靜靜地潛下身去，彎着兩腿繼續走，兩手護在側面。

海底斜度很急，他開始潛泳，到了水深大約四十呎的時候，他貼近海底只有幾吋的高度前進。這時他看了看手錶，那夜光錶的錶面明顯地指着十二時十分正。於是放鬆身體，兩脚有節拍地拍着水，把身體推向前。

月光穿過水面細碎的波浪，照着下面灰白色的海底。海底的雜物像車胎、空鐵罐、破瓶子等等顯出一堆堆黑影。一隻小章魚感到龐德游過時水波的震動，因而牠的深褐色身體突然轉變成爲

灰白，軟脚一撮，把自己射進一隻空油桶裡去。自然，那隻空油桶就是牠的家了。夜間才由沙裡長出來像花朵一樣的膠狀海蟌，當龐德的影子掩過時，牠們急忙躲進沙洞裡去。許多躲在沙裡的小生物，也都由噴口射出一些泥沙，表示對於龐德攪動海水的抗議。偶爾也有一些寄居蟹，閃閃躲躲都縮進牠的借用宿舍裡去。這種情形眞像在月明之夜，作着遊山玩水的旅行，上上下下都是些奇怪的東西。龐德留心地看着那些小生物，彷彿他自己是個海洋生物學家。這是他鎭定自己神經的好辦法，把注意力集中在這些海底居民身上，就不會想像着前面迷霧如墻裡，有什麽妖怪之類的東西。

他有韻律地鼓着蛙蹼前進，雙脚的動作已經成爲機械化，不需再化腦筋去指揮了。以保持月亮在自己右肩這個方向，他把握住了自己的航線，而他的思路却在不知不覺中回到梅露身上去。這是很清楚的一件事，梅露就是那位可能下手刼機的畢大奇的親妹妹。安鳴雷（這個人如果眞的跟刼機事件有關的話）可能都不知道畢大奇與梅露之間有這麽一段關係。這種親屬關係有什麽道理嗎？沒有，只是個偶然的巧合罷了，不會還有什麽作用的。看梅露始終是那麽天眞就知道。這一點也是更增加了安鳴雷犯罪的嫌疑。還有，安鳴雷對於「魔鬼黨」三字奇妙的反應，絕不是義大利人的迷信作用。這些零碎斷片，只不過是萬噸冰山露出海面的一點微細冰尖而已。現在這種情形應該不應該向總部提出報告呢？猶豫在龐德心裡反覆活動着。要是提出報告的話，應該怎樣說明呢？怎樣把情報加以分類，使能表現出龐德自己對它的懷疑呢？那些部份應該和盤托出；那

些部份應該保留呢？

人類身體對周圍環境有一種超感覺的觸角。這種感應作用，是百萬年前，茹毛飲血時代，遺傳下來的。當一個人不知不覺地頻臨危險邊緣的時候，這種感應就會在潛意識裡突然變得敏銳起來。龐德的精神正專注於遙遠事象的分析，不知道他的身體已面對着迫在眉睫的危險。但在他潛意識裡的那種超感覺的觸角，却已探捉着了敵人，因而他的無形神經就突然發出警報：危險！危險！有危險！

龐德不自覺地一身肌肉立刻抽緊，他的手伸向佩刀，他的頭閃電一般轉向右邊——不向左不向後，他的靈感告訴他應該看右邊。

一隻大梭魚！大約二十幾磅重，這樣大的梭魚在海裡正是最可怕的老虎！牠那完完全全充滿着敵意的一身，由頭到尾都是武器。那凶狠而殘酷的嘴巴，像響尾蛇一樣可以張開到九十度。牠的藍銀色軀幹堅硬得像鋼骨。牠的尾巴堅强有力，使牠成爲海裡最快的短跑健將。現在牠跟龐德並行地在前進，彼此相距大約十碼。牠的地位正接近那迷朦的灰霧邊緣，也是視覺所能及的最大邊緣。有一種危險的訊號在顯示着了，牠的體側條紋變成金黃色（這是憤怒的記號）；牠的黑灼灼虎眼落在龐德身上，而牠的長嘴微張大約有四五公分，那撕裂人體的利齒在月色裡閃爍發亮。

恐懼在龐德心裡像螞蟻一般爬着，一身肌肉綁得更緊。小心地看了一下手錶，大約還有三分鐘以上才能接近佛蘭特號。於是龐德突然一個轉身，以閃電的手法，拔出利刀向大梭魚刺去。然

而，大梭魚並不反擊，牠只輕輕擺一擺大尾巴，在龐德轉回到他的航綫去的同時，大梭魚也轉向恢復了牠的懶散而帶有對龐德譏刺意味的巡弋。牠的虎眼仍在衡量着龐德，似乎在選擇，看是向屑膀呢還是向屁股先下手。

龐德竭力在記憶，他以前曾經遇見過這一類的食人大魚的。但對牠們有過什麼瞭解呢？有的，第一條規則就是不可驚慌，千萬別露出害怕的樣子。對一條魚表露害怕，就等於對一條狗表現你的驚慌，其結果將極危險。所以在外表上必需完全鎮靜，一點也不能有行動紊亂的跡象。在海水裡，所謂不紊亂的行動，就是有韻律的行動，也就是要始終保持着原先的律動不可變更。一隻魚行動失常，表示牠的受傷，受傷的魚是海裡任何生物的餐點。一隻蟹或是一隻介類，如果他背朝上而面向下，牠向下的部份就奉獻給各式敵人。一隻魚側面躺在水裡，就等於向人宣告牠是一隻死魚。凡此種種都是屬於行動失常之類。所以，龐德一直採取面向下雙手前伸兩足不停鼓動前進的姿勢。

現在他所旅行過的月下景象變更了。前面顯出一片柔軟的海草草原。在深邃而徐緩的流水裡，海草無力地搖曳着，有如厚密的長毛，而那搖曳的動作又有點像催眠，使龐德覺得輕微的暈眩。點綴在海草裡的，是黑色的有足球那麼大的死海棉。龐德游過海草上面，他的黑影投落下去，像隻大蝙蝠。他的影子右側，是那隻梭魚的投影，牠也精確地在平行前進着。

前頭出現了一大群綿密的幼魚集團，懸浮在半中間。當龐德跟大梭魚平行地接近牠們的時候

，這一大群幼魚集團立即分開，騰出一條水道讓這兩隻大動物通行。一待通行過去，幼魚集團重又合攏來，重新構成保護牠們的迷魂陣。龐德由密集魚群裡窺覷那梭魚的行動，牠威風凜凜地繼續游過，一點也沒把包圍在四週的小點心放在眼裡。這就像一隻狐狸爬在飼雞場裡，根本無視於旁邊的小兎兒。龐德以穩定的律動作掩護，告訴大梭魚說，他是個更大更危險的魚，可別以爲他一身白白的肉是好吃的。

在搖曳的海草中間，船錨的倒鈎，看起來像是另一種敵人，它的長鍊由海底起一直升到上面海水的迷霧裡去。龐德順着錨鍊也向上升，由於他的發現目標而引起的興奮與放心，忘記了旁邊的大梭魚。

現在他游得很慢，注視着別讓水面月光的反映被他破壞得太零亂，以致引起艇上人員的注意。一度他低頭看一看那隻梭魚，發現牠已經不見了。也許牠也認爲那船錨與鋼鍊對牠存有敵意。現在，一條船的船底，在上面迷霧裡漸漸顯出清明的輪廓來了，這情形就像一隻巨大的齊柏林飛艇浮在空中那樣。那水翼板存在艇殼底下，形狀很難看，好像是完全不相屬的東西。龐德攀着右舷底下的凸出部份，歇了一下，以觀察整個部位。在他左邊遠處，正是那一對大螺旋槳，在月光裡發着幽光，它正被水流所推動而緩緩旋轉着。龐德徐徐向螺旋槳那邊攀過去，一邊向上面的船殼細瞧着。是的，就在那兒！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在水線下面靠近龍骨末端有一個寬濶的艙口緊閉着。龐德用手摸探了一下，測量出大約是十二呎見方，地位居艇脊的正中。他停住了，心裡

在推測，不知道在那緊閉的艙門後面，密存些什麼。於是他取出了蓋氏計算器，打開開關，貼到殼上去，一邊瞧着左手上戴的假手錶。作爲放射性反應指示的指針在顫動了，表示計算器是在工作着。不過，所指示的數字，只是李特爾告訴過他，合於船殼本身應有的指示度。也就是說，並非像艇殼裡有原子彈存放着所應作的强烈反應。龐德心裡明白，當下關了計算器的開關，準備回身返岸。

就在龐德正要轉身的時候，耳朵邊響起了一聲鏗鏘，同時左肩的海水起了一陣撞擊。他完全是一種不由自主的緊急反射動作，立即由艇殼邊跳開。一支魚矛正往水底沉落下去。

龐德一個廻身，後面有個身穿黑色橡皮潛水衣的人，兩脚急速地在踩水，而另一支魚矛被插進碳氣槍的槍筒裡去。龐德奮身向這人反撲，他的蛙蹼也用力在打水。那穿黑橡皮衣的人拉緊碳氣槍的拉桿，把槍舉平。龐德知道奪槍是奪不到的，因爲彼此距離還有六划之遠。所以他中途突然停止前撲，把頭一低，向下作個彎刀形急潛。一陣無聲的氣爆，有震波襲到，他的脚部被什麼東西敲了一下。於是他反衝而上，揮舞着他的尖刀向那人亂刈。一刀刺着了，他感到那橡皮衣抵着了他的手。接着碳氣槍的槍托擊着了他的耳後，同時一隻白色的手伸下來，着急地要抓他輸氣的橡皮管，龐德舉刀用全力砍進，刀葉有切裂了什麼東西的感覺，那隻白手放鬆開去。龐德一時看不清周圍情形，而槍托又猛擊下來，這次擊着了他的頭部。這時水裡有黑烟似的東西展佈開來，渾濁而有黏性，把龐德面罩上的玻璃都給沾着了。龐德費力地往後退開，揩拭一下玻璃。看清楚

了那烟狀的東西是由那個橡皮衣人身上流佈出來，是由肚子中央流佈出來的。然而，那支碳氣槍又伸上來了。遲緩而帶有煩悶的味道，好像槍身有成噸重而那持槍人舉不起似地。發亮的魚矛尖頭在槍口出現，一双有蛙蹼的脚拼命地在攪動，而身體刼慢慢由上往下沉，沉到了跟龐德齊平的地位，就那樣垂直地懸在水裡，隨波蕩漾着。龐德自己也覺得四肢有些不聽使喚，沉重得像鉛錘。他自己狠命摔摔頭，希望清醒一些，但手足仍是只有一半的知覺似地，不能動得很敏捷。這時他看見那黑橡皮衣人的嘴巴張開，牙齒在吸氣管周圍顯現。那支氣槍又朝他的頭、咽喉、心胸等處擲來，龐德雙手盡力掩護着自己的胸部，而雙足笨拙地在動着，自己的蛙蹼像破敗的翼翅。

那黑橡皮衣人的身體突然一下子向龐德投擲過來，好像他是被人在背後踢了一脚似的。雙手一伸，好像要來抱住龐德，而氣槍却由那人手裡脫出來，在他與龐德之間，緩緩地向水下沉落不見了。那人的背後又噴出一大團黑色烟狀東西在水裡飄揚。他的雙手茫然地揮動着，頭向背後轉回去，好像要瞧瞧在他背後的是誰。

是的，就在那人背後大約幾碼遠，一隻大嘴巴，唇邊還黏着幾片黑橡皮。牠就是那隻大梭魚！長約六七呎，像支大魚雷，嘴巴邊都是血霧。一定是水裡先有了血腥氣味，才使牠向那黑橡皮衣人發動攻擊。

大梭魚的虎眼冷冷地瞧了龐德一下，再向下盯住那正往下沉的黑橡皮衣人。大梭魚辛苦地做個像打阿欠的動作，把橡皮塊吞了下去。然後一擺尾，轉了一百八十度大彎，像一道白光，向下

追潛。一張大口，正趕上那黑橡皮衣人的肩膀。猛然一咬，搖頭亂篩。龐德看了心裡直覺得要嘔吐。於是像在夢中一般，他開始迷迷糊糊地游離現場。

龐德游了還沒幾碼遠，忽然覺得左上方有東西撞擊水面的聲音，月光閃爍成顆顆銀蛋，一翻又一翻地往下面閃動。龐德不以為意。但是當他又划了兩划之後，肚子上承受到一陣猛烈的激蕩，他被撞向側面漂開。這一陣撞激倒把龐德由如痴知夢裡弄醒了。於是他急忙用力快速潛游，同時把身體盡量貼近海底前進。繼續還有幾次的衝激，龐德判明了那是跟最初一次同樣的是手榴彈在水裡爆炸。不過，這些手榴彈除了把船底附近的那個人的殘軀炸得更爛以外，撞到龐德身上的，只是愈來愈微弱的激波而已。

又到了海底水草如毛以及處處死海綿的地段了，逃避爆炸的小魚集團跟着龐德一起跑，而龐德更是用全速游進。他知道這時縱使遊艇上放下了舢舨，再潛一個人下水，也找不到龐德的任何踪跡。不過對剛才死掉的那位水底哨兵，艇上人員一定以為他是被鯊魚或梭魚咬死的。這件事安鳴雷自然得向港警當局報告，可是他怎麼報告呢？那一定是很有趣的問題。

在一個和平的港灣裡，一隻娛樂用的遊艇，却暗暗地在艇底派個全副武裝的水下哨兵。安鳴雷將怎樣解釋呢？

龐德艱苦地繼續游進。他覺得頭很痛，小心謹愼地用一隻手摸摸頭上那兩處瘀傷，皮膚是沒有什麼異樣的。幸虧有海水的墊襯，否則那兩記氣槍托準會把他擊得昏倒下去。不過，敲得頭昏

眼花仍是免不了的。當他游完了海草地帶，到了白沙底的那一段，他的頭還是覺得昏昏地。突然眼角瞟見一陣騷動，他在半昏迷裡再度清醒。一隻大魚，仍是那隻大梭魚，在旁邊瘋狂地衝過。牠一路翻滾，不斷地咬自己的尾巴，整個身體變得像一柄鐮刀，嘴巴一開一闔抽搐着。龐德警戒地瞧着牠，終於牠橫衝直撞地翻進迷霧裡不見了。所謂海中之王的大梭魚，竟落得如此下場，龐德也不禁為之抱恨。這一定是那些手榴彈擊中了牠的神經中樞，使牠失去了平衡的能力，才會變成如此地發瘋狀態。這樣下去，牠不會再活多久了。比牠更龐大的魚類，例如鯊魚，會一眼瞧出牠的失常狀態。一待到抽搐減弱，貪婪的鯊魚就會立刻下手吃了牠。

海底現在又是廢車胎、破瓶子、空罐頭了，接下去就是警察碼頭的骨架。龐德由泥沙上面滑過，在淺水裡爬行。他虛弱得連抬起頭的力氣都沒有，背上的氧氣筒更是重不可當。像隻筋疲力竭的野獸，他幾乎就要摔倒在淺灘上。

十六　畢大奇的屍體

龐德在碼頭穿上了衣服。桑鐸問他發生了什麼事。桑鐸說他看見好像水底發生了幾次的爆炸，遊艇的右舷水面冒起不少水爆。遊艇甲板上也出現了好幾個人，而且似乎起了某一種騷動。左舷後會放下一隻小舢舨，但在碼頭這邊看不見動靜。龐德閃爍其詞，只回答說他不曉得有這種情

形發生。他說他在水底會不小心地讓他的頭撞了一下艇身，他的動作實在太笨了。不過，他已經看到了他所要看的東西，所以決定游回來。他這一次下水是完全成功的，桑鐸給他的幫助很大，

「謝謝你，再見！」龐德便溜走了，他預備明早再去見那警察局長。

龐德小心而穩定地沿着一條小街，走向他原先停放李特爾汽車的所在。坐上了車子，駛回旅館。打電話到李特爾房中，叫醒了李特爾。兩人又駕車駛向警察總局。在車中龐德把水下探查的經過告訴了李特爾。不管效果如何，佛蘭特號是够使人懷疑的了。所以，龐德決定把情形向M報告。在納騷此時天尚未亮，但在倫敦已是早上八時，離第一枚原子彈爆炸時間只有四十小時了。現時所得到的疑點雖然都只是零零碎碎，但集合起來，一定會找出一些名堂來。龐德的思潮騰湧，他不能再把已得的資料掩蓋着了。

李特爾決然說：「你盡管把這些疑點都報告上去，我也打一份副本給中央情報局，表示證實。而且，我還要召『魔鬼魚號』核子潛艇到納騷來。」

「哦？」龐德對於李特爾的態度突然變得這麼積極，十分高興：「眞的？那是什麼『心血來潮』使你有了這樣的決定？」

「好，我告訴你。你我在卡西羅賭場彼此分開來以後，我就在賭場裡到處蹓躂，對於那些可能是安鳴雷的股東，或是獵寳的人，都加以特別觀察。那裡有不少三五成群的人，圍成一堆站着，做出種種快樂的渡假姿態。但他們沒有像安鳴雷那樣裝得頂像。另外還有一部份人看起來像是

私家偵探，或是大屠殺之後的歹徒。不過，使我奇怪的是，這些人都穿上整齊禮服，抽煙或喝香檳的姿態也裝作基督徒的樣子——煙抽得不多，酒喝得更少。我想這一定被一種命令限制着。他們個個有着一種氣味——使內行人一看就覺得是屬於情報工作者之類的氣味。其中有一個特別使我有興趣。這傢伙面上滿是縐紋，光禿的頭，戴了一副眼鏡。樣子有點像誤闖進妓女戶的摩門教教徒那樣，神經緊張地到處瞧瞧嗅嗅。每次當他的同伴跟他說話的時候，他總是紅着臉，而且不斷地說這是個好地方，他眞高興。我親耳聽見他兩次對他的不同伙伴說着同樣的話。除說這些話以外，他就是到處獃獃地看，十分孤立無助的樣子。我告訴你，這個人的面孔我覺得有點熟悉，我知道一定是以前曾經見過的。我狐疑了一陣子之後，就跑到門口櫃臺那邊，裝作極爲高興的樣子告訴那招待員說，我看見這裡客人當中，有一位極像我以前的老同學，他後來移住到歐洲去，我現在怎麼記也記不起來他的名字。當他看着我，表現出那種似曾相識的樣子的時候，我眞窘極了。我問招待員是否能幫個忙，替我查查看那個人的姓名。招待員就走出櫃臺來，跟着我走到某一地點，我遠遠的指明我所問的人，招待員立刻回到櫃臺裡邊去查閱會員卡片，找出了我所要的那一個。招待員告訴我說，那人名叫艾密爾，持的是瑞士護照，是安鳴雷先生遊艇上的一員。」李特爾頓了一頓才接着說下去：「我想就是這瑞士護照，解答了我的問題。龐德！你記不記得東德有一位名叫寇茲的物理學家，大約五年前逃奔西方，向聯合科學情報處供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嗎？後來這位寇茲獲得了很豐厚的報酬，而隱居在瑞士。嗯，龐德！你得相信我的話，這個

傢伙就是寇玆，當年寇玆的案子發生的時候，我在中央情報局幹的正好是辦公室的工作，整個有關文卷都經過我的手。那時，我們對於寇玆所供的資料，簡直像窮人檢到財寶似的。現在我整個記起來了，那時我在文卷裡的照片上，看過他的臉嘴，這跟現在這位艾密爾簡直一個模樣，這個人就是寇玆已毫無疑問。這樣看來，佛蘭特遊艇上住了這麼一位高級核子物理學家，你說，他是幹什麼的？要裝配原子彈！我的猜想是不是很貼切？」

車子到了警察總局了，只有樓下的燈光還亮着。龐德對於李特爾的問題並不立即回答。一直等到他們跟值日警官見了面，准許進了總局，登上高樓那間他們借用的電訊室，龐德才盯着李特爾，開口說：「你的推論是無可置辯的，李特爾！嗯，現在我們該怎麼辦？」

「根據你夜探海底所得的資料，我可以把他們都列入嫌疑犯，一點沒有問題。」

「嫌疑犯？什麼嫌疑犯？安鳴雷可以委託律師，而讓他的船在五分鐘之內離開納騷。法律的程序是完全民主化的。我們所得的資料，安鳴雷都有充份的託詞可以辯護。他可以承認艾密爾就是寇玆，他說他們尋寶必需有個礦物學專家。至於寇玆為什麼化名為艾密爾？他可以辯稱那是為了逃避蘇俄的迫害。還有些什麼問題麼？嗯，我們查到了他遊艇底下有個活艙門，但他可以承認那是做海底撈寶之用。有什麼懷疑嗎？盡可以下去檢查呀！當然等我們堂而皇之去檢查的時候，還會有什麼東西留在裡邊呢？你說那水底哨兵麼？安鳴雷會說那是一種安全保護，他們已經花了六個月，辛辛苦苦偵查出了財寶的所在，他們必須保持所有的秘密資料。他甚至可以反問，你這

有錢的龐德先生，你是到納騷來買房地產的，你為何黑夜潛到人家遊艇底下去呢？也許我們更單刀直入，問起畢大奇這個人，但安鳴雷可以否認，他會說從來沒聽說過這個人的名字。說梅露也姓畢的嗎？那是無關緊要的問題，人們一向只知道她名叫梅露的。」龐德雙手一攤：「你知道我的意思嗎？安鳴雷的以尋寶作護符是無懈可擊的，尋寶兩字可以解答了人們所有的疑問。現在我們一提起正式的法律程序，安鳴雷就會說聲拜拜！把遊艇開走，在別的地方另覓基地去了。他說一切委託律師辦理，而且請我們準備聽他的反告，無故侵入他人船下……」龐德微笑着問李特爾：「你知道我的意思嗎？」

李特爾有點不耐煩了：「那麼，攪個漂雷，當做無意中把佛蘭特給打沉，那不是很好嗎？」

「不，我們必需等待！」針對着李特爾的面部表情，龐德舉起了手：「我們先以謹慎與富有保留性的詞句，把電文發出。我們不希望來個空降師在納騷機場降落，但我們需要魔鬼魚號核子潛艇。有了核子潛艇，我們可以一直看守着佛蘭特，我們就不難在隱蔽的地方瞧見他們的一舉一動。截到現在為止，安鳴雷還沒有對我們起懷疑。而他的原計劃——我們假定他以獵寶為掩護，內中進行着一項極秘密的計劃——也是到現在為止還沒有受到什麼挫折。所以，他一定會繼續推進他的工作。那就是說，當三十小時的最後期限到來，他就得把第一顆原子彈拿出來，送到目標區去。我們必須等到有一顆或兩顆原子彈到了他船上，或是等他們去秘密地點取原子彈的時候，我們才能採取進一步的行動，以期人贓俱獲。現下我們是絕對不可以打草驚蛇的，好在這種

高潮時間眼看就要到來了。依現下跡象判斷，存匿原子彈的地點不會很遠，那架復讎式噴射轟炸機存置地點也一定不在他處。所以，天一亮，就把那架指定供我們使用的水陸兩用小飛機，在這兒周圍一百里半徑作一次巡查。我們先查水上，我想那架大飛機要是在這群島附近降落的話，絕不會降在陸上，一定降在水裡。由於這幾天氣候這麼平穩，我們一定可以找得到它——只要它的確是在這巴哈馬群島附近。好了，現在不能再拖延時間了，我們先把電報發出去，告訴他們十小時之內暫不再通報，然後我們小睡一會兒。你回房之後，記得把電話線拉掉。不管我們怎麼小心，這電報發出之後，必定使華盛頓跟倫敦的上級，像被火燒着屁股那樣慌亂起來，但我們的睡眠可不能受打擾！」

六小時之後，在清早晴朗的日光下。龐德跟李特爾已經到了納騷的溫莎機場。地面勤務人員正用一部吉普車，把那架小小的格蘭門水陸兩用飛機，由停機棚裡拖出來。龐德跟李特爾立刻爬上機座，李特爾發動引擎，却看見有個穿制服的傳令兵，駕着摩托車，循着一條柏油路向他們駛來。

龐德說：「起飛！快點！辦公文的又來了！」

李特爾放開刹車，水陸機沿着南北向的跑道開始滑行。無線電耳機「卡察卡察」地在響着憤怒的聲音，一定是管制塔在攔阻他們起飛，但他們不管。李特爾朝天空小心地看了一看，航線前頭沒有別的飛機。於是他慢慢地把駕駛桿推向前，小飛機呼喊着向前疾奔，在跟地面作最後一次

的撞震之後，由一片低矮的草叢上頭掠過而衝向天空。放在一旁的耳機還在「卡察卡察」地響着，李特爾伸手過去，乾脆把開關給關掉。

龐德把航線圖攤在膝蓋上。他們現在的航向是朝北。是準備由大巴哈馬群島開始搜索起，一面先瞧瞧那可能成爲第一個原子彈爆炸目標的地帶。一會兒之後，他們已經飛到了一千呎高度。下面是項鍊一樣的一串貝里群島（在納騷與大巴哈馬群島之間），每座島嶼都有乳白色的泡沫鑲着邊，在翡翠色的海水裡繪成了一幅非常優美的畫面。「你知道我想什麼嗎？」龐德問李特爾：「就現在這種能見度，我們可以看得見水下五十呎深處的情形。任何像復讎式那種大飛機，沉在水裡一定可以看得出來的。我預備在各主要飛機航線上，作地毯式的逐段搜索。我想那架大飛機一定是由航線上迫降在線外水域裡。我們不妨這樣推測：佛蘭特號遊艇，在六月二日夜間不是曾經向東南出海嗎？假定這個東南航是一種烟幕，出海之後轉而向北或向東都有可能。那夜遊艇自離開至回到納騷的時間，前後總共是八小時。假定八小時裡有兩小時是停錨進行水下沉機與原子彈的搜尋工作。那麼它航行的時間只有六小時。不過，它剛出海時向東南航，這段假航線姑且給除去一小時，那麼它的航向目標區，以及由目標區返航時間淨計五小時，以每小時開到三十海里的速度計算，它的航距是一百五十海里。我以這個距離作半徑，以納騷作圓心，這一畫。北向就到了大巴哈馬，南向就到了比米尼群島。這不是很科學的推斷麼？假如前提沒有錯誤——佛蘭特號的確是做這偷窃原子彈工作的話。」

「喲！乖乖！你眞是神通廣大！那麼你是不是跟納騷警察總局局長取得連繫？萬一佛蘭特號這時趁我們不在溜走了怎麼辦？」

「別愁！我已經跟夏寧局長連絡好，他答應派兩個得力的人，日以繼夜，用望遠鏡看住佛蘭特號。佛蘭特號昨夜移泊卡西羅賭場海面，今天中午就要返回到波密拉屋子前面老地盤拋錨。萬一它有所動靜，而我們又沒有趕得及回去的話，夏寧就會向巴哈馬航空公司租一架飛機尾追。我是把我所得的情報當中揀一兩段足以嚇住他的告訴了他。膽小的夏寧起先要馬上向總督報告。我告訴他現在還沒到時候，先別慌張。夏寧是個好人，只是膽子太小不敢獨當一面。我用首相的名義再度把他壓住，要他保留到我們回去之後再作決定。我相信他會照着我的話去做的。你推測魔鬼魚號潛艇幾時會到達這兒。」

「大約傍晚時分，我想。」李特爾的聲調有點不安：「昨夜我一定喝醉了酒，下半夜讓你拖到電臺，糊裡糊塗就發出電訊派潛艇來。天啦，我們攪得太慌張了。瞧！大巴哈馬隱約可見了。我們要不要聽聽那火箭基地說話？這一帶是禁飛地帶，我們通過時我最好戴上耳機聽聽看。當然，準是一頓臭罵，沒有好話的。」李特爾說着，伸手取了耳機，打開了無線電開關。

沿着一條五十哩長的斷續海岸，他們繼續朝東飛行。前頭有個小城市，在一群鋁皮營房中間，升起來紅的、白的、銀灰色的建築物，有如鶴立鷄群。「這就是火箭基地了，」李特爾說：「看見基地一角升起來的黃色警告汽球麼？這是警告飛機跟漁船的。今早這兒一定有個火箭試射。

我們最好飛得靠海一點，如果他們進行的是個完整的全程試射，火箭就會被射向昇天島——離這兒東南向五千哩，非洲西海岸外，大西洋中的一個島嶼。最好別讓一隻擎天神飛彈擒着了我們的屁股。朝左邊看！在那紅白色的高架旁邊，有一支像鉛筆一樣豎着的東西，看見了嗎？那就是擎天神或是巨人飛彈。是個洲際飛彈呢！再不然就是個北極星飛彈。另外兩座高架，將是給鬪牛士或是怪獸飛彈用的，但也可能是要給你們英國製的雷鳥飛彈使用的。那個像榴彈炮一樣的東西，是追踪照相機。那兩隻像茶杯托的東西是地面雷達。糟了，一隻雷達向我們轉過來了，恐怕他們要找我們的麻煩呢！下面有一條像水泥跑道一樣的東西，你看到了嗎？那是運送火箭的。他們的控制中心，以及遇有必要就可以把整個基地破壞的設施，現在都看不見。這些可能都是建築在地下的。」

無線電耳機裡一陣「卡察」聲音，有人在叫了：「NAKOI！NAKOI！你現在飛進了禁飛地帶了！你聽得見我講的話嗎？趕快轉向南飛，NAKOI！我這兒是大巴哈馬火箭基地，你們快避開，快避開！」

「他媽的，別神氣！」李特爾說：「你們對世界進步究竟有什麼貢獻呢！無論如何，我們已經看到了我們所要看的東西了。別惹來納騷溫莎機場的呼叫，增加了我們的麻煩。」說着他把飛機猛然一個斜飛，轉了方向。「這基地的設備眞値得千萬金元，而且離納騷一百哩也正够佛蘭特號的航程。」

無線電又在開始叫了：「NAKOI！NAKOI！你被斷定爲無知而進入禁區了！趕快轉向南飛，並注意空中將有突然的異常現象！請回答，請回答！」

李特爾說：「這就是說他們要發射一枚試驗的火箭了。你注意看着，他們就要放了。我把飛機速度放慢些，這價値千萬金元的火箭都是靠人民的納稅造成的，我們看看它的發射，當然是無傷大雅的！瞧，雷達又轉回去仍向着東方了。地下控制中心裡的人們一定在揮汗如雨。那兒百來座大儀表板上，全部燈光一定都在閃閃爍爍着。不少躲在地下的人用潛望鏡在觀察着。許多口令在傳聲器裡發喊了：『訊號臺，預備！』…………『警示汽球，升空！』…………『測遠器，預備！』…………『油槽壓力正常！』…………「羅盤儀，預備！』…………『火箭槽加壓，預備！』…………『綠燈開放！』…………『十、九、八、七、六…………放！』」

不管李特爾的繪聲繪影，喊得如何的逼眞，火箭並沒有發射。可是，龐德由望遠鏡裡却眞的看到基地裡有一束蒸汽射開了。接着蒸汽攤開有如一片雲霧，一撮火光也轉成紅色。龐德一邊看着那令人興奮的景象，一邊喊着：「慢慢離開發射臺了，一團噴射的火燄在噴出來了，上昇了！像一座升降機冉冉上升，加速了，呀——去了，天上只剩下一條火龍！天啦！眞快得嚇人！」

龐德擦擦頭上的汗：「記得不久以前我們合作過的『笨蛋』（Moonraker）一案嗎？現在回想起來，眞有趣極了！」

「喲！那一次你眞僥倖逃出來！」李特爾讚嘆地說着：「現在我們得回頭朝比米尼群島西南飛了。航程大約七十哩。你得注意瞧着，我們以這些小島嶼點子做目標，別迷了途！否則我們要掉進邁阿密的藍泉裡去了！」

十五分鐘之後，一連串極小的島嶼在前頭出現。這些小島嶼都只比水面高一點點，附近全是淺灘，很適宜於存放那架大飛機。於是他們把高度降到一百呎，以彎來彎去的蛇行方式，沿島嶼前進。這裡的海水特別澄清，龐德看得見大隻的魚在大塊珊瑚礁附近漫游，甚至連沙底上的海草也都歷歷可數。一隻鑽石形大鰩魚，當龐德座機的影子閃過的時候，牠急忙埋進海底沙裡去。這底下沒有甚麼奇異之處，也沒有什麼可以隱存之處。龐德座機繼續南飛朝向北比米尼島。島上有幾間住屋以及漁夫旅館。幾艘看樣子很値錢的深海釣漁船正出港捕魚去。船上的釣竿都看得很淸楚。船上的人有的還對這小飛機揮着手。一艘漂亮的遊艇，艙頂上有個女孩子躺着，在做日光浴。看見飛機飛來，她連忙抓起身邊的毛巾，把自己全裸的身軀蓋上。現在小飛機飛向猫島，那是連接在比米尼以南的尾巴。沿途仍有不少漁船，李特爾大喊：「這是什麼鬼地方？要是大飛機存在這兒，任何漁夫都會發現的。」龐德告訴他繼續南飛。再過三十哩之後，儘是些無名的小島了，連最詳細的軍用海圖都不會給它註明名稱。深藍的海水，又漸因淺灘而變成綠色。水裡有三隻大鯊魚，無目的地在游弋着。再過去，連鯊魚也沒有了，只有在海草下面的白沙在發着光亮，偶爾還有幾塊珊瑚礁。

龐德他們繼續飛行，一路小心地觀察，終於海水又變成了深藍。李特爾鬱鬱不樂地說：「算

了吧，再下去五十哩就是亞德羅島了，那兒人很多，如果那兒有飛機，沒有人不會聽見機聲的。」看了一下手錶，李特爾說：「已經十一時半了。下一步怎麼辦？我們的『大偵探！』剩下的油只够兩小時的飛行了。」

龐德心裡很焦急，現實對他的推斷加上了一個小問號。可是，剛才那水底下是什麼？三隻鯊魚在四十呎深處，游來游去地打圈。牠們在做什麼呢？底下有死的生物麼？要不然是什麼東西使牠們這樣流連不忍去呢？龐德懇求似地說：「回頭飛一段，李特爾！就是剛剛飛過的那些淺灘再過去一點，那兒有…………。」

小飛機作了個急轉彎，李特爾減低航速，以大約每秒三十呎的速度掠過水面。龐德打開機門，上半身伸出機外，調整了一下望遠鏡。是的，底下是三隻鯊魚。兩隻浮在水面，露出了背鰭。一隻在底下深水裡，似乎在偵察，牠的牙齒在咬着拖着什麼東西。是的，底下有一大塊暗灰色的東西，邊緣有一條很直的直線。龐德喊着：「再回頭低飛一次！」小飛機一個攢升，又回頭低降。龐德心裡在恨飛機爲什麼還是這麼快。瞧，又看到了另一條直線，與先前的一條相接的地方，成個九十度直角。龐德探出的上半身傾回機艙裡去，連手把機門關上，迅速地說道：「降落在鯊魚那兒，李特爾！我想我找到了大飛機了！」

李特爾朝龐德面上急瞧了一下說：「天老爺！」但又改口說：「好吧，我希望能平安地降落。這兒的海水過份透明，很難看準水面在那兒。」於是小飛機飛開，打了一個圓圈，再減低了速

度，機首向下沉落。輕輕一跳，機下的浮檯觸着水面發生絲絲聲響。李特爾關閉了引擎，飛機很快地就停止了滑進，隨着海浪在顛簸着，大約錯過了龐德所要的地點十來碼。在水面的兩隻鯊魚並不注意這飛機的降落，牠們打了一圈又回來，就在飛機切近游過，龐德可以看得見牠那淡紅色的平板魚眼。由鯊魚游過，背鰭泛漣漪裡，望下去。龐德看到了底下起先以爲是岩石沙土，而實在是一塊大油布所僞裝。在底下的那隻鯊魚已經撕開了大柏油布的一片，現在正用牠的平頭在撬，希望鑽了進去。

龐德回身坐好，轉向李特爾點點頭：「這就對了，一點不錯。一大塊軍用僞裝帆布蓋住了大飛機。我得下去看一看了！」

當李特爾俯身去的時候，龐德心裡觀察像吊桶七上八下。使用警務波段把這情形告訴納騷警察局長嗎？叫他發出個暗示給倫敦嗎？不！不可以這樣做。佛蘭特快艇上的人如果正打開無線電，他們一定對於警務波段特別注意。還是先下去檢查一下，看看原子彈是否還在裡邊。順便帶點證據上來。鯊魚怎麼辦？在遠一些地方給殺死一隻，其餘兩隻就要忙着去分享牠的同伴了。

李特爾回過身來，臉上充滿着興奮：「好傢伙！我該挨罵了！」說着在龐德背上拍了幾拍：「我們終於找到了飛機！找到了天涯海角可以去的大飛機！天知道！我的耶穌基督！」

龐德取出了他的特製警用防衛槍，檢查一下彈盒裡是否有一排子彈，然後把槍管靠在前臂上，等候那兩隻游弋的鯊魚回頭游過來。來了！在前的一隻比較大，大約有十二呎長，那可怕的怪

頭左右緩緩地搖擺着，眞像在聞嗅些什麼。龐德擧槍朝牠的背鰭根部瞄準，背鰭下面就是牠的脊樑，這是個頂堅硬的地方，除非使用鍍鎳子彈。龐德扣扳機，「砰」地一聲巨響，子彈擊中背鰭，槍聲在海面沉重地展開去。但那鯊魚一點也不理會。龐德接着開第二槍。鯊魚向水面一翹首，立即往下潛，但立刻又吃力地再向上翹游，像一隻被打斷的蛇那樣扭着。一陣短時間的掙扎之後，牠開始遲鈍地打圓圈了。一定是子彈正打進脊髓裡去。大頭在水面急速一露，嘴巴喘了一口氣。再過一回兒，牠肚子朝天了，但立即又轉正來，繼續牠那機械式的若斷若續的游泳。

後隨的一隻鯊魚把這一切看在眼裡，現在牠好奇地游近來。突然一進，又急急避走。看看沒有危險，再度突進。鼻子向那半死鯊魚一嗅，抬頭出水面換換氣，這才全力俯衝，一張口，咬進了頭部邊側。牠急忙用力緊緊咬住，但那塊肉似乎很韌，而且也太大塊。所以牠摔着頭，猛力去撕開那肉筋。終於被扯裂了下來了，一大塊血雲在水裡化開。另一隻鯊魚出現了，兩隻瘋狂地你一撕我一扯，盡在那隻尙在扭動的鯊魚身上各顯身手。那隻鯊魚雖然身上多處已經皮開肉綻，但牠的神經仍不肯一下子死亡。

這一場慘烈的宴會，隨着海流逐漸由現場漂開。一回兒之後，只剩下了不時的濺潑水花，在遠處靜靜的海面上出現。龐德把槍交給李特爾：「我要下去了。工作的時間可能不短。那兩隻鯊魚大約還要忙碌半小時才會略止饞涎。萬一牠們又跑回來的話，打傷牠一隻就行了。還有，不論是什麼原因，你要我浮上水面來的話，只要朝水裡直放槍，我感到震波就知道了。」

於是龐德掙扎着脫去衣衫，李特爾幫着他佩上氧氣筒。機艙狹小侷促，這工作做來頗不容易。然而，下去以後，要再上來，更是不簡單。龐德想起了，上來時該把這些潛水工具一起扔掉才行。李特爾憤然說：「我眞該跟你一道下去。可恨我這隻右手只剩下了一隻鈎，不能划水。我早該想到裝上橡皮的玩意兒！」

龐德說：「請你這小把飛機保持在一定的地點，這裡海流不小，我們現在已經漂離了大約一百碼啦！拜托你開開引擎給退回到原地點。底下那架大飛機已經沉在那兒五天了，可能有人比我先下去把它移動過。我不知道我撿到這破飛機後要跟誰來分肥呢！」

李特爾發動引擎，把水陸兩用小飛機滑駛到原先的地點，然後對龐德說：「你知道復讎式轟炸機的構造嗎？你知道該向那兒去找那兩顆原子彈，以及已經被駕駛員拿掉的起爆信管放在何處嗎？」

「我在倫敦的時候，他們已經告訴了我了。好吧，再見了！告訴聖母，我是至死不屈的！」

龐德爬出了機艙，由邊緣跳了下去。

在水裡，龐德頭朝下，從容地游泳。現在他可以更眞切地看到了底下這一大區域裡盡是大小魚群：小小梭魚、扁嘴魚，以及各種的無名小魚。牠們簡直是在這兒舉行大「拜拜」(大會宴)。牠們十分不情願地勉强分開一條路，讓龐德這條大魚搶先下去。龐德以直搗球門的姿態，潛到了柏油布被鯊魚撕開的一角。用力把釘在沙裡的長長鐵螺絲桿拔去兩支，打開了他手上的防水電

筒，另一手抽出腰刀，由柏油布底下鑽了進去。

他曾經預料到底下的海水可能不大乾淨，果然那骯髒的情形使他作嘔。急忙閉緊在口罩裡的唇嘴，慢慢向飛機走過去。機身那高聳的部位把柏油布頂了起來，像隻馬戲團的大帳蓬。他站住了，手電筒朝機翼下面照射。下面有一大堆海蟹、龍蝦、海毛虫，以及海盤車等忙碌地在一隻人體上爬來爬去。這也是龐德早就預期得到的。於是他跪下來，進行那使人心冷的工作。

沒多大功夫，他已經把那可怕的屍體手腕上佩帶的鐲形金質證章，跟金製手錶取了下來。他瞧了瞧死者頸部下面的窟窿，推測那不是由於海裡的生物的嚙咬所致，一定是刀傷。再用手電筒照着金質證章仔細一瞧，上面刻的字是：「畢大奇，一五九三二號」。把這兩件證據都戴在自己手腕上，龐德走向機身。機身在柏油布籠罩下的黑暗裡，像一艘幽靜的潛水艇，陰森得可怕。他先觀察了一下外部，看到了機尾裂縫。知道那是因撞擊而毀壞的，於是就由機首打開的太平門，爬進機身裡去。

在機身裡，龐德一打開手電筒，到處都是紅紅的魚類眼睛，在黑暗裡像寶石在流動着，在急急逃避着。把手電筒上下左右這一照，又發現到處都是小章魚，搖動着牠們的觸鬚，慢慢地躲進陰影裡去求保護，敏感地把僞裝的褐色變成了灰白色。機艙裡簡直星羅棋佈着盡是這些海生物。手電筒照到艙頂的時候，更使龐德心驚肉跳。原來艙頂平貼着一具屍首，千萬隻章魚，在那開始腐解的屍體上，懸吊着而垂下千萬縷觸鬚，使這屍體看來像隻怪物，可怕極了。現在被手電筒一

探照，章魚紛紛離開，像爆竹一樣到處穿射，各尋找其避難所去。

不理這些慘像，龐德繼續往前搜索，他發現有一隻裝劇毒藥氰氣酸的小罐，連忙把它塞在身上。再繼續找屍體，却發現裝炸彈的彈艙艙蓋已經打開，證實了那兩顆原子彈已經被拿走了。再查一查駕駛員座位底下，那是另外一處存放原子彈信管的地方，信管也已不見。這時，龐德已經沒有辦法在機艙裡再停留下去。因爲萬千章魚觸鬚盡在他兩腿上探索，怎麼驅也驅不開，這使他全身神經快要痲痹了。機艙裡本來還有不少東西他得帶走，例如其餘的機上人員的證章啦，並無記載遭遇故障的飛行日誌啦，但他實在不能多待一秒鐘。於是趕緊由太平門逃出來，瘋狂地游向柏油布邊緣。由邊緣隙下急急爬出。在柏油布邊他的氧氣筒又被糾纏住，攪了好半天才弄開。終于他再度回到了晶藍的海水裡。立刻向水面游昇。在上昇到二十呎左右，他的耳朵發痛，使他不得不停下來，使海水壓力減除的速度緩慢一些。但他實在不耐已極，沒等多久又朝向那架濕漉漉的水陸兩用飛機攢升。終於他冒出水面了，兩手抱住飛機的浮櫈，拉拉扯扯把身上氧氣筒等整套丢下水去。含了一大口海水嗽嗽口，却覺得非常淸甜。這才拉住李特爾伸下來的手，攀上飛機去。

十七　輕解羅襦

龐德與李特爾在向納騷回航中。龐德要飛機經過波密拉附近海面，看看佛蘭特號是不是還在那兒。果然它仍然拋錨在原地。與先前有個唯一的微小不同之處，就是它只有艇首的單錨放下去，並非原先的首尾雙錨。這可能含有某種意義。艇上沒有什麽動靜。龐德心裡正在想，這要是一艘作和平用途的遊艇該多美妙！却聽見李特爾興奮地說：「瞧！龐德！看見那海灘麽？由艇旁水邊，直通那間屋子的軟沙上面，不是有兩條車轍的印子麽？這車轍使我懷疑，它比普通的深陷得很多，是載運什麽東西這麽重？」

龐德連忙舉起望遠鏡。兩車轍並行延伸，是由海上運什麽特重物品到那幢波密拉屋子裡去。可是，他們不會這樣做的，絕對不會這麽做！龐德緊張地說：「我們趕快飛開，李特爾！」當飛機斜飛離開海邊上空之後，龐德接下去說：「我不敢做這樣的推測，要是他們眞的載運了重量極大的原子彈進那屋子裡去，他們必定迅速把車轍淹沒掉。」

李特爾簡單地解釋說：「人們有時候不免要做錯事的。我們必需對那房子做一次精細的搜查。這老早就該做的。我可以代表你用你的委託人名義，設法使安嗚雷邀請我到他屋裡去。」

他們回到溫莎機場的時候，已經是午後一時了。機場管制塔曾經以半小時的時間，一直在無線電裡搜索他們的行踪。現在，龐德與李特爾必須面對着機場司令官了。然而，結果却很幸運。總督的侍從官也正等在那兒。侍從官宣佈，總督對於龐德跟李特爾兩人所作的一切越規行爲都予以廣泛的許可。同時侍從官還交給他二人一隻厚厚的信封。

信封裡裝的是倫敦發來的情報跟指示。一開頭，就是一陣橡皮釘子，指責他們不該斷了連絡那麽長久時間，沒有給上面報告些消息。其次，魔鬼魚號核子潛艇預定今晚五時到達納騷。義大利警察當局查明畢大奇確是梅露的哥哥，梅露對龐德所說的個人過去經歷大致都是眞的。義大利當局並證實安嗚雷是個有錢的冒險家，以及令人懷疑的歹徒。不過他在警方的紀錄裡仍然清白。安嗚雷財富的來源不明，但決不是由在義大利的財產生出來的利息。佛蘭特號快艇是以瑞士幣付款。經造船公司證實，快艇底下有個通水底的暗艙，暗艙裡裝有電動起重機以及發送小型潛水船的設備，還可以放下潛水夫不令岸上人知曉。安嗚雷當時向船公司提出修改艇身，裝上上述這些東西的時候，說是要從事海底研究。龐德所詢關於投資的股東方面，還沒有得到更多資料，這些人的背景與職業紀錄，都不會多過六個年頭。這證明他們的身份可能都是最近揑造的。這一點也可以說明，所謂投資股東，可能實際上都是魔鬼黨黨徒，如果確有所謂魔鬼黨的話。科學家寇茲，據調查已離開瑞士有四星期，去向不明，但最近有一封電報是他交泛美航空公司代發的。在沒有更進一步的情報之前，雷霆萬鈞指揮部不能不尊重安嗚雷的僞裝地位而不予揭破。巴哈馬區的發現雖佔優先，全世界性的廣泛搜查仍在緊張進行中。由於巴哈馬的優先因素，以及情況的愈趨緊急，英國駐華盛頓陸軍武官巴斯勳爵，陸軍准將費却爾，暨美國參謀首長聯席會議秘書長海軍少將卡爾遜，將於東方標準時間十九時，乘總統專機波音七〇七「鴿子」號，到達納騷，採取聯合指揮。雷霆萬鈞指揮部要求龐德與李特爾兩位通力合作，而且，在上述官員未到達前，將每小

時的動向，依照規定通報時間，向倫敦提出完整的報告，並將副本發送華盛頓。所有電文都要兩人聯合署名。

看完了這份指示內容，龐德與李特爾兩人默然相對。終於，李特爾說：「龐德！我建議，我們對於電文最末一段所說的按時通報等等，可不予理會。其餘的指示我們也只能給他一個『正常的注意』而已。我們已經失掉了四個鐘頭了，我們可不能再把其餘的時間，揮着汗，浪費在無線電電報室裡。我們該做的事情可太多了。告訴你，我是免不了要發個報告，把最近的工作情形告訴他們一下。然後我將裝作是你的代表人，去訪問一下波密拉。希望有機會搜查搜查車轍所通到的那間倉庫。接下去，五點鐘到了，我們得跟魔鬼魚號潛艇會面，預備一旦佛蘭特號起航就去攔截。至於總統專機裡的那兩位巨公，他們將在總督賓館裡打打橋牌，到了明天早上，他們才會開始他們的聯合指揮。但今夜是個極爲重要的夜晚，我們再也不能攪那官樣文章，發什麼電報了。你說對不對？」

龐德在沉思着，他們的車子這時正駛過納騷郊外的小木屋區，這是在沿海邊百萬富豪所建的華屋後面的一帶貧民窟。龐德以往有過不少次數的違抗命令，不過，這一次違抗的是權傾天下的大不列顚首相跟美國總統的命令。當然，事情的發展是太快了，不能不把握時間。局長既然把巴哈馬這個工作範圍給了他，自然得放手讓他去幹。不管對與不對，局長一定會支持他。就像龐德時常全力支持自己的部下那樣。何況這次是局長自己在帶領着他們工作。所以龐德回答說：「李特爾，我同意你的辦法。由於有了魔鬼魚號，我們可以直接管束着佛蘭特的動向。但我們必需先

能知道，什麼時候他們會把那原子彈裝上遊艇。我的判斷，原子彈必然再裝上佛蘭特號的。這當然得請那位梅露小姐幫忙了，這件事交給我去辦。你先送我回旅館，再去發你的電報，然後在下午四點半左右我們再碰面。我會打電話給夏寧，查查看有沒有關于佛蘭特號的新消息，假如有什麼不對勁的話，我會叫夏寧派人到樓上轉知你。你是準備把有關那架復讎式轟炸機的情形全部向上面報告嗎？好吧！我要暫時帶着畢大奇的證章有點用處。」

當龐德回到那旅館，進大門先到服務台上去拿房間的鑰匙的時候，服務生給他一張電話留言，龐德在電梯裡拿出留言一看，是梅露給他的電話，「請你趕快打個電話來！」

到了房間裡，龐德提起話機，先要了一份三明治跟兩杯威士忌。然後掛個電話給警察局長夏寧。據夏寧說，佛蘭特號於天剛亮時，就到加油碼頭加了滿艙的油，然後回到波密拉外面原來下錨的地方去。在半小時之前，也就是一點半的時候，佛蘭特上面的那架水上飛機會由艇上放下來，安鳴雷跟另外一個人坐上，向東飛去。監視哨以袖珍無綫電通知夏寧的時候，夏寧會跟澀涉機場塔臺連絡，要他們用雷達探測。可是，由於安鳴雷的飛機飛得很低，大約只有三百呎，所以探測不到。照推猜那飛機是飛到南方大約五十哩遠的一群島嶼上去。港灣當局已接到通知，說核子潛艇魔鬼魚號將在傍晚五時左右到達。除此之外沒有什麼消息。夏寧問龐德有什麼新情報。龐德謹愼地回答他一些表面現象。龐德認爲現在吐露眞實內容還嫌爲時過早。看起來這幕戲要漸漸接近高潮了。當安鳴雷的飛機回來的時候，監視哨能不能立刻遞個報告來呢？這是非常重要的

。龐德還要求夏寧把以上的消息告訴李特爾，這會兒李特爾正在往總局樓上的那間無線電室途中。龐德自己要用車子，問夏寧可否借一部。不論什麼車子。有的，有一部「倫羅孚」牌的車子。

龐德這才打電話到波密拉給梅露。梅露的聲音很急切：「龐德！你整個上午到那兒去了？」這是梅露第一次親切地直呼龐德的名字：「我要你今兒下午一道去游泳。他們已經通知我準備收拾行李，今晚就要上船。安鳴雷說今晚要啓錠去掘寶。他這一趟要帶我一道去，你說這不是個好消息麼？不過，這是最機密的消息，我告訴了你，請你千萬別告訴別人啊！你答應嗎？我們這一趟出海以後，幾時再回來，安鳴雷却不肯直言。他提到了邁阿密什麼的。我想………」梅露猶豫了一下：「我想當我們的遊艇再回納騷來的時候，可能你已經回紐約去了。我跟你見面的機會太少了，昨天夜裡在卡西羅，你又走得那麼匆匆。你到底在忙些什麼呀？」

「我昨夜忽然覺得頭痛，我想大概是晒太陽中暑了。昨天眞是個好日子，我多不願意離開妳呀！喂，我眞高興陪妳一道去游泳。在什麼地點，妳說？」

梅露詳細地把地點告訴了龐德。那是由波密拉過去大約一哩遠的小海灘。有一條支路可以到達那兒，海邊還有一間茅屋。很容易找到的。那兒的海灘比波密拉好得多，是個游泳的好所在。自然，在那兒，游泳的人不會很多。那小海灘是屬於一位瑞典富翁所有的，這位富翁現在不在家。梅露問龐德幾時會到達那兒。最好在半小時之內，他們可以在那兒玩得久一些。

龐德的三明治跟兩杯酒送上來了。他坐下來盡情地享受着，眼睛看在牆上，心裡在想那梅露

。一個多美妙的女郎啊！但他也知道今兒下午要對她進行的是什麼工作。那眞不是一件好事！但是，這本來該是一件多美的事啊！

龐德匆匆收拾一下。游泳褲給捲在毛巾裡，上身穿了一件短衫，把李特爾照相機式的蓋氏計算器掛在肩上。在鏡子裡朝自己笑笑，看起來眞像個帶着照相機的遊客。伸手往褲袋外面摸了一摸，確定那隻手觸形的金質證章是放在袋裡。這才走出房門，乘電梯下去。

倫羅孚牌的車子用的是鄧綠普海綿車胎，但納騷海邊公路的崎嶇仍使人顛簸，而下午的炎陽更是使人發眩。當龐德的車子在沙灘駛過的時候，發現另有一道並行車轍引向一處濃密樹叢。在海灘邊停住了車，他這時唯一的願望就是趕快鑽進水裡去，不再出來。沙灘邊有一間茅屋，是魯濱遜漂流記裡的玩意兒，用竹子編的四壁，鳳梨葉子跟棕樹葉子做的屋頂，它的寬濶茅簷，在四周投下一片黑影。茅屋分做兩半，一邊門口掛着男更衣室的牌子，另一邊是女的。龐德瞧一瞧女的那邊，裡面有一小堆衣服放着，地下一雙白皮涼鞋。他自己換了衣衫，再走出來。這裡是個小型的海水浴場，水邊是個半月形白色沙灘，兩端各伸接到海裡的小崖岬。四顧寂然，沒有梅露的影子。海灘下面的坡度很陡，海水一下子由綠色便變成了深藍。龐德在淺水裡走了沒幾步，便投身在碧波裡向深凉處游去。他盡情地在那兒載浮載沉，讓冰凉的海水在週身撫摸着。一會兒之後他才懶洋洋地向外面游出去，希望在那小岬上會找到梅露。可是，那兒仍然沒有她的影子，十分鐘之後，龐德游回來，在沙灘上找了塊地方，俯身伏下去，埋頭在雙臂裡。

不知道有幾分鐘之久，龐德偶爾抬頭。望見海裡有一條泡沫痕跡正由外面向這沙灘伸近。當這條泡沫痕由深藍海水伸進輕綠的淺灘水面時，龐德看見了水裡的一隻黃色氧氣筒，一閃一閃發光的面罩，以及面罩後面拖着的流絲細髮。游到了淺處，她一隻手撐住了沙底，另一隻手把面罩推高，語氣嚴肅地喊着：「別躺在那兒做夢哪！快來救我一下。」

龐德站起來，向她走近：「妳不應該獨個兒去潛水啊！出了什麼事了？被鯊魚咬去了一塊肉當點心了嗎？」

「別開玩笑了。我的脚被海膽刺上了。快想辦法給我拔出來。最好先替我把這些潛水東西拿掉，這麼重的東西會使我的脚刺得更痛的。」她說着把帶子上的扣子打開，放鬆了鈎帶：「嗯！可以拉開了」

龐德照着她的吩咐，把氧氣筒等一連串東西給放在附近樹影底下去。梅露坐在淺水裡，查看着她的右脚底脚趾部位：「喲！一共有兩支刺，刺到肉裡去恐怕很難拔呢！」

龐德由樹蔭那邊回來，跪在她身旁。她脚底中趾褶紋下面有兩個小黑點，靠得很近。於是又站了起來，伸出一隻手：「走！我們到樹蔭底下去弄，這得費一些時間。妳的脚可不能再踩着地，否則刺子要越刺越深的。我來抱妳過去。」

梅露大聲笑起來：「我的英雄！我聽你的話，但你可別滑了手，使我掉落下去啊！」她說着伸出雙臂，龐德往下一蹲，一手托着她的雙膝下面：另一手穿過她的胳肢窩，她雙臂緊箍着龐德

的脖子，一下子，龐德便把她抱了起來。站在海水裡，龐德一時不肯移步，低頭盡瞧着她上仰的臉。她的明亮眼睛似乎帶着許可的神色，於是在她微張的紅唇上龐德把嘴唇湊上去。梅露溫柔地迎着這一吻，然後緩緩地撤退，帶着微微的喘息說：「你不應該還沒做事就預支了報酬呀！」

「那只是帳面的處理問題。」龐德說着，穿過她右邊胳肢窩底下的右手，緊緊摟住了她的乳房，這才移步向那大叢樹蔭走去。到了那兒，就把她輕輕地放在軟沙上。她把雙手反襯在頭後，以免沙礫跑進了她的秀髮裡去。雙眼半閉着，眼睛躲在眼瞼後面。採取了等待的姿態。

比基尼泳衣的下半截，那丘墩狀的V形，好像是個眼睛在仰瞧着龐德。比基尼上半截的兩隻驕傲而飽滿的圓球，又像是另兩隻眼睛也在仰瞧着。龐德覺得自己似乎有點控制不住了，於是趕緊喊道：「妳翻轉過去吧！我要替妳拔刺了。」

梅露聽話地翻了身俯伏着，龐德屈着膝，提起她的右脚。這是一隻細柔的脚，握在手裡像握住了一隻小鳥。把沙礫除抹乾淨。把她的中趾扳直。那幼嫩的淡紅色趾肉，就像是重瓣的花蕾。把趾節給伸直以後，龐德湊上嘴唇去吮吸。他用力吮吸了大約有半分鐘，嘴巴裡覺得有一小支東西吸到了。於是朝地下啐了一口把那海膽刺吐掉。「剩下的一支刺，恐怕要動些小手術了，否則太花時間，我們的好光陰也就完蛋！」龐德說：「妳準備好了嗎？」

龐德看見梅露的後背肌肉抽得很緊，顯然在準備接受一些痛苦。而她的回答聲音則像夢幻～～樣：「好了！」

龐德用牙齒在另一支海膽刺的周圍嫩肉上深深咬進，咬下去的時候盡量溫柔些，然後再用死力吮吸。她的脚抽動着想逃開。龐德停下來，朝地下吐口水把吸出的一些刺子斷碎吐掉。她趾肉上留着白色的齒印，而兩個小刺孔裡也滲出了像針尖那樣小滴血液。龐德把血水抹掉。現在皮肉下面已不再有黑色的瘀血留着了。龐德說：「這是我平生第一次吃着了女人的肉呢，味道可不錯！」

梅露顯得不耐地蠢動着。但並沒有說什麼。

龐德知道這麼做會使她皮肉傷到什麼程度，所以，安慰地告訴她說：「馬上就好了，梅露！妳很勇敢。現在只剩下最後一吸了。」說着在她脚底輕吻了一下，使她增强信心，然後，盡量溫和地，他的牙齒跟嘴唇又開始工作了。

兩三分鐘之後，龐德把海膽刺的最後一段也吸了出來。他告訴梅露說全好了，同時把她的脚給放平下來。「現在妳可別讓小砂礫跑進去。還是由我抱妳到茅屋裡去穿鞋。」

梅露轉了過來，她的眼瞼濕了，大約是痛得流出了眼淚。用手背抹了一抹眼睛，梅露瞧着龐德認眞地說：「你是頭一個使我流淚的男子，知道嗎？」說着雙臂伸向龐德，現在，她是整個向他投降了。

龐德彎腰把她抱起來。這一次他並不去吻那微張而等待着的嘴唇。他抱她進茅屋。該走男的一邊還是女的一邊？終於進了男的一邊。一手取了他自己的襯衫朝地下一放，攤開來給她做個墊

子，然後輕輕地把她放下地讓她的脚站在襯衫上。她雙臂緊摟着龐德的脖子，而龐德已經解開了她奶罩的背後扣紐。原是繃得緊緊的奶罩，突然一鬆，滑落到地下去……。

十八　愛與恨

龐德側身臥着，用一隻手肘支着頭，瞧着身旁美麗的面龐。潤濕的汗水浸着她的兩頰跟眼眶附近。頸邊一支血管仍在快速地搏跳着。在愛的交流裡，已使梅露的莊嚴壁壘被攻破了。她那茶褐色的眼睛，以遙遠的奇異瞧着龐德。目光盡在龐德臉上徘徊，似乎是第一次兩人才相見的樣子。

龐德說：「我很對妳不起，我實在不應該幹下這種事。」

這句話使梅露感到高興。她腮邊的兩隻酒渦也旋得更深。她說：「你說得眞像個陳倉初渡的女孩子，現在你害怕要因此而懷孕了，所以你不得不趕緊去告訴你自己的母親。」

龐德又俯下去吻着她的兩邊酒渦跟兩眼的眼瞼。「起來，我們去游泳去！」龐德說：「待會兒我還有話要跟妳說。」他站了起來，伸出了兩手。梅露不情願地牽着了他的手，龐德用手把她拉起來，貼在自己身上。梅露以她自己的胴體在龐德身上擺弄着，撩撥着。她知道此刻這樣做是安全的。她更頑皮地對他笑着，動作也變得比先前更加肆無忌憚。但龐德緊緊地把她摟住使她停止亂動，因爲龐德知道彼此相處的快樂時光已經不多了。龐德說：「別再這樣了，梅露！走！我

們一道下水去。大家都不穿衣衫。沙礫不會傷妳的脚的。我起先是騙妳的。」

梅露說：「起先，我由海水裡上來的時候，也騙了你一下。那海膽的刺實際上並不至於使我痛得連路都不能走。而且，我自己也能拔，那就像漁夫所做的那樣。你知道漁夫們是怎麼做的麼？」

龐德大笑說：「我知道，他們是在海水裡拔的。」他又吻了梅露一下，然後退後一步站着，把梅露渾身上下看了又看，彷彿要把她這美麗的胴體永遠記住一般。於是他突然一轉身，向外面海裡便跑，一下子游進深水裡去。

當龐德再回到岸上來的時候，梅露已經先上來，正在女更衣室裡穿衣。龐德擦乾了自己，對於隔壁梅露的談笑聲只是漫應着「是的，」「不，」或是其他的單字。終於梅露察覺了，她過來問他：「你到底怎麼啦？龐德！發生了什麼事嗎？」

「是的，露露，」龐德在拉動褲子的時候，聽見那金質證章在褲袋裡跟銀角子相撞的叮噹聲：「我們到外面去，我有些話必需告訴妳。」

帶着憂傷的表情，龐德在茅屋外面陰影的沙地上選了個地方坐下來。梅露由茅屋裡出來，站在他的面前。細心地瞧着龐德的面孔，希望能由他面孔上看出些端倪。龐德避開了她的眼睛，雙手抱着膝蓋頭，只朝海面凝望着。梅露在他身邊坐下來，但並不靠得很緊。梅露說：「你是打算要傷我的心是不是！是不是也跟他們一樣，一下子就要把我拋棄了？要是這樣，你就乾脆一點，

也做得漂亮一點，我是不會哭的。」

龐德說：「我怕我要做的是一件比妳講的還要傷妳心的事，梅露！這不是一件關於我的事，而是關於妳哥哥的事。」

梅露身體僵了一下，然後以低沉而緊張的聲音說：「說下去！詳細的告訴我！」

龐德由褲袋裡取出那隻金質證章，靜靜地遞給梅露。

梅露接過去，只瞄一眼，她便轉開一些身體，黯然說：「他死了！是怎麼死的？」

「那是一篇大故事，也是一篇最慘的故事。這件事不但葬送了妳的親哥哥，也牽連了妳的朋友安鳴雷。這是一項曠古未有的大陰謀。我這次到這兒來，實際上是替我英國政府探查一件案子。我的眞實身份是警務人員裡的一種。我告訴了妳這些秘密，還要告訴妳更多的秘密，因爲這會兒有千萬條性命將要遭遇到毀滅，除非妳肯伸手幫忙來阻止它的發生。我所以要把這金質證章給妳看，而且不惜使妳傷心到極點，就是爲了要使妳相信我。我洩漏了這許多秘密是違背了我的誓言的。所以，不論事情演變到怎麼樣的地步，也不論妳自己決定怎麼辦，我信託妳，我相信妳不會把我所告訴的一切再洩漏出去。」

「哦！這也是你爲什麼要佔有我身體的緣故——佔有我的肉體，你就可以任所欲爲了！而現在你更以我哥哥的死，來對我作威脅！」這些話由她齒縫裡迸發而出，然後她聲音轉爲低沉：「我恨你！我恨你！我恨你！」

龐德冷靜而實事求是地說：「妳的哥哥是被安鳴雷殺死的，至少是由安鳴雷命令而被殺的。我到這兒來的時候本來就想把這事告訴妳。可是…………」他猶豫了一下：「妳是那麼可愛，而我又那樣地喜歡妳。當那種關係將要發生的那一瞬，我應該要斬釘截鐵地踩下刹車，可是我沒有，我知道那是我唯一可以對你示愛的時間，否則此後，可能永遠沒有機緣了。我知道我這件事做得太可怕，但我又不忍使妳傷心。這就是我唯一的請求原諒之點。」龐德頓了一頓：「現在妳平心靜氣地聽我告訴妳一切，先把對我的恨擱在一旁。過一會兒，妳就會知道我們之間沒有值得仇恨的地方。我們之間的關係，只是循着自然而必然的發展的。」龐德不等她再說話，就開始把雷霆萬鈞案子，由開頭逐步說給他聽。其間只省略了魔鬼魚潛艇這一段，因爲這是很重要的，如果安鳴雷知道，說不定他會改變計劃。終於，龐德說：「所以，妳知道，我們現在沒有什麼辦法，除非等到原子彈眞的再存到佛蘭特號上面去。在這時刻來臨之前，安鳴雷有充份的理由，說明他只是在海上獵寳，而與原子彈無關。至於那架復讎式轟炸機的墜毁，以及魔鬼黨的組織，都還沒有直接證據證明與安鳴雷有所牽涉。如果我們現在就驚擾了他，比如說以某種藉口扣留了他的快艇，或是在快艇上派個監視人員預防它偷航溜走，都只不過是使魔鬼黨的計劃略受遲延而已。原子彈現時到底存在何處，只有安鳴雷以及他的同夥知道，如果安鳴雷是用飛機去取原子彈的話，飛機上必定有無線電跟快艇維持着連繫。快艇這邊一有什麼問題發生，那飛機就會把原子彈仍留在原地，或是改換個地點存放，比如說另外存在水底什麼地方都可以。等到阻碍過去之後

，再把原子彈取回來。就是佛蘭特號快艇本身，也可以擔任存放或收回原子彈的工作。再不然，將來換任何一隻船，一架飛機，都可以完成預定的工作。魔鬼黨總機關，不論設在什麼地方，只要向英國首相通知一聲，說原計劃已經改變，或是什麼話都不必多說，只是通知改期，那麼，等再過幾個禮拜，他們又向首相發出通牒。而這一次，他們可能把空投黃金的時間，限定得更加短促，可能只限廿四小時之內就得照辦也說不定。這時所提的條件當然會更加苛刻，而我們除了接受威脅之外更是毫無辦法。只要原子彈一天收不回來，這威脅永遠是存在的，妳瞭解這句話嗎？」

「我知道。可是，現在我們要怎麼辦呢？」梅露的聲調很嚴厲。她的眼睛發着可怕的光芒，穿過龐德，直望到遙遠的一個目標。龐德知道，她不是望見了那位偉大的陰謀家安鳴雷，而是望見了殺死她哥哥的仇人安鳴雷。

「我們必需在原子彈被放上佛蘭特號的時候，立刻就得到消息。這是極爲主要的一點。知道了這一點，我們就可以全力進行。現在在我們這一邊，有個很有利的因素，那就是安鳴雷始終覺得他是處在安全之中。他仍然以爲他的計劃非常神妙，可以毫無顧慮地推進下去。這是我們的一股無形軍力，但也是唯一的一股軍力。妳知道嗎？」

「可是，你怎能知道原子彈是不是已經放在快艇上了呢？」

「由妳來向我們報告。」

「可以，」她的答復是冷淡的：「不過我怎麼知道艇上有了原子彈呢？而我又怎樣向你報告呢？安嗚雷不是個傻瓜，他只是在需要女侍這一點上，做了笨事。尤其是在投下這麼大的賭注的時候。」她頓了一頓：「他們這批人由安嗚雷來領導，算是選錯了人。安嗚雷是隨時隨地都要有女人在手邊的，否則就活不下去。他們早該知道這一點。」

「安嗚雷告訴妳該在什麼時候上船？」

「下午五點鐘。那艘摩托舢板會開到波密拉來接我。」

龐德看了一下手錶：「現在已經四點鐘了。我這兒有蓋氏計算器，它用起來很簡單。只要原子彈一上了船，它立刻就會表示出來。我要妳把這計算器帶走。如果計算器表示出船上有原子彈的時候，我希望妳在妳自己的艙房舷窗上發出訊號，那就是說把電燈開關一開一關，做幾個閃光訊號就是了。我們有人在注意着那快艇的。他們會立刻提出報告。妳發出訊號之後，可以把蓋氏計算器扔掉，扔到海裡去也行。」

她帶着嘲笑的口吻說：「嗯，這是個笨蛋計劃，是那些通俗作家所寫的偵探小說。在眞實生活裡，那會有人在他艙房裡大白天開電燈的？這樣罷，要是艇上眞的有了原子彈，我會跑到甲板上去——也就是說，你們派的監視人員如果看到我在甲板上，就是有了那個玩意兒了。這是比較自然的做法。如果艇上沒有原子彈，我就躲在艙裡不出來。」

「好，就照妳的辦法辦！不過，妳是不是眞的願意做這件事呢？」

「當然願意，只要當我看見安嗚雷的時候，能控制我自己，不會一下子就把他撲殺，我就能替你完成任務。不過，我有個交換條件。就是當你後來抓到安嗚雷的時候，你一定得親眼看見他確被處死！」她這幾句話說得非常的認眞。而且她以若有其事的眼光直瞧着龐德，彷彿龐德是旅行社人員，梅露正向他預定火車座位一般。

「我想，安嗚雷也許不至於死刑。但在那快艇上的所有人員，恐怕無期徒刑是免不了的。」

梅露承認這是合理的推測：「嗯，無期徒刑自然也可以。這種刑罰可能比死刑還要難受。好了，現在告訴我，你這計算器是怎麼用的？」她站了起來，向海灘上面走了幾步，似乎在想什麼。一會兒，她瞧瞧手上的畢大奇證章，轉身向海邊走去。然後停步在那兒，凝望着沉靜的大海，說了幾句話。可是因爲離龐德太遠，所以龐德聽不見她說的是什麼。終於，她向後一仰身，用盡全身力氣，把金質證章，向海外扔去。看它飛過淺灘，在强烈陽光裡閃爍了一下，便墜進深藍的海水裡，濺起一朵小浪花。梅露瞧着那漣漪向四方展開。當那閃亮的水面像一面鏡子破碎了而又重圓的時候，她回身走上沙灘來。她那長短不同的雙足，在沙灘上印下了輕重不平均的足印。

龐德把蓋氏計算器的用法向她做了個說明。因爲女孩子身上不能穿電線，所以龐德沒有把手錶形的指示器給她。龐德告訴她只要注意聽計算器裡的輕微的响聲就可以。「船上任何地方這計算器都能發生作用，」龐德說：「不過，最好還是設法靠近那底艙。妳可以藉口要在艇尾拍些照片。這計算器完全像一架勞萊弗勒照相機，前面有眞的鏡頭跟機件，以及按紐等等俱全。只是它

裡面沒有軟片。妳盡可以說，要在這告別的時候，替快艇跟納騷港灣拍些照片。妳願意這樣做嗎？」

「嗯，」她一直注意地在聽着。現在，她似乎有點愛他了。她試探性地伸手按了一按龐德的手臂，又讓自己的手垂下來。抬頭望了龐德一下，迅又避開。帶點慚愧地說：「我剛才，我剛才所講的恨你的話，實在不是眞的。我只是那時間還不瞭解你。我怎能…………一下子瞭解那麼可怕的故事？我至今似乎仍然有些不相信，不相信安鳴雷眞的會幹出這種事。我們當時是在義大利那不勒斯相遇的，他是個有吸引力的人，誰看了他都會喜歡的。能在許多女人的競爭裡爭取到了他，無疑地是富有挑戰性的嘗試。後來他告訴了我關於那隻快艇，以及海上尋寶的奇妙遠行。聽起來眞像是神仙故事。我自然是欣然同意跟他一道到納騷來。誰還會不願意呢？何況我已經準備付出我應有的代價。」她又急瞥了龐德一眼：「我很遺憾。不過，現在生米已煮成了熟飯。當我們到了納騷，他把我安頓在岸上，使我離開快艇，我心裡是很奇怪的，但我並沒有生氣。這裡的島嶼是美麗的，這就够我玩的了。不過，現在聽了你告訴我的一番話之後，我有許多小疑問都得到了答案。在艇上的時間，我是不准走進無線電室的。艇上的人員都沉默而不友善，他們總是以不歡迎我在艇上的態度對待我。他們與安鳴雷之間的關係也很特別，似乎他們跟安鳴雷是地位同等的，而不是接受安鳴雷的薪水而雇用的。他們都是暴戾的人，但他們所受的教育又似乎都比一般水手高得多。所以，現在想起來，一切都很分明了。我還記得，在星期四以前的整個禮拜

裡，安鳴雷始終是緊張而易怒的。我跟他之間，實在彼此都已厭倦了，我是打算就此拉倒。我甚至準備自己坐飛機回去，不過，到了最近這幾天，他又變好了一些。當他告訴我收拾行李準備今晚上船的時候，我又回心轉意認爲還是照他的話去做比較好，何況我對於覓寶探險也很着迷呢。我眞想去着着這究竟是怎麼一回事。不過，如今…………」她向海外望着：「如今又有了你這個人，而且方才，自從事情發生以後，我心裡正決定要告訴安鳴雷今晚我不準備上船了。我要留在納騷，看你要到那兒去，我就跟你跑。」現在，經過長久時間的彆扭之後，第一次她又瞪目凝視着龐德不再閃避了：「你是否願意讓我這樣做呢？」

龐德雙手捧着她的面頰：「當然我願意！」

「可是現在怎麼辦呢？我要是今晚仍然上了船，我們何時能再見？」

這正是龐德已經在擔心的問題，讓她上了船，又給了她蓋氏計算器，無異對她火上加油，雙重危險。她可能被安鳴雷所發覺，那麼，她無疑地會被立刻處死的。就是不死，而魔鬼魚號潛水艇與佛蘭特快艇極可能發生海上追逐戰。核子潛艇又極可能用炮火或魚雷不加警告地擊沉了佛蘭特，梅露仍是不免一死。這些危險，龐德是都計算過了的，但又有什麼辦法呢？事已到此，他只好深埋在心裡不敢說出來。相反地，他還得安慰地對梅露說：「一等到這件事過去以後，我立刻就會來找你，不管妳在天邊海角，我都要找到妳。不過，妳這一次回艇是充滿着危險的。妳是知道的，妳是否眞的願意冒險去幹？」

梅露看了看手錶，說：「四點半了，我得走了，你不必送我到車子旁邊，就待在這兒，我們吻別吧！你要我做的事可以不必擔心。我會幹得好的。安嗚雷不是被抓去判刑就是讓我一劍刺在他背上。」她離開雙臂：「來吧！」

幾分鐘之後，龐德聽見梅露車子引擎發動的聲音，他等到這聲音沿西海岸公路逐漸遠去，以至聽不見了，這才跳上自己的車子也離開了沙灘。

沿途他開了大約有一哩的路程，經過轉向波密拉的叉口時，梅露車後帶起的塵土仍在空中飛揚着。龐德一下子眞想也衝進去，告訴她晚上不要上船去冒險。但終於抑制了自己的衝動，把車子駛向老福岬。在老福岬有個警哨，那是利用廢別墅的汽車間權充的。果然有兩個警察守在那兒。一個坐在帆布椅上看書，另一個在瞧着三脚架上的雙筒望遠鏡。穿過屋邊一隻百葉窗的縫隙，這座望遠鏡正對準佛蘭特號快艇。除了望遠鏡之外，還有一架警用無線電話機放在旁邊地板上。龐德告訴了他們一些簡短的消息，然後拿起無線電話的話筒，接通警察總局局長。局長告訴了他關於李特爾囑咐轉告的兩則消息。一則是李特爾訪問波密拉那座屋子結果所得爲零，僕人說梅露的行李已經在下午的時候就被送上快艇去了。屋子旁邊的倉庫（起先在空中看見沉重的車轍就是駛向這座倉庫的）裡面毫無可疑的東西。裡面放的是一艘光溜溜的帆船，連帶一輛拖車，那沉重車轍可能就是那拖車做成的。第二則是說魔鬼魚號潛艇大約在卄分鐘之內到達。靠泊的地點是太子碼頭，希望龐德到那兒去跟李特爾相會。

× × ×

以極爲小心的動作，進港而來的魔鬼魚號潛艇，沒有一般潛艇那樣像瘦長獵狗的雄姿。它長得又笨又醜。它那老黃瓜形的艇鼻，用柏油布把雷達掩蓋起來，不讓納騷的人們知道了它的秘密。看起來它一點也不能使人相信有着很高的航速。可是，據李特爾說，它在潛航時大約有四十海里的高速度呢！「龐德！他們不會告訴你這些的，因爲這是最高機密。當我們上了這潛艇，我們甚至可以發現連它的字紙簍裡的廢字紙也都列爲最高機密呢！你別小看這些海軍士兵，他們也都個個守口如瓶，他們甚至連打嗝都很擔心，怕一打嗝也會走漏了消息似地！」

「你怎麼能知道有關於它的性能呢？」

「嗯，你可別把我對你講的這些性能去問艇長呀！我自然是從中央情報局提供的。我們在局裡都得講授這些基本常識的，這樣我們才能對偵查與判斷上有所幫助。這一艘魔鬼魚是屬於華盛頓級的潛艇，排水量大約四千噸，艇上人員大約一百人，價值大約一億美金。它的續航力，要不是糧食吃光，或是原子反應器要換，至少十萬哩以上。它的裝備假如跟華盛頓級的別隻潛艇相同，那麼它就該有十六門垂直式飛彈發射管，兩邊各八門，用來發射北極星固體燃料飛彈。射程圓徑一千二百哩。艇員把它的發射管叫做『邱霧森林』，因爲那些發射管都漆着綠色，而飛彈艙間看起來又像是一排排粗大樹幹。北極星飛彈是由水底發射的。發射的時候，潛艇是在水底穩定地停住的。由於精密的無綫電設備，以及觀察星象的星象尋跡器，潛艇能够非常準確地算出自身的

位置。所有這些有關命中的要素，都是自動地送進飛彈裡去的。飛彈射手只要一按按紐，一支飛彈就藉縮壓空氣的作用由水裡穿射而出。它剛剛鑽出水面的一瞬間，它的固體燃料火箭立即引燃，推動飛彈疾射而去。這眞是一種出奇的武器。你只要閉目想想：在世界任何一處海洋哩，突然飛起來一隻飛彈，指向某個大都市而把它炸爲粦粉。你根本不知道這些飛彈是由何處射來，更不知道它將於何時射到。轟炸機要有基地，陸上飛彈得有發射臺，而且地位固定，你可以查訪得出來，或者乾脆用追踪飛彈循原拋物綫追炸，但潛艇來去無踪，你就毫無辦法了。這些北極星飛彈潛艇，我們現在已經有了×艘，其餘還在繼續製造中。」

龐德乾澀地說：「人們仍然有辦法找出潛水艇的所在的。他們甚至可以製造深水原子炸彈，在海底爆炸，衝起巨大震波，把龐大半徑裡的任何東西都震毀掉。不過……………呃……………這艘魔鬼魚潛艇是否帶有比北極星飛彈稍爲小一點的武器？我們又不能用那麼好的飛彈來對付佛蘭特號快艇，我們有什麼東西可以打它麼？」

「它有六支魚雷管裝在前部，我敢發誓，它更帶有更小的武器，諸如機關槍之類。現在問題是在如何才能使司令官動心而開火，他是不喜歡對一艘沒有武裝的平民船隻開火的，尤其是不肯接受兩個穿平民服裝的傢伙所給予他的命令，更何況這兩個平民裝的人物中還有一個是英國人呢！他是只聽從於美國海軍部的啊！」

魔鬼魚號輕輕地挨靠着碼頭了。纜繩扔了下來，鉛板梯也放好。擠到碼頭來觀看的襤褸人群

歡呼着，却被一列圍成封鎖線的警士攔回去。李特爾說：「好吧，我們上去吧！讓一齣好戲開幕吧！我們兩個連一頂帽子都沒有，對高級官員怎樣敬禮呢？好吧，我彎腰鞠躬，你就學女人樣子後退屈一膝行檢衽吧！」

十九　甲板上的訊號

魔鬼魚號潛艇內部的空間，出人意表的寬裕。人們進入內層，都是走一層一層的臺階而不是爬梯子。艇裡沒有嘈雜與混亂，漆的顏色也是活潑潑的綠色。一位大約廿八歲的年青値勤官，領着龐德跟李特爾走下了兩層甲板。那兒的空氣異常涼爽（這位値勤官員解釋說溫度是七十度，濕度是百分之四十六。）走到臺階的末端，値勤官向左轉，敲着一扇艙門，門上寫着：「美國海軍司令官白德生。」

艇長白特生看起來大約四十歲，有隻方形面孔，黑色的平頭剛剛有一點灰白。他的眼睛縐縮而帶點幽默，但嘴巴與下顎却顯示着危險。坐在一張潔淨的辦公桌後面，正吸着煙斗，面前擺着一杯已經喝空的咖啡杯，跟一本發電報用的拍紙簿。在拍紙簿上面他正寫了些什麼。看見他們進來，便站了起來跟他們握手。指着他辦公桌前面兩張椅子讓他們坐下。同時對値勤官說：「鄧通！請你叫兩杯咖啡來。還有，請你把這個送走。」白德生撕下拍紙簿上面的一頁交給了鄧通：

「最急電！」

這會兒白德生自己才坐了下來：「嗯，兩位先生，我們歡迎你們到艇上來。龐德勳爵！我們有你這位英國海軍人員來訪問，眞是光榮之至！你們兩位以前乘過潛艇麽？」

「我以前乘過，」龐德說：「那是在情報機構裡的皇家海軍義勇預備隊特別支隊工作的時候。我是當個管貨員。嚴格地說，實在是一個賣巧格力的水手。」

白德生艇長大笑：「那眞妙！李特爾先生，你呢？」

「我沒有乘過，艇長！但我以前自己曾有過一艘潛水艇。是用橡皮胆跟橡皮管來推動的。我的難題是：他們總不肯讓我貯滿整浴缸的水，所以我沒法子知道潛到最深的時候，它究竟是怎樣的。」

「哈哈！這眞像是海軍部的作風。他們也是始終不讓我把這艘潛艇降到深度的最大限。只有在試航時才做過一次。以後每次我只要潛降到稍爲深一些的時候，指針指的就是紅線，而儀表旁又印着許多許多的警告事項。嗯，兩位先生…………」艇長瞧着李特爾…………「這是個什麽道理呀？自從韓戰以來，就沒有過這麽多的最速件、最機密呀！我告訴你也不要緊，就是剛才，我還接到了由海軍部部長本人名義發出的電報。電報裡說，我必需在你李特爾先生命令之下從事。萬一你李特爾先生遭遇死亡，或是失却能力時，我需在龐德勳爵命令之下從事，直到卡爾遜少將在今晚七時到達爲止。這到底是幹嗎呀？我眞不曉得他們在攪什麽鬼把戲！我只曉得所有電報文件都得在前頭加上『雷霆萬鈞作業』，這電霆萬鈞到底是什麽東西呢？」

龐德對於這位白德生艇長已開始有相當的好感了。他喜歡白德生的鎮靜與幽默。總之，白德生是個漂亮的三角帆（龐德記起了這句海軍老俚語，意思是指一個人的風度優美）。當李特爾在簡述整個故事的當中，龐德就一直在注視着白德生裝作呆頭呆腦的幽默神態。

李特爾在報告的時候，周圍並非完全寧靜的。有許多溫和而混雜的背景雜音在伴奏着。那持續不斷的發電機哼聲，不時被一陣唱片樂聲——唱着「我愛咖啡我愛茶」的曲子所掩斷。艇長桌上那架對講電話機也不時發出卡察的聲響，其間夾雜着接線生的重複語句：「羅勃要跟救生船領班通話」「輪機長請接歐本孝先生」「藍隊請接下艙房」，此外，不知道那裡來了像幫浦那樣的一吸一放的聲音，大約每兩分鐘，就像寫文章下標點一樣哼一下。

當李特爾講到了安鳴雷乘水上飛機離開快艇，以及龐德把任務交給梅露爲止，已經講了大約十分鐘。白德生艇長向椅背一靠，拿起烟斗，心不在焉地裝起烟來。終於白德生說：「嗯！這眞是一篇天曉得的故事。」他自己笑了笑：「而且也够怪誕的。怪誕到，縱使沒有海軍部長的電報，我也能相信。過去我就曾想到，會有這種事情發生的一天。雖然我是指揮着一艘核子潛艇，而且帶着飛彈到處溜，但這並不是說我就不怕這種鬼事情。我家裡還有老婆跟兩個兒子，我就關顧不到他們。原子武器說起來實在是太危險了！舉個例子來說，只要有像我艇上的這樣飛彈一支，對準美國的邁阿密，我們就能够以這兒的任何一座小島做根據地，來綁全美國的票。現在，我這潛艇就在這兒了，我這個三十八歲的白德生可能忽然發瘋，舉起全部十六支飛彈發射管，那就足

够把整個英國出地圖上抹去。不過，」他把雙手放到桌上來：「我這只是順便談談而已。現在，我們面對的問題可沒有如此嚴重，它只是兩個小小的東西，但影響可也及於全世界。據我看，你們二位的想法是這樣的：那位名叫安鳴雷什麼的，隨時會乘原飛機回來，而飛機上裝載了那兩顆不知道由什麼密存的地點取回來的原子彈。如果他眞的取回了原子彈，而且放到快艇上，那麼，那個女的就會給我們發出暗號。於是我們就靠攏過去，把那快艇給抓住或是給弄到海外炸掉。對不對？不過，要是他沒把那原子彈擱在艇上放着，或者，由於不知道的什麼緣故，那位小姐沒有發出暗號。那我們怎麼辦呢？」

龐德靜靜地說：「我們就盯住那隻快艇，就坐在它尾巴後頭，一直守到最後時限的到來。那是離開現在大約還有幾十小時光景。我們不超出那可貴的法律範圍，所能做的僅此而已。當最後時限到來之後，我就把整個任務交還給政府當局，讓他們去決定到底如何處置那佛蘭特快艇，那沉沒的大飛機，以及其他等等。當然，最後時限過去之後，就會有一些不見經傳的人物，坐了另一艘我們從未知道的快速船隻，把兩顆原子彈裡的一顆，放在美國海邊，而讓整個邁阿密飛到空中去。要是邁阿密安然無事，那就可能是世界的某一地方轟地一聲粉碎了。他們把原子彈由墜機裡搬出來，又把它由這兒經過迢迢長途運到什麼地方去，他們是要花很多的時間的。然而，我們却糟透了，我們簡直等於坐着看他們幹。就現在的情形而論，我們正像一個偵探，在看着一個人一步一步地去進行他的謀殺工作，我們甚至還弄不清楚他身上到底帶沒帶槍。我們不能有什麼行

動，我們只能跟着他等着他，等到他眞的由衣袋裡拔出槍向我們指着的時候，這時候，也只有這時候，我們才能開槍向他射擊或是把他抓住。」龐德轉向李特爾：「是不是這種情形，李特爾？」

「的確像這種情形。艇長！我與龐德勳爵可以完全確定，安鳴雷是我們所要找的人，而他的啓錠駛往預定的目標也是指顧間的事。這就是我們何以恐慌而趕忙請你到來的緣由。我可以打賭，他一定在晚間去放那原子彈，而今夜則是限定時間的最後一夜。哦，艇長！你這潛艇是不是已經升火————你們用原子我就不知道該怎麼講法————呃，升火待發呢？」

「我們是準備着，這潛艇可以在五分鐘之內上路。」艇長搖一搖頭：「不過，有一個很壞的消息給你們二位，那就是我還不知道怎樣才能追在佛蘭特後面。」

「那是怎麼講呢？你不是可以開很大的速度嗎？」李特爾的鐵鈎手幾幾乎立即威脅地指向艇長，幸好他及時自制，才使鐵鈎又放下來，停在膝蓋上。

艇長微笑着：「我們可以做這樣的推測，那就是說，我們的速度絕對可以擔任這一項浩海追踪的任務。不過，你們二位先生似乎還沒計算到，在海洋航行裡，有時會遇到某種的障碍。」他指着壁上英國海軍部送給他的軍用海圖：「請看看這個圖。看過像這麼詳細的海圖嗎？圖上註的數字簡直像打翻的螞蟻窩。先生們，這些數字是註明海底深度的。我可以告訴你們二位，如果佛蘭特號老是航行在深水航路上，例如納騷西南的『洋舌水道』西北的『普羅維斯頓西北水道』或

水道』，我們是絕對可以追得到它的，就像龐德勳爵所說的道理。可是，這一帶有不少地方，」他揮了一揮手：「看起來，它畫的雖然也是用表示深度的藍顏色，可是，如果你到那兒實地去航行一次，就會知道那是不該再用這藍色了。原來這一大塊洋面，底下全是淺灘跟砂洲，水深都只有三噚至十噚(一噚等於六英尺)。假如我不想再吃船上的飯而準備找個安逸的陸上官兒做做，或是我眞的發了瘋，我是會把潛艇開到水深只有十噚的地帶，去做這追潛工作的。不過，即使我是這樣做，我還得賄賂領航官，同時須封閉聲納，使艇上人員都聽不到海底迴響才行。再退一步說，就算是這海圖上畫出了有一長串水深都是十以上的水道，但請你們二位注意，這是一張老海圖，是人們駛帆船的時代測繪下來的。也就是說，這些淺灘本身都有了五十幾年的變化歷史了，再加上海水潮汐對於這些淺灘的掩蔽作用，以及柔軟的珊瑚礁頭部不能使聲納發生迴音：這一切，都得等到你聽見船殼磨着或是螺旋槳打着什麼東西上的聲音時，你才知道你的船已經擱淺，但已是太遲了。」艇長由海圖那邊回過身來：「二位先生！那艘佛蘭特號快艇艇主義大利人的選擇是極妙的。他利用快艇水翼板的特點，他可以飛駛在水深只有一噚的海面。如果他儘找這種地方航行的話，我們就毫無辦法了。這是我們的運氣太壞的關係。」艇長向龐德跟李特爾各瞧了一眼：「你們二位是不是願意由我把情形報告海軍部，同時改請福老德蒂基地，你們已經接洽好的噴射戰鬪轟炸機，去擔任這一項淺水追踪的任務呢？」

兩個人面面相覷了好一會，龐德才說：「快艇一定選在晚上動手，而且他們不會放出燈光，

所以，飛機在空中也是沒有什麼好辦法的。李特爾，你看怎麼辦？據我想，如果用飛機是唯一的一條路，可以在美國海岸外邊執行監視那快艇的話，我們只得也請飛機幫忙了。同時，我們這潛艇還是要出發的。如果艇長願意的話，我們朝西北開航，向巴哈馬火箭基地駛去，希望安鳴雷確定以那兒做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目標。」

李特爾用左手掠一掠他那草黃色的頭髮。「眞糟糕！」他憤然說：「我也只能做這樣的想法了。我們把潛艇叫來實在是笨透了。現在再叫那飛機，還不是一樣的？只怪誰叫我們面對的敵人竟是安鳴雷那鬼東西，還有他的鬼快艇！就這樣辦吧！讓我們倆人就在潛艇上跟艇長一道，不必分開到飛機上去了。另外我建議一件事，這大概不會再是笨想法！我想請艇長幫忙發個電報並通知空軍當局，同時以副本抄送中央情報局跟你英國情報處的老板。你看怎麼樣？」

「給我老板的電報請發給海軍上將局長，而所有正副本都請加上『雷霆萬鈞作業』的秘密代字。」龐德用手抹了一下面孔：「這封電報無異在鴿子群裡給放進了一隻猫，要嚇得他們四處奔飛呢！」龐德看了看壁上的鐘：「已經六點鐘了，這時候在倫敦已經午夜，又正是電訊最繁忙的時刻！」

壁上的擴音器淸晰地在說：「監哨官向艇長報告：有一位警察總局來的信差，要送一件緊急信件給龐德勳爵！」艇長按住開關，朝那桌上麥克風說：「帶他下來。同時預備解纜，全艇作出航準備！」等到對方回話聲，艇長才放開了按紐，對他們二人微笑着：「快艇上叫做梅露的那個

女郎本名是………？黛莉？………嗯！大利！大利！是個好識語！」

艙門開了，一個警佐跑進來，摘去帽子，在鐵甲地板上「磕！」的一聲立正，伸直雙手，遞過一隻淺黃色的皇室信封。龐德拆開，是警察局長用鉛筆寫的電報式通知。他把內容唸出來：

「五時三十分飛機飛返並收進艇中，五時五十五分佛蘭特號出航，以全速向西北（一句）女子登艇後未出現（重複該三字）未出現在甲板上」

龐德向艇長要了電報拍紙簿的一頁，寫道：

「魔鬼魚號將經由普弗維頓斯水道奮力追趕（一句），請通過海軍部提出請求，派遣福老德帝基地戰鬪轟炸機中隊，在弗羅利達海外，一百哩雷達半徑內協同監視（一句）魔鬼魚號將以溫莎機場空中管制單位爲中心與各方連絡（一句），此項情況並請轉知英美海軍當局納騷總督以及即將到臨之卡爾遜少將暨費却爾准將。」

龐德在電報稿末署了名，交給艇長，艇長看了一遍，也署了名，交給李特爾，李特爾簽字爲信，然後龐德把稿子套進信封封好，交給警佐，警佐行了一禮，以正確的姿勢向後轉，舉着雄壯的脚步出去了。

艙門關上後，艇長按下對講電話機的按扭，發令解纜，在水面航行，航向正北，航速十哩，說完放開了對講機按紐，三個人寂然無聲，但傳來的背景雜音仍可不少。水手長的笛聲，機器的哼叫聲，脚步的跑走聲。潛艇艇身起了個輕微的顫動，於是艇長靜靜地說：「好了，二位先生，

這就是啓航了。我希望這次追趕不是完全無益，但也不要太熱烈。憑良心講我是很願意替你們去追那快艇的。好了，那麽，你們要發的另一封電報呢？怎麽寫法？」

龐德只有一半的心思在草擬自己的報告電稿，而另一半的心思在推敲着警察局長剛才送來的通知，同時在懸念着梅露的安危。這情形看起來很糟，似乎那水上飛機並沒有帶原子彈回快艇。要是這樣，那麽，魔鬼魚號與噴射機的出動都成了無意義了。實情究竟如何，現在眞難以判斷。但有一個最容易下的判斷就是：關於弄沉復儺式轟炸機以及偷走原子彈的工作，根本不是安鳴雷這一班人做的，所以當龐德他們在此時拼全力去追趕那佛蘭特之際，簡直等於中了調虎離山那樣的巧計，而讓出空場子給魔鬼黨去任所欲爲了。不過，龐德的本性却不允許他接受這種推測。安鳴雷的掩護工作果眞是做到了天衣無縫而無論在那一方面都不能加以挑剔的地步麽？像這麽大的一件事，眞能掩護得半點風聲都透露不出來麽？這在老情報人員看來，却不敢相信。除非是判斷錯誤，根本安鳴雷就不是那麽一回事，換句話說，他眞正是攬獵寶，他下午乘飛機出海只是看看當地有沒有漁船等等，以便開船去工作。但要說安鳴雷確是主持收放原子彈工作的人，那麽，他飛機回來後爲什麽沒有把原子彈帶回來呢？還是因爲梅露有了某種原由而不能上艙而發暗號？或者他們的原計劃就不是用飛機去裝原子彈，而是等佛蘭特號航往目標區中途順便再去取呢？快艇向西北走有兩種可能，大轟炸機沉落的地點是在納騷以西的比米尼群島南端，而邁阿密跟一部份美國海岸目標區也是在納騷之西的方位上。但也可能佛蘭特號向西走了若干路之後再轉而向北，

轉到最可能成為第一目標區的大巴哈馬火箭基地。

由於不能確定眞正情況，同時還帶有判斷錯誤的危險，龐德心裡感到極端焦灼。他與李特爾以及這艘潛艇，現在顯然正在從事一場瘋狂的賭博。如果原子彈確在佛蘭特號快艇上，而快艇又果然中途由西北航線轉向正北朝大巴哈馬前進，他們自然可以在中途截獲了它。

可是，要是這場賭博是意味着勝利的話，何以梅露不在甲板上顯示訊號呢？她遭遇了什麼意外嗎？

二十　叛變的陰影

在靛藍色平滑如鏡的水面上，佛蘭特號拖着一條深陷而短促的奶白色船跡。艇上那間大會議廳裡，鴉雀無聲。只有引擎的單調隆隆聲，以及餐具架上玻璃杯因震碰而發着極輕微的叮叮聲，打破了一切的寂寞。雖然艙邊的百葉窗板全都放下，以免艙裡的燈光外洩，但為了謹慎起見，他們仍然不敢點起明亮的電燈。只在廳裡掛了一盞紅色的航行燈，做照明之用。那昏暗的紅色光線，照在環繞長桌而坐的二十個人的面孔上，勉強照見了各人的面部表情。但那幽紅燈光與黑色影子所構成的扭曲而搖幌的畫面，使人有置身於森羅地獄之感。

長桌上首坐的是安鳴雷。雖然艙裡是有冷氣設備的，但安鳴雷臉上還是隱隱冒着汗氣。以緊

張而變得有點沙啞的聲調，他開始致詞：「我不得不向各位提出報告，我們已經處於緊急狀態裡了。就在半小時之前，十七號發現梅露在尾部甲板上。她無聊地站着，身上掛了一隻照相機。當十七號遇着她的時候，她假裝着在向波密拉作臨別拍照，可是十七號發現她照相機鏡頭上的罩子還是蓋着沒打開，於是十七號起了疑心，便向我報告。我走下去把她拉進她的艙房裡去，但她掙扎着不肯走。她整個的行動使我更加可疑了。於是我不得不採取激烈的手段制服了她，然後取過照相機察看。」安鳴雷頓了一頓，才靜靜地又繼續下去：「那照相機是假的。它內部封裝了一隻蓋氏計算器。自然，由於我們艇上放了那寶貝，蓋氏計算器上顯示出大約有五百萬倫琴的放射線單位。我使梅露恢復了知覺，再詳細訊問她，她拒絕任何說明。自然，她的口供我必定得強迫訊取的。取得口供之後，她又必定得被消滅的。只因當時我們就要啓航，所以我又使她失去了知覺，安全地把她綁在床舖上。這件事我已經向第二號提出了報告，現在我召集各位開會，也向各位提出了發生這件事的報告。」

安鳴雷住口不說話，環桌起了一陣意味着有某種危險性的憤怒低鳴。德國小組裡的那個十四號，由齒縫迸出一句話：「請問第一號先生，關於這件事，第二號說了些什麼嗎？」

「他囑咐我們照原計劃實施，他說全世界現在都在用蓋氏計算器在找尋我們。全世界的政府秘密情報工作者，都已動員起來對付我們了。納騷警方可能已經下令，對港灣裡所有船隻，進行放射線檢查。可能梅露小姐接納了警方的賄賂，帶了蓋氏計算器上艇。不過，第二號說，一等到

我們在目標區放好了原子彈，我們就什麼不必怕了。我已經命令無線電員，切實注意收聽納騷與大陸岸上之間的，任何異常的電訊連絡。我們所探知的電訊密度，仍然是很正常的。如果我們被懷疑的話，納騷與倫敦及華盛頓之間的無線電訊，必然像決堤那樣奔騰起來的。可是，這種情形一直沒有發生。所以，我們的計劃必須照舊進行。當我們到達目標區的時候，原子彈自然要從鉛箱裡拿出來，但鉛箱仍不可丟掉，因爲它將用來裝梅露小姐。」

十四號仍堅持着說：「我們仍然要先聽聽這女人的眞實口供！因爲她不招出實情，我們就要在受嫌疑的情形之下，去從事進一步的計劃。那是使人不愉快的。」

「這裡會議結束後，我立刻就要進行對她的鞫訊。如果你們要我表示意見的話，我認爲昨天上艇來的那兩個人，龐德與藍欽可能是有關係的。這兩個人可能是密探。那位叫做藍欽的，身上也掛有一架照相機。我並沒有對他的照相機加以密切的注意，但那樣子跟梅露小姐掛的很相像。我自己對這兩個人沒有特別當心，是我的錯誤。這件事既然已經發生，明早我們回到納騷，必須特別小心謹愼。梅露是要扔在海裡的，我對於她的死亡，將會編造出一個完整的故事。法律當局免不了要詢問一番，這將會使人生氣的。但除了詢問之外，不至再有別的什麼了。我們的證據可以確鑿證明我們是無辜的。對於我們今夜究竟是在什麼地點，我們所需的『不在現場』的證明，我們利用那些錢幣做幌子是最聰明不過的。第五號！那些錢幣的腐蝕作用情形，是否能令人滿意呢？」

第五號就是那位德國物理學家寇茲，他很得體地說：「那是再適合不過的。自然它是會被送去檢驗，送去做一次草率的檢驗。但那些錢幣，名叫里爾的小錢幣，却是眞正的西班牙十七世紀初葉使用的。海水對金銀是不會有太大的影響的，我已經用硫酸給它腐蝕一些。這些錢幣自然要交給執法官員，並請他們宣告爲應歸覓寶者所得的財產。要分辨這些錢幣到底是不是由海裡撈出來的寶藏，那就不是普通的專家所能解決的問題了。他們也不會強迫我們說出，到底寶藏是從什麼地方找到的。我們也許可以告訴他們藏寶處的海水深度，我們說是十噚深，而且有許多情況不明的暗礁。我認爲我們的故事是絕對不會被推翻的，在暗礁外面海水往往是很深的。梅露小姐可能是因爲她的氧氣筒出了毛病，沉沒的地點可能在海礁外面。當地的水深，據我們聲納探測是一百噚。我們曾經極力勸阻她不要參加我們的實地搜尋寶藏工作。但她是個游泳游得極好的人，她一定是在海裡發生了遇險的事故的。」第五號攤一攤雙手：「這種意外是時常發生的。每年因游泳而死的人不知道有多少。搜屍工作曾經全面展開，但當地鯊魚不少。我們的撈寶工作因此中止，立刻回航納騷，報告這一項意外悲劇。」第五號又毅然地搖搖頭：「我認爲，我們沒有理由，因這次的事件，而發生沮喪的情緒。不過，我如果奉命辦理對梅露小姐的鞫訊工作，那我將感到非常榮幸。」他有禮貌地轉頭瞧着安鳴雷：「我是知道怎樣使用電刑的，這種情形用電刑詰訊，大約會有點效果。人們對於電流是受不了的。如果我能參加這種服務……。」

安鳴雷的聲音也帶着十分的禮貌，他這二人的談話，簡直像是兩位醫生在討論如何治療一位

暈船的病人安嗚雷說：「謝謝你，我有一些鞫訊的方法，在過去幾次使用裡，都是很使我滿意的。不過，我也許會請你幫忙，如果我訊問的結果她還是頑固不招的話。」安嗚雷在昏暗的燈光裡，細瞧着各人的面孔，然後說：「我們現在得迅速地把這最後一段步驟作個詳細說明。」他看了一看手錶，「現在時間已經不早了。今夜將有兩小時的月光。月出時間是下半夜三時。到了五時一過，天色就要開始破曉。所以，我們的工作時間將只有兩小時。我們的航綫將把我們帶到大巴哈馬，由它的南部駛向西尾市。這是進入大巴哈馬的正常通路。縱使我們進一步的駛向目標區，而被那飛彈基地裡的雷達所發現的話，他們也將只認爲我們是迷路走出了航綫。我們必需準確地在三點鐘的時候，在目標區外面拋錨，然後我們的游泳隊，以半哩的游泳路程，到達放置原子彈的地點。我們這裡將有十五人被分派擔任游泳隊。照預先擬定的計劃，我們要採箭頭的隊形前進。潛水船跟裝着原子彈的浮駁，守在箭桿的中央部位。游泳的時候必需絕對保持隊形，以免失散迷路。我背後掛着藍色電筒作爲訊號，只要看準這個燈光就不會落伍。萬一眞的有人迷路的話，就該設法仍回到艇上來。這些安排你們都瞭解了嗎？除了負責放置原子彈的人以外，其餘的人都是負責護衛工作的。擔任護衛的人第一要注意的就是鯊魚跟大梭魚。我要再提醒你們一下，我們的碳氣槍射程是不會超過二十呎的，而且你們打魚的時候務必打中牠的頭部。任何人要開槍之前，必需先對左右鄰發出警告。左右鄰也必需協同注意，準備必要時補上第二槍第三槍。不過，照我們所已知的，打一槍就够殺死一條魚，只要箭頭的毒藥沒有被海水完全沖去。最主要的，」

安嗚雷堅決地把兩手放在前面桌上：「千萬別忘記在開火以前，要把箭頭的套子拿掉。請你們原諒我一再重複這些話。我們已經練習過不少次數，我相信你們一定都能使用得十分如意。不過，由於水底的情形隨處不同，而且會議完畢就要發給游泳隊服用的『德克沙都林』藥片，會使人增加神經的敏感性，以及提供更多的持久力與勇氣。所以我們必需充分準備，知道萬一有意外發生的時候，大家該怎麼辦。現在你們還有其他的問題嗎？」

幾個月之前，當魔鬼黨的阿米茄計劃還在紙上談兵的階段，魔鬼黨黨魁史泰洛，就曾經警告過安嗚雷，說將來實施時，在安嗚雷領導的隊伍裏，萬一有麻煩發生的話，那一定先自那兩個俄國人開其端。這兩個俄國人，都是以前的肅奸團惡徒，他們現在在魔鬼黨裡的編號是第十號跟第十一號。

史泰洛曾說過：「俄國人連血液裡都充滿着陰謀詭計。他們以陰謀跟你才拉手，但跟你一起走的時候，他們的步伐又充滿着對你的懷疑。他們時常懷疑他們將在計劃的次一行動裡被犧牲。比如說，分配給他們的工作是最危險的工作啦，把他們當作替死鬼暴露給警方啦，中途要把他們殺死而瓜分了他們應分的利益啦等等。時常有報告說，他們跟同幫夥友不合作，又時常對已經通過的計劃表示保留。即使是最普通的計劃，最正確的辦事方法，在他們看來，以爲我們都是對他們存有什麼用意，或是對他們特別瞞騙了些什麼。他們需要有不斷地保證又保證，說我們並沒有什麼隱瞞着他們的地方。不過，一旦他們接受了命令之後，他們就會小心翼翼地遵行，一點也不

會顧慮到自己的安全了。這種人在本團體裡是需要的，且不論他們都有特殊的才幹。不過，你最好還是緊記着我所講的；而且注意當麻煩即將發生，或是這二人有離散團結的言行時，你必須採取迅速而無情的行動。對指揮者不忠實，或是啓疑心的意念，必需在你的隊伍裡絕對清除。否則我們整個計劃便有受破壞的危險。」

現在，在佛蘭特號會議廳中，那位一度是鋤奸團裡最著名的恐怖主義者名叫聶克，編號爲第十號的俄國人，開始發言了。他坐的席位，是在安鳴雷左手第三席。他向全體致意一下，却沒有與安鳴雷打招呼。「各位同志！我是正想到第一號方才一再重述的那些有趣的事情。我告訴我自己說，一切的安排可謂盡善盡美了。我同時也想到了，這一次的生意是非常順利的。甚至在第二目標的爆炸第二顆原子彈，都將成爲不必要。我由『游艇雜誌』跟『巴哈馬導遊指南』裡得知，離我們的目標區大約幾里，有一座新型的大旅館，同時也正是大市區的展佈所及。所以，照我的估計，第一顆原子彈的爆炸，將有二千人死傷。在敵國兩千人實在算不了什麼大數字，而且，區區兩千人的死亡，我們蘇聯人更不認爲是什麼驚天動地的事情；與那火箭基地的破壞比較起來，自然也更顯得很渺小。但在西方人眼裡，可就要引起巨大的震動。他們對於死亡者的收埋，以及對於刼後餘生的搶救，都將認爲是一件極爲重大的事件。這就要很快地導致他們接受我們的條件，而挽救第二目標區的再受破壞。事情一定是會照着這條路線而進行的，同志們！」第十號說話的聲調裡充滿着興奮：「我正在對我自己說：在二十四小時的短短時間之內，我們的辛苦工作將

要全部成功，空前鉅額的獎金也就在我們掌握之中了。所以，同志們！現在由於這麼一筆龐大驚人的金錢，距離我們伸手可及的地方如此之近，我心裡不由想起了一件最可怕的事情。」安鳴雷突然暗地裡把手伸進衣袋，打開了他那支小型的二五口徑的手槍保險扣，第十號却仍然繼續說下去：「如果我的想像沒有得到大家的支持，同時採取有效的使人們安心的工作方法，我是不願意跟我的蘇聯同志第十一號一起執行任務的。我也不願意跟其餘的人參加工作隊伍。」

會議突然陷入靜默，預兆着有什麼事情要發生。這批人個個都是秘密特務或陰謀專家，他們都已嗅出了叛變的氣味。一隻不忠實的影子，正在迫人而來了。第十號知道了些什麼陰私嗎？他準備要揭破什麼密謀嗎？毎個人都已立刻採取準備，準備着萬一那隻老虎由籠裡竄出來，他們該向何處奔逃。安鳴雷的手槍已經由桌下衣袋裡抽出來，緊貼在他的大腿上方。

「那是將會有這麼一個短瞬的時刻，」第十號注視了各人的面孔一下，以便估量他們的反應：「一個非常短瞬的時刻，當我們之中的十五個人，離開了在船上的其餘五個同志，以及六個次級行動員，而游向那……」第十號揮手指着艙壁：「黑黝黝的海裡，至少要游泳半小時才能到達的所在。就在這時候，各位同志！」第十號的聲音變得非常神秘：「將有一件非常危險的事情發生。那就是說，這時候仍留在艇上的人，可能把快艇開走了，留下我們在水裡任其自生自滅！」

環桌周圍氣氛改變了，人們交頭私語着。第十號仍然從容地舉起了一隻手：「我的想法是很滑稽的，你們各位想必也認爲如此。不過，我們都還是人，我們得承認有時候這種卑鄙的衝動是

會發生的。只要是處在金錢的獎賞魔力之下，就是最好的朋友也會出賣你的。同志們，當我們這二十人的團體去了十五人之後，所遺留下來的分配額，對於仍留在船上的人們，是個多大的誘惑呀！他們可以向第二號我們的首領胡編出一段故事，說我們是如何地與鯊魚群作慘烈的戰鬪，而結果終於全部成仁了。」

安鳴雷靜靜地說：「那麼，你有什麼建議嗎？第十號！」

第十號這才頭一次轉頭向右看，但他看不見安鳴雷眼睛裡的神色。他只對於安鳴雷的紅一塊黑一塊的面孔說話，而他的聲音則帶着頑强的意味。他說：「我的建議是這樣的。代表每一國籍的三人小組裡，要留下一個人在船上，來替其他二人看守並防衛其應得利益。這樣，參加游泳隊的人數就要減少到只有十人了。但是，這些冒着危險而去工作的人，便會因而安心前去，因為他知道絕不至再有像我所說的那種事情發生了。」

安鳴雷的聲音是有禮貌的，但也是毫不動情的。他說：「對於你的建議，第十號！我的答案是既簡單而又明瞭！」一剎時只見安鳴雷右手突出的大姆指在紅燈暗光裡一閃，三顆子彈的三聲爆炸與三閃火光，快得幾乎呵成一氣地，向第十號面上戳進去。這個蘇聯人抬起無力的兩手，手掌向前，似乎要想去抓還會接踵而來的槍彈，但他的體力已經不支，急急向桌前一衝，又狠狠地向後一仰，身軀挫頓在椅子的斷裂木片裡一停，隨即滑落到地下去。

安鳴雷把槍口放到自己鼻孔下，悠閑地聞着。又把槍口輕輕地搖動，似乎那是一種非常芬芳

的香水瓶。在死一般的沉寂中，他的眼睛注視着桌邊的每一隻面孔。好久，他才安祥地說：「會議已經完畢。請大家回到各人房艙裡去，對自己的裝備做個最後的檢查。由此刻起，廚房裡隨時都準備着餐點，要喝酒的，這時准許喝一杯。已故的第十號遺體，我會派船員照顧的。謝謝你們！」

當會議廳裡的人散盡之後，安鳴雷孤獨地站了起來，伸一伸懶腰，打了一個甕音的大呵欠。然後轉向食品櫃走去，打開一隻抽屜，找出一盒皇冠牌的雪茄烟。他選了一支雪茄，以一種厭惡的神態把它點燃。接着又在冰櫃裡取出一隻紅色橡皮袋，裡邊貯着冰塊。持着雪茄跟冰袋，他走出了會議艙艙門，走向梅露的寢艙。

進了梅露寢艙，他立刻把門關上，下了門鎖。這艙裡跟大廳一樣，也只在艙頂點了一盞紅色的停泊燈。燈光下面，一張雙人床上，梅露像隻供祭的小牛那樣，兩手兩脚分別被皮帶緊拴在彈簧床四角的鐵脚下面。安鳴雷把冰袋放在衣櫃上，把雪茄小心地在櫃面邊緣靠着，不讓煙頭燒着了油漆。

梅露的黑色眼睛裡閃着一兩點紅色的光芒，她注視着安鳴雷的一舉一動。

安鳴雷說：「親愛的！我在妳身上曾經享受過極大的樂趣。現在我要報答妳了。不過，要是妳不肯直說，到底是誰給妳那計算器的話；我對妳報答，將不是使妳快樂而是使妳痛苦的。我所使用的只是這麼簡單的兩件東西，」他拿起雪茄，用口把煙頭吹得火光達到最旺：「這是使妳發

熱的，而那冰袋裡的冰塊則是使妳發冷。我使用它是非常科學的。它有着使妳開口的必然結果。妳一陣叫喊之後我會暫停的，暫停的時候妳就得說話，說實話！好，我現在先問妳，到底妳是願意受刑還是願意招供？」

梅露的聲音充滿着痛恨。她說「你殺了我哥哥，現在你又要殺我了。你殺吧，你盡情地享樂吧！你自己的死神也快要降臨了。時間不會長久的，時機一到，我祈禱上帝要以比我所受的更重千萬倍的苦楚給你受！」

安鳴雷笑了兩聲，那是一種刺耳的嗥吠。當他由衣櫃走過來，到了床邊的時候，他說：「好極了，親愛的。我知道我對妳應該怎麽樣下手。我會輕柔地，緩慢地，非常緩慢地……」

他俯身，伸手鈎住了梅露胸前的衣領，把衣領連同她的乳罩一道，緩慢而又非常有力地，由上面一直撕裂到了下襟。然後把分裂兩半的衣服拉開，露出了整個光裸的肉體。他小心而深具回味地撫弄了一番，這才走向衣櫃拿了雪茄跟冰塊，回到床邊，安祥而舒服地坐了下來。

然後他對雪茄煙頭再吹了一口長氣，把煙灰敲落在地板上，俯身下來……。

二十一　黑海追踪

在魔鬼魚號核子潛艇的攻擊中心裡，情況是很安靜的。司令官白德生站在管理聲納的人員背

後，偶然轉頭向龐德跟李特爾作些解釋。龐德跟李特爾正分別坐在帆布靠背椅上，地點離那邊的潛航深度表跟航速表不太遠。那深度表跟航速表都有罩子掩蔽着，所以，除了管理航行的人員以外，別人是看不見的。管理航行的人員一共有三人，他們並肩坐在一排紅皮沙發的鋁質座椅上，操縱着方向舵以及前後水平翼，那情形看起來好像航空客機裡的駕駛員一樣。白德生在聲納那邊聽了一會兒，便向龐德這邊走過來，帶着愉快的笑容說：「這兒水深三十噚，最接近的暗礁在西向大約一哩。現在我們已經找到一條沒有什麽大障礙的航綫航向大巴哈馬了。我們的速度也很理想。如果保持這樣的速度，我們航行了四小時之後，將在拂曉前一個鐘頭，到達大巴哈馬外海。現在我們先吃點東西再打個瞌盹怎樣？一小時之內雷達上不會有東西出現的，因爲貝里群島的影子將佔據着雷達幕，直到我們駛過它以後才會又照見了海面。那時間我們將遇到一個大問題了。那時我們是不是會在雷達上看到一座極小的『礁岩』，由貝里群島末端剝離開來，以平行航綫跟我們一道向北奔跑呢？如果我們看到了。那麽，這塊小礁岩準是佛蘭特號快艇了。那麽，我們就得躲進水裏去。下潛時你會聽到一陣警鈴聲，不過你不必緊張，你只要翻翻身，睡個更熟的覺。在我們確定佛蘭特號開向目標區以前，我相信不會有什麽事發生的。到了那時，我想我們得動動腦筋了。」艇長走向台階：「我先走帶路，你們別見怪呀！當心你的頭別碰上鐵管子。這是艇上沒有太多空隙的一部份啊！」

龐德及李特爾跟着他走，沿着一條通路走向餐間，這是一間燈光明亮的廳子，墻壁都配鑲着

奶油色的板壁，而用粉紅與碧綠的顏色修飾着。三個人在一排保麗板食桌的最後一張選定了座位，跟其他官兵相隔頗遠。那些官兵們大都瞪着奇異的眼睛瞧着。爲什麼艇上跑進來兩個老百姓呢？他們一定覺得很奇怪，艇長向板壁一指：「這跟那些舊式軍艦全漆灰色的情形大不相同。你們大約可以想像得到，不知有多少頭腦化費在這種潛艇的設計上。這是非常必需的，因爲這種潛艇一鑽下海底往往就是一個多月。盡是看見灰色，艇員們會變得非常沮喪的。而且，裝飾專家說，如果艇上人員，長時間只看見一種顏色，而看不到一種對比的色調；他們的眼睛也將要變壞的。這間餐廳還可以變做電影院，艇上電視觀賞，撲克牌比賽，賓果，還有天知道的什麼消遣玩意兒，使不會值勤的官兵不會感到生活的單調。同時，想你也必已聞到了艇上沒有引擎或廚房的氣味，這是由於艇上到處有靜電過濾器，把那些氣味都給濾掉了。」一個侍者端了菜單過來，艇長繼續說：「現在，姑且讓我們靜心享受一番。我要的是佛州烤火腿加蕃茄肉汁，冰淇淋蘋果餅，再加一份冷咖啡。呃，侍應生！蕃茄別煮得太生。」他轉向龐德：「一出海，我的胃口就大增。你知道，使船長討厭的不是海而是陸地。」

龐德叫了一份煮荷包蛋跟烤麵包，另外是一杯咖啡。他對於艇長的幽默談話很是感到高興的，但他自己沒有什麼胃口。他的內心正被一種潛在的緊張嚙咬着。唯有雷達尋着了佛蘭特號，他的心情才會放鬆一些。

但遇着了佛蘭特時，又不免要有一場緊張的行動。同時，在他對於整個作戰的關切背後，隱

隱潛伏着的一個憂慮，便是梅露的安危。對於這個女子，當初寄以那麼大的信託，是否是對的呢？她會不會半途背棄他呢？她是不是被拘禁了起來呢？她現在到底是死了還是活着呢？龐德喝了一口冰水，聽見艇長在解釋艇上食用的冰塊，是如何由海水蒸餾冷凍而成。

漸漸地，龐德對於艇長那種幽默，覺得不耐煩了，就連那談話的調子也覺得有點膩。於是他說：「對不起艇長！我想打個岔，弄清楚一下。那是關於萬一我們在大巴哈馬海外，追上了佛蘭特號，或是遇着佛蘭特時它正跟我們反向而行，那麼我們那時該怎麼辦呢？我現在拿不穩我們下一步驟將該如何。自然我是有我自己的想法的，但你們的看法是怎樣呢？是不是向它靠攏然後登艇搜查，還是只要把它打沉就算數呢？」

艇長的灰色眼睛帶着挖苦的神色：「我是在聽從你們的指揮啊！海軍部的命令也是叫我這麼辦的。所以我只是汽車的司機，你是怎麼打算，你告訴我，我一定欣然應命，只要不使我的船挨上了太多的危險就行。」他微笑着：「不過，要是海軍部有這種意思，而且由于你們對這次作戰的重視，認爲作爲最後的手段有必要犧牲本船的安全時，我們也得犧牲。我在上面的攻擊中心裡，就曾經告訴過你們，我已經收到上面的指示電報，而且完全同意我們的行動方向。這就是我所需要澄清的全部內容了。現在，請你告訴我怎麼辦。」

吃的東西送來了。龐德在他的荷包蛋裡啄了幾下，便把它推開，自己點了一支烟，瞧着李特爾說：「喂，我不知道你有了怎樣的計劃，李特爾！不過，照我的計算，大約在下半夜四點鐘左

右，那艘佛蘭特號將會在貝里群島的掩護之下，在多礁的海面向北駛，然後到達大巴哈馬火箭基地外面某處。現在，就以這種推測爲藍本。我看過海圖，我覺得，如果佛蘭特號要把原子彈盡量朝目標移近的話，它將在離岸大約一哩，水深大約十噚的地點，靠泊下錨，然後送原子彈經半哩或更近的路程，到了一處隱存的地點，那可能是水下十二呎，或相近的深度，打開定時引信的開關，然後開艇逃走。要是我，我一定是這麼做的。當佛蘭特號趁着拂曉時分逃離現場的時候，在大巴哈馬的西尾市一帶，正是遊艇往來如鯽之際。這是我由航綫指南上看到的。佛蘭特號自然免不了要暴露在當地雷達幕上，但它混在其他遊艇裡將令你雌雄莫辨。假定原子彈的延期引信是安設爲十二小時，安鳴雷就可以回到納騷，或是開到更遠的所在去。照我的做法，還是回到納騷，一面可以跟撈寶的說法相符，另一方面又便於等候魔鬼黨的下一道命令指示。」龐德停了一停，避開李特爾的眼睛：「事情一定是這樣的安排，除非安鳴雷由梅露身上獲得了消息。」

李特爾堅定地說：「他媽的，我才不相信那個女人會向他招供。梅露可不是個容易應付的女人呢！她難道不會想到招供的結果她會得到什麼？脖子上掛了鉛塊，被丟進海底，就是最豐厚的獎賞了。然後捏造的故事是，在撈寶當中，她的氧氣筒出了毛病等等。安鳴雷是一定會再回納騷的。他的掩護體得硬像烏龜殼呢！」

白德生艇長岔進嘴來：「先把這一切擱在一旁，龐德勳爵！我們研究看，安鳴雷實際上是怎樣的做法，才把原子彈由快艇上搬下來，再送到正確的目標區上去？照我在海圖上觀察，佛蘭特

號不可能開得過份接近岸邊，否則，岸邊的火箭基地衛兵一定要找他的麻煩的。我由情報上知道，那兒海岸一帶，他們設有某種的警衛艇，當實行放射練習時，用作趕走所有接近的漁船之類的。」

龐德堅決地說：「我已經確實瞭解佛蘭特號設置水底暗艙的眞正作用了。他們一定攪個水下拖駁一樣的東西，存在暗艙裡。領帶這浮駁的，一定是電動魚雷之類。把原子彈放在浮駁裡，由一隊潛水人員護送到了目的地，把原子彈在水底下存好，然後大家再一起返回艇上。這一切行動水面是看不出來的。記得嗎？在佛蘭特快艇上，我們不是看到很多如潛水衣等完整的潛水設備嗎？」

白德生艇長緩緩地說：「勳爵！你的想法不錯，這是有點意思了。不過，照這樣說來，你是要我幹些什麼呢？在這種情況裡，我的潛艇豈不是毫無威力可施麼？」

龐德瞧着白德生的眼睛：「我們能夠釘住他們的時間是非常短暫的。所以，如果我們出手太快，他們可能一下子就兎脫掉。大約只要相距幾百碼，佛蘭特號就可以得到逃走的優勢。同時，它如果把原子彈暗中往百噚深水裡一扔，我們就完全撲個空。所以，唯一可以逮住他們以及那原子彈——至少是第一顆原子彈——的時機就是當他們的潛水隊護送原子彈離艇前往放置的途中。也就是說，我們必需以潛水隊對他的潛水隊。能夠逮到第一顆原子彈，縱使在快艇上還存着第二顆，而我們把快艇連同那第二顆一起給炸沉也都無所謂了。」

白德生垂下眼睛望着自己面前的盤子，把刀叉弄整齊，把甜食小匙擺方正，然後拿起飲剩的冷咖啡杯搖着，杯裡的碎冰叮叮作響。終於他放下了杯子，抬頭先望李特爾一眼，再望着了龐德

，深思熟慮地說：「我想你所說的是行得通的，動爵！我們潛艇上有的是潛水用的氧氣筒。我們也有核子潛艇隊裡最佳的潛水健將十來人。不過，他們在水裡要使用武器的話，恐怕只有刀子可用。我可以立刻招募願意下水的義勇隊。」他頓了一頓：「不過，他們該由誰來帶領前去呢？」

龐德說：「我可以帶他們去。不穿潛水衣而赤身潛泳恰巧是我的嗜好之一；而且我還知道那一種魚該小心，那一種魚可別害怕。我會把這些經驗向你們的人員作個簡要的說明的。」

李特爾插進嘴來：「喂！我可不希望你把我丟在後方，盡吃佛琴尼亞火腿呀！我已經弄了個蛙蹼可以裝在這個上頭呢！」說着他舉起了只有一隻鋼鈎的右手：「而且，總有一天我會比你先游了至少快半哩。我的腿以及其他部份可都比你厲害呢！你也許會驚奇，但如果有一天你也被人咬掉一隻胳臂的話，你就知道。醫生說這是一種補償作用，人體某一器官失掉之後，其他器官就會增加其能力的。」

白德生艇長微笑着站了起來：「好吧，好吧！讓你們兩位英雄去決鬥一下吧！我得用麥克風通知他們了。你們請隨後來，讓我們大家再仔細研究一下海圖，同時檢查一下那些潛水工具是否還要得，你們兩位大約是再也睡不着了。我那兒還有配給的安眠藥片，可以發給你們每人一份，你們一定要服下這些東西好好睡一回兒。」他一舉手，便走出餐間去。

李特爾轉向龐德：「你這滑頭貨，你眞的想把我扔了是不是？你這過橋丟拐的約翰牛，你這背友棄信的英國老！」

龐德放聲大笑：「天老爺！我怎麼知道你是有了這麼好的補救辦法呢？我以爲你的秤肉鈎子成不了事啊！」

李特爾說：「別笑我這鐵鈎，女孩子讓我這一鈎可別再想逃得了呢！好了，讓我們談正經話。我們根據什麼徵兆才開始下水游泳呢？我們的小刀子能鬪得過他們的魚矛嗎？在水底下的時候，那是一種半黑暗的環境，我們用什麼辦法分辨敵我呢？這一次行動我們一定要安排得四平八穩才好。白德生是個好人，我們別叫他的部下因爲安排錯誤而有了死亡啊！」

艇長的聲音在各角落的揚聲器裡響起來了：「請你們注意聽！這兒是你們的艇長在說話。在我們這一次的任務裏，我們說不定會遭遇些困阻。我們可以告訴你們，這是什麼緣故。我們這一條船，此次是受海軍部之命。作一項相等於眞正作戰的演習。實際的內幕情形，是屬於最高機密，要等到接獲進一步的訓令的時候，我才能告訴你們。現在我只能告訴你們，我們目前已經遭遇的情況……。」

× × ×

睡在值日官床舖上的龐德，忽被一陣緊急的警鈴驚醒。擴音器裏發出鏗鏘的聲音，喊着：「各就潛航崗位！各就潛航崗位！」龐德的睡床立即起了微微的傾斜，遠遠的引擎聲音也由低哼而變爲尖叫。龐德自己笑笑，由床上滑下來，一路登上幾層甲板到攻擊中心去，李特爾已經先到。白德生由分區海圖上轉過身來，一臉緊張的神色說：「二位先生，看起來你們是對的。我們與佛

蘭特號遭遇了。就左右舷二十度半的方位前頭，大約五哩遠。它的航速大約三十海里，沒有任何小船能跑得這麼快的。而且它不露一點燈光。來，看看潛望鏡裏的情形吧！嗯，它拖起好高的航跡，還帶着不少的燐光。這時月亮還沒出來，不過當你眼睛在黑暗裏習慣了以後，你就會看見它那白色的朦朧影子」

龐德彎腰湊近那橡皮的瞻望孔。不到一分鐘，他看見了，在波浪有如羽毛那樣輕柔的水平線上，它正帶着一條白色尾巴在飛跑。龐德由潛望鏡邊退後一步說：「它的航向怎樣？」

「跟我們同一航向，也是朝大巴哈馬的西尾前進。現在我們得再潛深一點，加快些速度。我們已經用聲納釘住了它，不怕它跑掉。趕上了它的時候，我們要跟它平行而且靠近它一齊走。據氣象報告，下半夜將有輕微西風，這是好現象，我們潛泳隊下去的時候，不希望海水太過平靜。否則我們壓縮空氣把每一個人放出去，水面就會冒起一大陣氣泡的。來，我給你們介紹一下。」白德生指向身後一位穿白色帆布軍裝的强壯士官：「這位是方倫下士，他是在你跟李特爾先生命令之下，負責指揮潛水隊的。一批志願參加的潛水特優人員，已經組織完成，人數是九位。我已經暫時免除他們在潛艇上的值勤職務。也許你需要跟他們認識一下，討論你們應有的問題。至於短時間的訓練方面，我想時間是非常逼迫的，例如連絡的暗號等等都得注意。對不對？我的軍械士已經替你們準備了武器。」白德生笑了笑：「這位軍械士迅速地收集了十幾把佩刀。他們起先都不肯捐獻出這種刀子來的，但這位軍械士很快地便說服了他們，然後立即把刀子磨尖，裝在拖

把的木柄上。大概他會叫你在那些拖把的報銷單上簽字的，否則，這次事件結束之後，供應官要找他的麻煩呢！好了，回頭再見，假如你有什麼需要的東西，請你隨時傳話來。」白德生轉身仍去研究那分區的小海圖去了。

龐德跟李特爾隨着方倫下士走到下層甲板的引擎間，再轉進引擎修理部。其間，他們曾經過核子反應室，那座反應爐，實際就是在人力控制之下作慢性爆炸的原子彈，是用跟膝蓋等高的厚鉛牆包封着。當他們由旁邊走過的時候，李特爾悄悄對龐德說：「這艘潛艇是用液體鈉原子間歇反應器—B型。」說着帶微笑地在胸口劃個十字。

龐德用脚側面輕輕一踢那反應爐：「蒸氣機時代的天之驕子！我們英國海軍用的却是C型呢。」

引擎修理部是個長形的低矮艙房，裝備着各樣各式的精密機械。在房艙的一端，麕集着九位健將，都只穿着游泳褲，一身强健的肌肉晒得焦黑。修理部的另一端，有兩個穿着灰色工作服的人，一身維持着機械的姿勢，在只有一盞小燈光的陰影裏，正在俾磨佩刀尖，磨床打起萬點青紅色火花。那游泳隊隊員已經有好幾個手裏都執着這種特製的矛刀。

經過介紹之後，龐德取過一支矛刀察看。這的確是一種很妙的水底武器。兩邊的刀鋒磨得像短劍，異常銳利，但靠近刀尖處却做了許多倒刺鈎，而刀尖則細如細針。整把刀牢固在掃把木桿頂上，强硬非常。龐德用大姆指頭試試刀鋒跟刀尖，覺得縱使是鯊魚皮也莫奈它何。不過，敵人

方面將會有什麼武器呢？自然他們是用碳氣槍。龐德瞧了瞧這一批一身紫銅色的年青小伙子，心裡有點難過。作戰是難免有傷亡的，這次水底肉搏，可能傷亡得更多。這次艱鉅的任務，無疑地是有可驚的成就。不過，這批小伙子的皮膚顏色，尤其龐德跟李特爾的特別白晰，在有月光的水底，二十呎之內，必定被敵方看得淸淸楚楚，二十呎正好是碳氣槍的有效射程，但矛刀却奈何它不得。這可怎麼好呢？於是龐德對方倫說：「你們船上是不是有橡皮潛水衣呢？」

「自然有呀，勳爵！我們必須穿那種橡皮衣，否則水太冷受不了。」

「好極了，請你每人給發一套。還有，你能在橡皮衣上漆上白色的或是黃色的號碼麽？大字的號碼要漆在每個人的橡皮衣背面。這樣，我們多少可以知道某人是誰。」

「當然，當然！」方倫下士立即下令：「呃！方達！詹森！你們兩個去輜重軍士那兒，去領我們全隊所需的橡皮衣。卜萊根！你去倉庫去拿一罐橡皮漆，在橡皮衣背後寫上號碼：由一號至十二號，每隻號碼都是一呎大小。開始！」

當那黑油油像十幾張大蝙蝠似的橡皮衣送到，並在壁上掛了起來之後，龐德把全隊召集在一起：「各位兄弟！我們就要進行的是一場水底作戰。可能會有傷亡的。你們當中是不是有人要改變初衷，不想去呢？」個個面色歡欣，沒有人表示退出。「好極了！現在我告訴你們，我們下水的時候，潛泳深度大約在水面下十呎左右，與敵人接近的距離，大約在半哩以外。水底可能很光亮，因爲月亮那時已經出來，照在海底白沙上會反映上來。我們每個人必須心平氣靜，跟隨着我

擺開三角形隊伍前進。我是第一號帶頭，這裡是李特爾先生第二號，這裡是方倫下士第三號，其餘九位請各依號碼次序展開，成個大三角形。大家務必謹記着前面的號碼，死跟着他，可別落伍，以免迷途。對於孤立的珊瑚軟礁，要特別注意，別給碰傷了自己。就我在海圖上所能推測的，這一帶並沒眞正大暗礁，有的只是零碎的小珊瑚叢。這時候，我們正是趕上魚兒們吃早點的時間，所以，看到任何大魚就得小心。不過你不必去惹牠，除非牠的行動有點異常。要是牠眞的有攻擊行動的時候，你們前後三個人合力用矛刀來解決牠。不過要記得，魚兒們是不會隨便向人攻擊的。我們這一大夥人集結在一起游泳，在魚兒們眼中看來以爲我們是一隻比牠大萬倍的黑魚呢，牠們連逃都來不及！注意珊瑚上面的海膽，別讓牠的刺給刺着。同時留心你的矛刀，別刺着了別人。你們執矛刀的時候，手要盡量靠近刀葉的附近握着矛桿，等到廝殺時才握住桿尾跟桿身。除此之外，務要保持靜寂，不要把水弄得嘩啦嘩啦的響。注意力盡量集中在我們自己這一邊。敵方有碳氣槍，射程大約二十呎。不過，那碳氣槍射出一支魚矛之後，再裝上一支魚矛是很費時的。所以，如果你突然發現有一支碳氣槍正向你瞄準，你不必慌張，最要緊的一點是要維持身體平浮的姿勢，使目標盡量減小，要是你把雙脚放了下來，那目標可就太大了。你一看見他們眞的開槍了，你立刻擧起矛刀向他衝過去。以你們的臂力，這種矛刀一刺進敵人身體或頭部，準使他報銷。我們隊裡如果有受傷的人，只能自己照顧自己，因爲我們再也沒有辦法準備擔架隊。所以，當你受傷的時候，你可以脫離戰鬪，找個珊瑚礁或是淺水地帶去休息。如果身上中了魚矛，千萬不

要立刻把它拔出來！隨它仍舊插在傷部，等待救援。方倫下士會帶着本艇的訊號彈。在水底的攻擊一旦開始，訊號彈就朝水面打上去。因此，你們的艇長立刻就會把潛艇浮到水面上來，同時放下救生艇，救生艇裡坐的將是武裝的隊伍還有醫官。嗯：你們還有什麼疑問要問嗎？」

「報告長官！我們一離開潛艇，第一步該怎麼做？」

「盡力別使水面起混亂。迅速地向下潛沉到距水面十呎的深度，同時隨手拼入預定隊形。我們可能有微風相助，但我們一定會把水面弄得擾亂起來。所以，對於這一點該特別注意！」

「報告長官！我們在水底下不能講話，要表示意見時該怎麼辦？比如說我們的面罩發生某種毛病或其他問題時，該怎樣向人表示？」

「大姆指向下，表示有某種緊急情況。手臂直伸，表示有大魚。大姆指向上翹起，表示『我知道了』或是『請過來幫我一下』，只要這幾項，我想盡够使用了。」龐德笑笑：「要是你的雙脚朝天，這個訊號代表什麼？我想不必解釋了！」

修理間裏響起了哄堂大笑。

壁上揚聲器突然發聲：「游泳隊到太平艙口集合！游泳隊到太平艙口集合！全艦備戰！全艦備戰！龐德勳爵請到攻擊中心來！」

引擎聲突由低沉而漸趨於停熄。接着人們感到潛艇沉達海底時一陣輕微的撞震。

二十二　海底肉搏戰

在壓縮空氣的爆炸裏，龐德由太平艙口給射到海水裏去。還有一大段距離的海水水面，原是一大片銀鏡，這時被沸騰上衝的氣泡弄得破碎零亂了。龐德的耳朵裏感到尖銳的疼痛，為了減輕海水的壓力，他慢慢地向上游昇，直到距離水面大約十呎時，便虛浮在那兒。

在他下面的魔鬼魚號潛艇，長長黑黑的影子，看起來十分險惡而可怕。第二陣壓縮空氣爆開了，在銀泡包圍裏，李特爾也被射出來，正朝向他靠近。龐德向前游開，想讓出路徑給李特爾。不料他游沒多遠，一個抬頭，無巧不巧，却瞧見了正停在左前方約一哩處的佛蘭特號的船底影子。為了等待其餘各人陸續射出來，同時為了觀察敵人的動靜，龐德游近水面，把頭伸高探看。佛蘭特號仍是熄滅燈光，艇上一片黑漆，遠遠看去，甲板上並沒有什麼動靜。在佛蘭特號正北方前頭大約一哩處，橫臥着大巴哈馬島長長的黑色邊緣，一線黃砂跟白浪鑲着它的外邊。這一帶海邊有不少斷落的礁岩，散佈在水裏。大巴哈馬島上幾座高聳入雲的火箭發射臺架，在黑夜裏看起來，像是一幢幢黑骷髏，它的頭頂則閃爍着航空警示的紅燈。龐德忍下了一口氣，俯首再潛游到十呎以下停住。保持身體的方向，以便作為領帶全隊前進的指南針，同時他只用兩蹼輕輕拍水，等待着隊形的形成。

十分鐘之前，當龐德還在潛艇裏面被艇長白德生喊到攻擊中心去的時候，白德生仍是鎮靜如

常。「說老實話，一切眞如你所預料的！」白德生帶點驚奇的口吻說：「就在大約十幾分鐘以前，佛蘭特號停航了，接着不久，我們的聲納聽到一些奇怪的聲響，那是水底下的怪聲，正是所預期的那種：他們的水下暗艙打開，有東西在活動，這就使我感到該是讓你們出去的時期了。一等到你們都出去了之後，我就要把無線電天線浮上水面，發個電報給海軍部，報告詳情，同時要那火箭基地注意，必要時來個緊急疏散。這以後，我就要再升高一些，大約昇到水面下二十呎左右，準備好兩門魚雷，而繼續用潛望鏡在監視着對方。我給方倫下士帶幾個訊號彈，我要他盡可能置身事外，以備萬一我們這一邊有什麼大不利的情況時，他才能留下一條命去放那訊號彈，這自然是我多餘的想法，不過，我還是謹慎一些比較好。如果求救訊號彈眞的出現，我就非把佛蘭特號打穿兩個窟窿不可。然後我會立刻向它靠攏並實施登船搜索，務要找出兩顆原子彈並作了安全措施才肯罷休。」白德生帶着不敢想像的神態自己搖搖頭，用手摸摸那平頭黑髮：「這眞是一次艱難任務，勳爵！我們簡直像被綁着眼睛打撲克牌，頂多只能用耳朵聽。」他說着伸出手來：「好了，你最好就帶他們出發吧！祝你好運氣，我希望我的兒郎們會替本船爭些榮譽。」

這時，浮在水裏等待着的龐德，忽然覺得肩膀上被人輕拍了一下，原來是李特爾。他的面孔在玻璃罩裏微笑着，同時向上翹起了一只大拇指。龐德向後一看，陸續出來的人已經逐漸排成了楔形陣勢，他們的手跟蹼都在緩緩地扳動，似乎在踏步等候着。龐德點點頭，表示可以前進了。他自己用的是緩慢甚至是沉重的步調，一隻手放在身邊，另一隻手握着矛刀的上部而緊靠在自己

胸前。在龐德身後，人們已經像扇子一般展開了一隻黑色的三角隊，逐漸向前移動，這就像一隻三角鰭的大型鰩魚在水下浮游着。

穿着橡皮潛水衣，使人感到又熱又黏。氧氣筒裏吸進的氧氣，也似乎都是橡皮氣味。但龐德已經忘記了這些不舒服的情況，因爲他正專注精神於保持着平均的步調，穩定地游向那個突出的珊瑚礁頭，那兒水流洶湧，龐德擇定它作爲進入危機四伏的珊瑚群裏的第一個接觸點。

在他們浮游着的海底深處，月光跳躍着照在一片平沙上，平沙裏偶爾有幾處黑塊，那可能都是海草群。周圍是空洞的，夜之海底是寂寞的。這是與龐德所預期的情況有些不同，他原以爲少不了有魚雷般的大魚在周圍游蕩。瞧！下面遠處有扭曲不定的黑色物體。然而，游近時才知道那並不是什麼魚，而仍是一些海草的影子。海草的影子越來越濃密了，沙底的斜度也逐漸向上斜昇，由五十呎而四十呎而三十呎了。

爲了確實知道全隊人員都平安無事，龐德迅速回頭一瞧。是的，他們都游得井然有序，十一隻橢圓形的面罩玻璃清晰可見。此起彼伏的足蹼，有規律地搧動着。明亮的月光反映在各人的矛刀上，閃閃發光。龐德心裡想：天老爺！這眞像是一支可怕的奇兵，突然由珊瑚礁的陰影裡闖出來，撲向安鳴雷那一群。想到安鳴雷，龐德突然又鈎起了心底對於梅露的就憂。這個女孩子怎樣了呢？難道她會是僞裝的？要是在這迅將到來的海底肉搏戰裡忽然遇着了她，那時怎麼辦？假如跟她面對面碰上了，殺她還是不殺？但龐德忽又覺得這種想法太滑稽可笑了，她一定是留在船上

，而且安全地毫無事故。一等到這裡事情結束，他就能跟她再相見了。一小塊珊瑚礁岩在底下出現，這黑影一現，便把龐德心猿意馬又帶回現場來，於是他向前頭緊瞧着。前面的礁岩越來越多，烏賊們紛紛噴出墨汁、小海魚成群地發着閃光，叢叢海扇隨着水流起伏，彷如婦人的流髮。龐德手脚一緩，覺得李特爾跟方倫都碰着了他的脚蹼，於是他用空閒的左手做了個緩緩前進的訊號。他自己也小心翼翼地，向前朝着預先選好的那塊突出水面的礁頭游去。他們逐漸接近了，正是這塊礁頭，起先作爲航向的標兵，現在比原來的航向偏左了大約二十呎光景。龐德游到了礁頭底下，便命令全隊停止前進，大家伏在礁底附近待命，他自己小心地由岩邊水面探出頭來，首先要找的就是佛蘭特號，果然它還在那兒。由於這時月亮已經升得很高，所以整條船都看得非常清楚，船上看不見人。龐德把目光由船上逐漸下移，搜索到船與他之間的水面爲止，都沒有看見什麼人影，只有月光投映在水面，形成一條細碎銀河在閃爍着。

龐德悄悄地在水裡潛爬到礁頭另一邊去。那邊，除了海水在礁岩間起了斷層的衝流以外，也沒有別的東西。大巴哈馬海岸線，就在五六百碼處伸展着，龐德細心地朝那清淨的水面觀察，注意是否水面有異常的滾沸，是不是有什麼黑影，還是有什麼東西在活動。咦，那是什麼？大約一百碼外，就在一大片礁岩圍成有如礁湖的當中，一塊岩石邊，水裡冒出一隻灰色頭臚，上面有面罩的玻琍在發着閃光。這個頭臚迅速向週圍一看，立刻又躲進水裡去。

龐德連呼吸似乎都凍結了。他甚至可以感覺到心房在橡皮衣裡猛撞着。爲了減除窒息的感覺

，他拉開口罩，用力吐出鬱氣，又向大自然猛吸一口新鮮的空氣，才又把口罩罩好，重又滑下水裡去。

伏息在礁岩底下的全隊人馬，個個伸着頭在等待龐德的指示。龐德把大拇指向上翹了七次，由最近的面罩玻琍裡望進去，他可以看見裡面露開的白牙齒——他們是以微笑在作答覆。於是龐德握矛刀的手由靠近刀身處往下移至矛桿尾部，採取了攻擊的握矛法，整隊人馬沿珊瑚礁下面繼續進發。

現在剩下的問題，只是如何在那偶然突起的暗礁之間，保持正確的航向與均勻的前進速度了。小魚群拼命逃開，當十二條人魚游過，無數的小波紋四向展開時，整個珊瑚礁群也似乎淸醒了。繼續前進了大約五十碼，龐德下令減低速度，同時把隊形展開成爲一條戰鬪橫隊。於是他繼續緩緩前游，他那因用力瞪視的眼睛充滿着血液，向那迷濛裡的參差而峻峭的暗礁之間，窮目力而搜索。是的，就在前面，那白白的肉色人影，四處散佈着。龐德揮手做個進攻的暗號，他自己埋頭挺進，矛刀向前直伸着有如飛鶴的長嘴。

龐德這一支突擊隊伍是由安鳴雷的側翼攻進來的。這實在是個錯誤的戰略。因爲魔鬼黨群裡個個背上都有一隻小小的旋螺槳在幫助推動，他們前進得非常迅速，側面撲擊的機會一瞬即逝，很難奏功。敵人背上的推進器，是由存在雙筒式的氧氣瓶之間一隻龐大的空氣壓縮筒來推動的蹼。壓縮筒的推動小螺旋槳，又是跟雙的動作相聯合。因此，在空曠的水下，他們的速度比正常

游泳至少快了兩倍。不過，當他們游到了這珊瑚礁的斷碎地帶，由於四處碎岩的阻撓，以及那電動潛水船帶動拖駁前進的必須遲緩，他們的速度實際上只是比龐德的快了大約半倍。饒是如此，當龐德這一邊正想給他們來個攔腰截擊的時候，他們早已全隊過去了。敵方的人數也比龐德的多，龐德數到第十二個人時就不再往下數。自然，敵人大多數都持着碳氣槍，腿上還綁着魚矛袋，像箭袋裡裝着箭矢那樣，裝着不少備用的魚矛。取勝的機會是很不容易的，除非在此時敵方尚未警覺之前，趕緊設法接近到使用矛刀的距離之內。

於是龐德奮力指揮隊伍，由敵人後面趕上去。三十碼，二十碼……龐德回顧一下，自己這一邊有六個人已經游到與他只有一臂之隔，其餘的成個凹形橫綫正在拚力前進。但安鳴雷那一邊仍然個個向前，未曾發覺有人追踪。可是，當龐德游到跟安鳴雷後衛相近的時候，水底下，由月光照出的龐德影子，迅速地由白沙上向前爬到敵人的下俯視綫之內，於是一個，兩個，敵人突然回頭審視了。龐德的脚在身旁一塊礁岩上用力一蹬，身體突然增加速度向前一衝，當敵人還來不及自衛之際，龐德的矛刀便刺了進去，立時橫撞上旁邊的另一人。龐德奮力地橫捌直刺，旁邊這個人也扔了碳氣槍，兩手緊掩着身側而全身彎曲起來。現在赤身游泳的敵人四方八面散開了，他們的壓縮螺旋槳已經加速旋動。龐德正面衝來了一個敵人，一伸手便抓龐德的面罩。龐德以更迅速的一刺，粉碎了敵人的面罩玻璃，於是那人一仰身急向上游，臨去飛起一脚朝龐德面上踢來，同時一支魚矛由龐德肚子上射進了橡皮衣，龐德立即感到一陣微痛，也感到裡面有點濕漉漉地，心

想不是血便是海水了。就在這時，一個金屬的閃光出現，龐德急忙躲過，但頭上却挨着了另一支碳氣槍槍柄的撞擊，幸好這撞擊力量已經被海水墊着減去了不少力道，但仍然使龐德有點頭昏。所以他急忙攀住旁邊一塊礁岩，歇了短短的一瞬，使自己辨清方位，然而這時他隊伍裡的黑色人潮已經由他面前擁游而過，各別找上敵人，展開了肉搏戰，使周圍海水裡，盡是人與血的混濁影子。

一會兒之後，戰場已經逐漸轉移，到了另一處四周都是斷碎礁岩的寬濶而清淨的水底。正追隨着到了這兒開濶地一端的龐德，忽然瞧見遠遠停在沙底上有一架水下浮駁，上面放着一隻長形而包着橡皮的東西，浮駁前面有一個魚雷形的銀色小潛水船，浮駁與潛水船附近有幾個人守着。其中有一個身形高大的人，龐德一看就認得是安鳴雷。龐德急忙縮進珊瑚塊裡，下爬到了沙底，開始貼近這個像小湖的開濶地，小心的沿邊游進。可是，沒游多遠，他就得立刻停住，因爲他瞧見有個人蹲在旁邊陰形裡，碳氣槍平舉着，正在謹慎瞄準。但那槍口並非瞄向龐德，而是瞄着前面另外一個黑橡皮衣人。龐德一瞧橡皮衣號碼正是第二號——李特爾，李特爾跟一個敵人正在苦鬪，那個敵人扼住了李特爾的咽喉，李特爾右手鋼鈎上套的橡皮蹼已經不見。這時他正用那鋼鈎鈎着了敵人的背部。德龐足蹼急速拍了兩下，大約與那持槍人還有六呎的距離，便迫不及待地把矛刀用力擲過去。矛刀柄的輕質木材，不能發生慣性使矛刀加速，但已足够在碳氣槍槍口爆出大團氣泡的稍前一瞬使矛尖刺入持槍人的手臂。碳氣槍射歪了，但那人立刻閃電般一個廻身，把空

槍向龐德身上直刺過來。龐德眼角瞧見自己的矛刀正冉冉浮向水面，敏捷的龐德立即低頭俯衝，向持槍人雙脚捉過去，乘勢猛力一推，那人站立不穩，一幌便倒。在那人槍柄擊向龐德太陽穴的同時，龐德伸出不顧死活的手猛抓那人的面罩，抓個正着，面罩給整個拉斷了下來。這就够了，龐德急忙擺身游開。那人被海水醃痛了雙眼，摸索着趕緊向水面浮上去。忽然有人輕推着龐德的手肘，龐德回頭一看是李特衛，李特衛緊緊抓住自己氧氣筒的管子，在面罩裡的臉孔是愁眉不展的，同時舉起了手做了個要到水面去而又無力浮升的表示。龐德領會了他的意思，立即一手攬住了李特衛的腰，帶着他上浮了十五呎，到了水面。一衝破水面，李特衛立刻把快要斷了的氣管拉掉，瘋狂地向空中呼吸着。龐德激動地扶着他，把他帶到一塊半沒在水裡的珊瑚礁上。李特衛立即生氣地把龐德推開，叫他只管作戰別再理他。龐德只好翹翹拇指，然後返身又潛入水裡去。

現在龐德所在的地點，正在一叢珊瑚樹當中，於是他躡手躡脚又在找安鳴雷。不時他瞧見幾處個別的作戰在進行着。有一處，他是由一個自己人底下走過，那個人臉朝下向他看着，可是那臉孔上沒有面罩也沒有氧氣管，零亂的頭髮正在水裡漂，而他的嘴巴開闔顯然在作臨死前的抽搐。底下軟沙上跟礁塊間，到處散落着戰鬪殘餘物：氧氣筒啦，撕裂下來的橡皮衣碎片啦，整套的潛水工具啦，以及好幾支由碳氣槍裡射落下來的魚矛啦等等。龐德檢了兩支魚矛，又游到了開濶地的邊緣上。那架水底浮駁仍然載着橡皮套住的長形物品停在那兒。由安鳴雷的兩個同黨持着碳氣槍在一旁守衛着，但安鳴雷本人却已不見。現在月光已經趨於暗淡，水裡四週的迷朦霧墻也就

變濃。龐德細心地四處瞧着，反映着蜿蜒水影的沙底上，因戰鬪者的脚步所踩的足印，呈着各種麗的花紋。有一處沙底被擾攪得很利害，礁下魚群正搶着爭取海藻跟其他海生物的零碎。正像耕田時鐵犂過處，鳥類紛紛盤旋而下爭啄魚虫一樣。這兒已經是靜悄悄地，龐德猜不透原已分成十幾個各別肉搏的戰場現時到底移到何處去了。水面上是不是發生了什麼事故呢？當龐德護送李特爾上去的時候，曾經瞥見海面上起了一陣紅光，那當然是訊號彈放上去了。但魔鬼魚號潛艇上的救生船幾時才能放下來呢？龐德自己是否應該死守這兒，老盯着這一顆原子彈呢？

突然龐德有了決定，因爲這時情況已在一瞬間起了急劇的變化。就在龐德右邊的霧墻裡，微微發光的像魚雷形狀的電動潛水船又駛進來了，安鳴雷正跨在潛水船的鞍部坐着，身體俯伏在亞克力防檔後面以減少前進的阻力，左手握着兩支龐德這邊人員所用的矛刀，刀尖向前直伸，而他的右手在控制那最簡單的駕駛桿。安鳴雷一出現，守衛在原子彈旁的兩個人連忙把碳氣槍放下在沙底上，拖着浮駁的接鈎，準備要接上潛水船去拖帶。安鳴雷把潛水船的速度減低，方向也朝向浮駁駛近。

那二人中的一個，捉住了潛水船的尾舵，用力把它拉住，拖向浮駁的接鈎。他們就要走了！安鳴雷就要帶着原子彈由礁岩穿出去，把原子彈扔在深海裡，或是偷偷把它埋起來了！佛蘭特號上面的第二顆原子彈恐怕也將採取同一步驟。這兩顆原子彈一消失，證據就沒有了，安鳴雷又可以大放厥詞地，說他是被擄賓的敵手設伏所擊敗。他那裡曉得龐德這一批人是由美國海軍潛水艇

上下來的呢？他一定吹牛說他的一夥人是以鯊魚槍跟那些敵手作戰的，不過最先動手的却是他的敵方。所以，安鳴雷的撈寶故事，又掩護了他的一切秘密。——

此刻，那兩個安鳴雷的夥伴仍在用力接潛水艇的接鈎，安鳴雷則不時焦灼地回顧着。龐德估量一下彼此的距離，兩脚用力在礁岩上一蹬，整個人便向他們疾射過去。

安鳴雷適時轉身，舞起一隻右手臂，用矛刀格開了龐德的魚矛，龐德的魚矛在安鳴雷背上的氧氣筒外殼一磕，無功地滑開了。於是龐德趕忙低頭，雙手挺直去抓安鳴雷的氣管。安鳴雷一閃，雙手保護着自己的輸氣管，手上原有的兩支矛刀也丟了，但潛水船的操縱桿却能及時被拉向後，於是潛水船翹着向上衝，駛離了那兩個夥伴。然而龐德的身手也不弱，他只一伸手，便攀住了安鳴雷背後綁住氣筒的帶子，隨着向水面急昇，安鳴雷便與龐德在潛水船上扭着，死命掙扎着。

這種在水底的戰鬥，實在很難打得合於正常招式。兩個人你拉我扯，同時自己的牙齒要拼死命緊咬着口罩裡的橡皮氣管，那是生命線所繫。但安鳴雷顯然佔了優勢，他用雙腿緊緊夾着那潛水船，雙手可以自由活動，而龐德則必需用一隻手去抓住安鳴雷背後的東西，否則他便要被摔離開去。安鳴雷不時用手肘來撞龐德的面孔，龐德極力左閃右躲，不讓面罩上的玻璃被打破。自然龐德同時也用他惟一能騰出來的右手，狠命地一拳又一拳地直打在安鳴雷腰腎上，這也是龐德唯一伸手所能及的要害所在。

潛水船終於衝出水面了，這兒是珊瑚礁群裡一條寬濶的通路，直通到礁群外面的大海裡去。

潛水船就向那大海直駛。由於龐德把全身體重壓在尾部，所以，潛水船的前首翹出水面將近四十五度。現在龐德半個身子已經陷在尾部的浪痕裡。潛水船既出了水面，安鳴雷也已遠升到水面以上，這樣，安鳴雷立刻便有機會扭轉身來，以雙手來對付龐德了。龐德下了決心，把抓住安鳴雷背筒的手放了，身體向前伏，雙手抱住了潛水船的魚雷形腹部，雙腿夾着向後滑退。直到他的臂部觸着了潛水船的竪舵，現在得小心別碰上那飛轉的螺旋槳！龐德藉雙腿夾力，微微把半身抬高一些，讓他的一隻手沿跨下伸到後面去捉住了竪舵，捉着了！讓下半身浮離了潛水船，而以雙手緊緊握住舵翼根部，這時他的面孔俯在水裡，離開那飛滾的螺旋槳只有幾吋，那攪得泡沫沸騰的尾水直向龐德面罩撲來。龐德用力把尾舵向下壓，同時又竭力使潛水船向自己拉近。由於他整個體重現在都拖在潛水船的最尾部份，於是潛水船幾乎在水裏垂直地竪了起來，龐德乘勢把尾舵翼板盡力拗向右邊，拗到了與舵根成了九十度。由於用力過度，龐德幾乎扭得脫臼，只好到此為止。但這時潛水船已開始起了個急銳的向右轉，由於轉勢極為突然而凶猛，騎在鞍部的安鳴雷冷不防失去了平衡，身體一幌，砰地一聲猛摔在水面上，於是他急忙扭轉身體，往水下鑽，伸着面罩向龐德追來。

龐德體力已頻於枯竭狀態，他現在沒有其他的辦法，惟有急求脫離，找個地點休息一下以求活命。現在原子彈已不能運送了，那潛水船已經在海面飛跑打圈，越圈越遠了，安鳴雷已經失去最大的憑藉了。龐德斂聚一身餘力，呆滯地向下潛游，尋覓個躲藏的珊瑚礁。

然而，安鳴雷的體力倘無消耗，他悄悄地游着，徐徐前進，追隨在龐德之後。龐德逃進了一叢礁頭之間，一條白沙的引道在底下出現，他循着游進。現在到了一個分叉的路口了，他相信他的橡皮衣能夠保護他的皮肉，於是便向礁岩銳利的那一條狹巷鑽進去。可是，他發覺安鳴雷陰魂不散地仍在上面死跟着他，安鳴雷並不須經過那鑽來鑽去的麻煩，他是浮游在礁岩之上，向下監視着龐德，等待着時機。龐德向上一瞧，安鳴雷口罩裡面，露出微笑的牙齒。自然安鳴雷是認爲他必定可以逮住龐德的。龐德把手指輕鬆地握放幾下，希望他自己的手能迅速恢復活力，因爲安鳴雷的巨掌簡直是個強力機械，那種力量龐德是知道的。

這時前頭的水道狹巷漸漸變寬了，又出現了一個光閃閃的一塊小沙地。龐德知道那塊沙地簡直是安鳴雷預置的陷阱，一到那裏安鳴雷就要衝下來捉他，但他處在這個狹巷裏無法轉身，只好向那陷阱直游過去，終於到了沙地上，他站立着，抬頭一看，果然，安鳴雷像隻光溜的海豹，帶着一身水泡，在上空游到。一個俯衝，已經墜下到沙地上，與龐德遙遙對立着。現在，安鳴雷沿着兩邊的珊瑚牆，逐步向龐德迫近。伸出兩隻大手，準備一近就抓。走了大約十步，安鳴雷忽然停住，眼睛瞟向旁邊一塊礁岩，他的右手一個橫伸，手掌迅速一伸又一縮，手裏多了一隻章魚，八隻脚繚亂地柔舞着，像一朵盛開的花朵，身體扳來扳去直想脫逃。安鳴雷口罩後面的牙齒又再顯露，而兩腮更摺起無數鬖縐，他在笑了。他的另一雙手抬起來，在面罩上輕敲着，意思是要用章魚來使龐德面罩看不見，眞是得意之極。龐德彎下去撿起海底上一塊有海草的尖利小礁石。這

塊小石要是打進了安鳴雷的面罩玻璃。其效果一定要比安鳴雷拋過來的章魚强得多。自然，龐德不是怕那章魚的，他怕的是安鳴雷又長又大的手。

安鳴雷又舉步向前了，一步又一步地。龐德退縮着，小心地往後退，希望橡皮衣不要被尖礪般的礁邊所割破。他退往那狹巷，安鳴雷逐步進迫，緩緩地，緩緩地，再兩步，他就要發動攻擊了。

突然，龐德瞥見安鳴雷背後有個光亮在幌動，有人來拯救龐德嗎？但都影子是白色的肌膚，可不是黑色的橡皮衣，那仍是敵人一方的。

安鳴雷不知道後面的情況，他只對準龐德一躍，全身撲了過來。

龐德雙脚在礁岩上一蹬，也是奮全部氣力，低頭向安鳴雷下腹部便鑽，那塊尖利岩石仍在他手裏，然而，安鳴雷早有準備，他輕輕一躍，提起雙膝趁勢夾住龐德的頭，同時右手的章魚迅速地給放到龐德面罩上去遮住他的視綫，然後安鳴雷雙手齊下，箍住龐德的頸項，一下子就像捉小孩子一般把龐德懸空提起。安鳴雷的雙臂是向前直伸着的，所以龐德無法纏近安鳴雷身邊，而箍着脖子的雙手現在開始收緊，收緊！

龐德開始下墜到跪着的姿勢了。不過，奇怪！龐德心裡仍然很明白地想他爲什麽會下墜？扼他咽喉的那個人難道自己也站不住？眞的，安鳴雷的雙手開始放鬆了，龐德的眼睛原是緊閉着等死的，這時張開一看前面很光亮。那章魚已經墜到龐德的胸前，那叢脚一撮逃射到別處去了。龐

德再定神細瞧，在他面前的安嗚雷，一支魚矛由喉間穿鑽出來，看得見一段頭桿前伸着，安嗚雷的身體向下倒，而雙脚則虛弱無力地在沙底上踢着。在安嗚雷後面，張着一對眼睛下望着安嗚雷的，是一個白晰而細小的女子人影，兩手正在替碳氣槍裝上另一支魚矛。她頭上長長的頭髮，在面部週圍漂展着，像是罩了一片面紗——她是梅露！

龐德緩緩站了起來，向前走了一步，突然間他覺得雙膝開始彎軟，眼睛裡有一片黑色的幕影升起遮住了視線。他急忙往附近礁岩一靠，嘴裡的氧氣管緩緩鬆走了，海水迅速狂湧入口。不行啦！他對自己喊着。不！這不行啦！

梅露的手急伸過來抓住龐德的手，但梅露在面罩後面的眼睛顯然在發呆，她怎麼啦？她也完了？龐德强振起精神，一眼就看出梅露的泳衣上沾了許多處的血跡，在她比基尼式的浴衣上下兩截中間一段腹部，也有着一塊可怕的血疤。他與梅露一定會就這樣站着死去的，除非他立刻想些辦法。於是他萬斤錘鉛那麼沉重的雙蹼，開始攪動，他帶着梅露向上浮動了，梅露的兩脚似乎在茫然的拍水幫助他上升。

兩人的身體一同浮到水面上來了，但都是面朝下的，撲伏在一處海浪不大的淺窪裡。

東方天上的魚肚色開始轉紅了，第一線曙光臨到人間。今天的天氣無疑地將是非常晴朗的。

二十三 安息吧龐德！

李特爾走進那白色的充滿着消毒藥水氣味的房間，輕輕地把門隨手關上。然後躡手躡脚走近那隻病床，在病床上躺着的龐德，正由安眠藥的沉睡裡醒來不久。李特爾說：「你這個傢伙，到底怎麼攪的？」

「沒什麼，我只是吃了一服藥。」龐德說。

醫生不讓我來看你，但我想你一定急於知道這一仗打的勝負如何。對不對？」

「眞的，」龐德竭力設法把自己的注意力集中起來，不過，他實在要聽的可不是這一仗打得如何的問題，而是有關於梅露到底安危如何的問題。

「好，我得用最簡短的字句告訴你。」李特爾說：「醫生正在巡房，要是他知道我在這兒，準會大罵一頓的。我告訴你，兩顆原子彈都找到了。那個東德物理學家寇茲，像畫眉鳥一般嘰嘰咕咕什麼都講出來了。似乎魔鬼黨眞是一群富有的惡棍，裡面包括有以前的鋤奸黨，前德國蓋世太保……所有特務精粹都集中在那兒。總部設在巴黎，黨魁叫做史泰洛，但史泰洛這小子却老早跑了，至少可以說，到現在爲止，我們中央情報局還沒有抓到他。可能是安嗚雷的無線電報告斷了太久，所以史泰洛聽風聲先溜了。這傢伙眞是個鬼精靈。寇茲說，魔鬼黨自從五六年前起到現在已有銀行存款千百萬美元。這一次幹的可能是最後的一票了。我們對於邁阿密的推測是對的，

原子彈的第二個目標確是阿邁密。跟這裡是同一樣做法，但第二顆原子彈是要偷存在邁阿密的游艇船塢裡的。」

龐龐有氣無力地笑笑：「所以，現在大家都高興了，是不是？」

「喲，當然囉！只除了我以外，到現在爲止，我的無綫電報告還沒發出去！發報機眞忙死了，我擔心眞空管要給燒得炸開呢？你的局長來了一大堆密電都是給你的。該謝謝中央情報局以及一批你的組織裡的高級人員於今夜到達，接替了一切仔肩。我們可以移交了，讓貴我兩國政府人員去做那收場的工作吧！比如說：怎樣向社會報告經過啦，怎樣處置這些魔鬼黨的殘餘啦，是不是該把你升爲公爵還是侯爵啦，怎樣說服我去參加美國總統競選啦……諸如此類的細節。然後，我們會好好地休息一下，到那兒跳跳舞。你可能還想帶那個女人一道，對不對？眞行，她的確是屬於模特兒一類的美人胎子！她是在用蓋氏計算器的時候給逮到的。天知道安鳴雷怎樣對付了她。但是她沒有招出來，一個字也不會洩露給安鳴雷。後來，等到全隊魔鬼黨下了水，不知道怎麼弄的，她由窗洞裡逃出來了，一身潛水裝備還帶碳氣槍，下水來找安鳴雷算賬，安鳴雷的賬果然讓她算淸，還連帶救了你的一條命。我發誓此後我不再把女人叫做『弱者』了。至少對義大利的女人可不能這麼叫。」李特爾聳起耳朶一聽，立刻溜向門邊：「他媽的醫生來了！回頭再談，龐德！」他迅速地扭轉門柄，聽了一聽，立刻溜了出去。

龐德柔弱而又絕望地喊着：「等一等！李特爾，等一等啊！」然而門已關上。他只得回靠到

枕頭上，抬眼瞧着天花板。一陣憤怒與痛苦漸漸在心裡開始翻騰。爲什麼沒有人來告訴我梅露到底怎樣了？其他的一切關我屁事！梅露怎樣了？她會？

門又開了，龐德立刻仰起身來，有氣沒處洩地對那白衣醫師怒吼着：「那女孩子那兒去了？她怎樣了？快點！快點告訴我！」

這位納騷名醫施登古不但醫道出名，而且脾氣也好得出名。他原是猶太人，因逃避希特勒的暴政而到了納騷。受他恩惠的有錢病人捐款給他，蓋了這麼一間大醫院。他對土人或外人，富翁或窮鬼，一律收費十個納騷小銅錢。他過去對於有錢人的疾病，富翁的心理病，以及人們服了過量安眠藥的病，都診治得深有心得。自然他也治了不少的外傷，劇毒侵害，以及只有古老的海盜時代才有的奇妙刀火傷害。這一次朝他醫院蜂擁而進的病者，就多屬於後者一類。不過，他卻是奉着政府之命，要對這些海盜一樣的傷者加以治療，而且對待這些病人須受國家安全法的特別保護。所以，他對於病人不能多所詰問，對於已驗過的另外十六具屍體——六個是美國潛艇人員，十個是在港口住了好久的那艘游艇上的人員，包括那游艇的艇主在內，也不能多問一句不相干的話。

所以，現在對着龐德的咆哮，他只好小心翼翼地回答：「梅露小姐就會好起來的。她是受了嚴重的休克。需要好好地休息。」

「詳細的情形怎麼樣？她到底怎麼了？」

「她是游泳游了太長的路途，她的體力不適宜於那樣地虛耗的。」

「爲什麼！」

醫生悄悄地向門邊溜：「呃，你也得多休息呢！你每六小時都得吃些安眠藥。好嗎？好好地睡一睡，你就會站得比較穩一些了。不過，你此後還得好好地安息啊！龐德先生。」

「安息吧！你得好好安息，龐德先生！」咦？這句話聽起來很熟悉。這是那兒聽到的？他媽的，就是那間英國的布萊頓療養院！龐德像觸電一樣由床上跳下來，不管那一陣頭昏眼花，他撲向醫生，伸出一隻拳頭在醫生面上顫抖着。醫生臉孔很平靜，因爲他見過很多發瘋的病人，同時因爲他知道龐德剛服過的强力催眠劑幾分鐘之內就要發生作用，使他再熟睡幾小時。但龐德依然在咆哮：「安息？你這天老爺醫生！你知道安息是什麼東西？告訴我！她怎樣？她現在在那兒？她的房間號碼幾號？」龐德的手垂下了，他無力地接着說：「看在上帝的面上告訴我，醫生！我一定得知道！」

施登古醫生忍耐而慈和地回答：「她是受了什麼人的惡劣暴行，被燒得……呃……燒有好幾處的燙傷，現在她仍在痛楚之中，不過……」醫生搖搖手以加重他的語氣：「她只是外傷，內身一切正常。她的房間是四號，就在這隔壁。你可以去看看她，但不要談得太久，她也得好好地睡一睡的。好吧？」醫生開了房門。

「謝謝你，謝謝你，醫生！」龐德搖搖愰愰地走出房間上了過道，他的有如即將枯萎的雙腿

又開始發軟了。醫生看着他走向隔壁一間病房，推開房門，然後房門又被他像醉鬼那樣過份小心地再關上。醫生自己沿着過道走着，心裡在尋思：讓龐德過去一趟是無害的，甚至還有點心理治療上的好處。梅露也是需要這種治療的，一種溫存與慰藉。

在梅露的小房間裡，百葉窗透進的光綫，投了行行陰影在她的床上。龐德搖搖愰愰地走過去，跪倒在床邊。白枕上梅露美麗的面龐側轉過來，一隻小手伸出來撫着龐德的頭髮，又把龐德的頭挽近一些。梅露嘎聲說：「你就留在這兒，知道嗎？別再走了啊！」

龐德沒有回答，梅露軟虛虛地揪着龐德的頭髮；把他的頭前後搖着。「你聽見我說的話嗎？阿德！你知道我的意思嗎？」可是她覺得龐德的身體正向地板滑下去。梅露放了手，龐德砰地一聲就倒在她床邊地毯上。梅露不放心地勉强側了半身，朝地下的龐德瞧着。龐德已經彎曲了一隻手作爲枕頭，把頭枕在手臂上鼾聲大作。

梅露瞧了一會兒，自己微微展開了笑容，把自己枕頭拉到床沿上，就這樣側身躺着，以便隨時可以瞧見龐德。

然而她已不由自主地也閉上了雙目——睡着了。

—全書完—